

著 堡 倫 愛

黎國的陷落

譯 畏 小

版 出 社 版 出 球 星

愛倫堡

小畏譯

巴黎的陷落
第一部

星球出版社刊行

主要人物六：

安得茲·果爾納。——青年畫家。

彼徒耳·魯澤。——工程師·社會黨黨員。

謝西英。——狄沙之子。

桑尼脫·倫特兒。——廣播台廣告員。

安尼絲·立桑特爾。——小學教師。

傑賽爾·裘爾。——金融家·廠主。

狄沙·保爾。——議員，急進社會黨員。

朱星奧。——「新生活」日報的主筆。

米沙·劉克。——織工，共產黨員。

勃·穆爾·盧森。——議員，火十字團指導人。

凡爾·奧生新脫。——議員，社會黨黨員。

安得萊的畫室是在雪爾世米奇街上。這是一條老街，二層都是些烏烟燻黑了的，百葉窗上祇留幾條灰黑骨架的街屋。這裏有許多小舊貨店；五執政內閣時代的古玩，肥胖的小天使，象牙按扣，榴石項圈，中國錢幣，藏着髮絲的項飾，護心袋。買賣着這些破爛什物的是些守舊的老婦或臉孔剃的光光的，二頰發白，頭上戴着一頂壓髮帽的老頭子。街角上，——一家掛着「吸烟狗」照牌，寄售雪茄烟的咖啡店；店裏有一隻能咬着烟斗站起來的老玩狗引逗來客們嘻笑。斜面——「安利和姚才芬娜」飯店。姚才芬娜在沙蠟裏烹煮着扁豆，鵝肉，香腸；安利，或走下地窖去拿滿積着塵垢的酒瓶，或在石板上算賬，一頓午餐要給多少錢；他永遠是愉快的，滾動着舌頭，讚嘆菜肴的味覺，對任何人都要伸出自己粗大得像海豹腳似的手去。旁邊——皮鞋店；皮鞋匠雖然已經六十光景了，但是打鞋掌的時候，還像年輕時「無賴愛情」曲。再過去是花房：秋牡丹，櫻花，紫菀花，貴花的最位乾漚的，却很干淨的老太太；一早她就坐在門上寫着今天是誰的命名日。人行道上亂塗着粉筆字：「天堂」和「地獄」或「意大利」和「愛非沃皮亞」，——這是孩子們做的玩意兒。早

長長着鬍子的小販推着手推車；他們高聲叫賣：『福柑哇！洋柿！』收買舊貨的來了。吹着笛子，表示自己的到來；於是給舊金出來破背心，爛藤椅。一到傍晚街上鬧聲着年老的歌手，提琴人，彈琴人！——他們唱呀，彈呀，跳呀；銅幣由樓上向他們撒下來。

可是房子裏是冷靜，黑暗，緊擠的；許多傢具，許多廢物。一切都舊了，但是舊的也怪癡着；沙發蒙着布套；茶盤膠着在盤櫃裏了，誰要喝了發紫的茶汁或朋世（註一），纔會立刻想嘔吐。他們這裏造些芥末膏藥。藥店裏出售着燙傷用的，塗敷用的，抹擦用的藥草，和據說能減輕關節痛的鴉皮。此地有許多多雄貓；淹溺過的和肥胖的，他們在店舖裏，看門人一早就在那兒做辛內的門房裏咪咪叫着。一到晚上街上特別好看；那時一切都是淡藍色的，好像畫出來似的。

安得萊的畫室是在樓上，從那兒看出去，風景是優美的：屋脊是一片瓦海（它像波浪）；屋簷下飄出縷縷的烟流；遠處，在淡黃色霞光裏聳立着愛飛爾鐵塔。

畫室是窄小的，擠得人不能走過去；畫架，拐腳椅，顏料錫管，破皮鞋，花瓶。好幾件物不是放上去，而是長出來的；有時牠們好像春天的小樹！——即使窗戶都關上，陽光滑過畫室來的時候，連安得萊也會對牠們吃驚：『多麼會騙人呀！』於是唱起荒唐的小調

來；有時畫室好像是座衰頹了的樹林：那兒一切都紅起來，或是一切都落下來了。畫人已好像是棵樹——碩大的，遲緩的，靜默的。他一早就生下工作：畫些屋頂或靜物——紫宛花，花菜，酒瓶，晚上含着大烟斗就跑到外面去，逛逛馬路，吸着烟；有時到電影院看看米老鼠的欺詐，笑了一會，回家睡覺。

等

安得萊慢慢地工作，慢慢地生活；一九三二年他像孩子那樣，錯愕地觀望着世界。一般人已經說他是「摺疊式的藝術家」了，但是他認為他祇是閉門畫畫罷了。安得萊的父親，諾曼底州的農民，很知瓊蘋果是怎麼慢慢地長起來的，一到時候乳牛怎麼會重起來；安得萊也抱着這樣的耐性注視着什物如何顯出形式和色澤來。

一個失常的初春天，安得萊正畫着一束秋牡丹。門鈴響了，他皺起眉來。老朋友彼益耳來了，他立刻喊叫起來：彼益耳常常快速地說話。安得萊失神地笑着，不時還看着畫面：他就在這個當兒才發現黃色用得太多。

彼益耳站在安得萊旁邊顯得瘦小——機靈得像隻鳥，橄欖色的皮膚。突出的大眼睛，曼手彎，喉音，他一面談話，一面在畫架和花瓶之間跳着。

機械工程師彼益耳醉心着戲院，以前還試寫過詩，甚至還用筆名出版，常常談戀愛

，遇到戀愛失敗的時候，就想自殺；但是他瀕愛着生命，甚至愛到屈辱的程度，他是個感情豐富而意志薄弱的人；有時受了別人的德意，他何曾投到意外的行動裏去。咖啡店裏他認識了一個鋼琴家。那時在巴黎捲起了倒議會的風潮；暴露了許多議員參與史泰維爾基（註二）的騙局。『公正』的談話刺激了彼登耳，在那天暴動之夜他出現在康可爾廣場上（註三）。半年之後他却參加了反法西斯大會；當時社會黨黨員凡爾發表了一篇演講。於是彼登耳和音樂家反目了。他開始揭發了軍國主義。他一天總要看十份報，也從不放過一次示威運動。

一九三五年是法蘭西的轉捩的一年，叛亂之徒迅速長成的人民陣線開始成了人民的呼聲，憤怒，希望了。七月十四（註四）和九月七日——勃爾皮斯出喪的一天——巴黎街頭上塞滿了幾百萬的人羣；人們熱中於戰鬥。有人告訴他們關於行將到來的選舉，決定一切的投票箱；但是他們却暴烈地緊握着拳頭，人民第一次面見了戰爭的暗影：萊茵河畔豎起了工事；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也開始了。害怕隣邦和自己老百姓的庸夫們統治着法國。他們還都認為自己是絕頂聰明的戰略家，謂絕頂的聰明人都是些頭腦空空的貨色；小國一個跟着一個的脫離了法國；醜的孤立情勢形成了。開戰們思念到來的就選要比圖家的命運還操

心。他們想分裂人民陣線，地方長官們收買動搖份子，威嚇鎮壓着。「火十字」武裝起來了，好鬥的少爺們每晚在首都富人區域內來回賊叫着。在城外工人區裏都在談着最近
的革命。吃驚的居民們恐懼一切，內戰和無國侵略，間諜和政治犯，兵役年限的延長和罷
工。大家都覺得新學會決定一切。

心頭裏瀟灑着各種事體的彼益耳好像生活在軍營裏。

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就愛着安得萊了；但是他們很少晤面；彼益耳的生活是一陣暴風雨，安得萊常常被拋在一邊。一遇見的時候彼益耳會歡天喜地向朋友暢述自己最近的嗜好：新式發射機，勃立登的詩，反法西斯作者大會。安得萊聽着笑起來；隨後他們進「吸烟狗」咖啡館，喝杯啤酒或凡爾姆葡萄酒；然後分別。一笑了。彼益耳忽然想起安得萊來，他一跑進益室就大呼小叫：「知道不知道，昨天……」好像他們昨晚會見過面似的。

現在也是這樣：

「你讀過凡爾的演說詞嗎？」我們一定要實行普遍編軍……」大家祇談着戰爭會不會發生？我們工人是否到星相家那裏去過了；空瓶宮表示，戰爭，而金牛宮却却相反。你看多麼荒唐呀！但是倘使人民陣線勝利，戰爭不會發生，你以為怎樣？」

「我？我不知道。我想也沒有去想它。」

彼益耳陡然來回走起來。

「你想到那兒去？」

到「文人之家」去。他們準備着一件禮物呢……走！別老呆在洞裏。現在我常常到那面去：它吸引了我。那裏有工人，有編工，有你們的同行——藝術家。我相識這個，我對我們的老闆也說過了——沒有星相家……他甚至氣得臉發青。這一定會……」

「什麼？」

「什麼」「什麼」？革命。你只要看看我們的工廠……喂，走！」

安得萊憂悵地望着畫布。但是彼益耳把他拉出去了。

他們困難地走進了一間烟霧騰騰的大廳。燈架顯得是一塊油斑；臉孔模糊地被燈光照射着，好像一條條的閃光。此地有戴着鴨舌帽的工人，戴着寬邊帽的藝術家，學生，公務員小姐們。以自己的懷疑論而引為光榮的人們在此地又渡着第二次的少年時代：他們陶醉了，爭論到喉嚨發啞，拍着手掌，發誓決不後退。此地有世界權威學者，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桂冠詩人和昨天還寫着天真的四行詩「新的生命」的拿青玻璃工人。他們都互相握手。

「人民陣線」這個字在此地跟「西魯，開門吧！」（註五）一樣的響亮，祇要人民陣線一勝利，掘土人的手中立刻會發現了畫筆，甚至遲鈍的圖丁會評論皮卡索的油畫，詩歌成了出口成章的話，學者發明了長生不老法術，而風景秀麗的塞納河畔上會長出來沒有奴隸的新雅興。

安得萊開始考察起四周的人們來：這是工人，他聽見他好像在唱歌；那個打呵欠的一定是記者，許多女人，都在抽煙。

講台上站着一個老頭子。是位有名的物理學家；但是安得萊不知道他。這個學着輕輕地說話，咳嗽，安得萊祇能聽出單獨的字彙：「社會主義的文化……新人道主義……」

安得萊從來沒有到過會場。他突然記掛起畫室和丟下的工作來。後來一望講台，不覺向彼益耳叫起來：

「這是劉西英呀！」

這原來就是他們所稱作的「禮物」呀！安得萊想起劉西英在高級中學的時候讀「我愛處女的憤怒」的詩來，他說他吸雅片……現在他和工人一起……是的，當然是會變的……

劉西英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繼續地，激奮地說：

「土地的命運是決定于土地的上空，那就是轟炸機。或者決定于土地的下面：最其亞，魯爾，西里西亞（註六）的坑夫。至于六百個議員麼？有這樣一種甲虫——有個昆蟲學家告訴我說，——牠們裏面要是放進去蒼蠅的仔虫。那末升虫在甲虫的體內就會生裏起來，而甲虫只要一動，牠自己就會死掉，而仔虫却勃起來了……」

劉西英談到德意志，戰爭，革命。當他語完的時候，靜悄悄地：又拉長了他的動人的聲音，後來響起了一片鼓掌聲。彼益耳甚至拍得手都疼了。坐在安得萊旁邊的工人放聲本喊：「這是城外來的青年衛軍……」安得萊忘記了蒼蠅，戰爭，劉西英；他却很想畫出這一個工人的表情來。

演講台上老頭子很久的握住着劉西英的手。突然站起來一個憔悴的灰臉青年；他的衣服像樣，頗為雅緻。他喊叫起來：

「讓我說句話！」

主席驚惶地抓住鈴子：

「會姓？」

「克羅內，我的名字告訴你也沒有什麼意思。報告人的名字要緊得多呢。我很清楚他的父親，保爾，狄沙先生，在奧泰維斯基羅子手裏拿到八萬法郎的。顯而易見，拿這些錢到此地來……」

以後再也聽不清了。克羅內揮舞着手杖；他的臉孔遠遠得歪斜了。旁邊一個闊肩的少年用椅子打了一個人，安得萊爾容易擠過門去。街上彼益耳招呼他說：

「等一會兒，我們到西英一塊兒到咖啡館去。」

「不想去。」

「爲什麼？」

（這是西英的問話……他從後面跟上來。）

「我們去喝啤酒。那面太熱了，我幾乎說不下去。有人警告我，他們要打斷我的報告。」

彼益耳笑起來。

「已經教訓過他們了。我記得這個克羅內：我在二月六日那天跟他打過一次架。他惱恨了，就用小刀刺我……顯然，他們是選擇這種方法的。你說得太好了！我正在思索。」

報上會怎樣把它登出來！第一你有文學的名望。而且又是保爾，狄沙的兒子跟我們在一起！當然，對你說來這是悲劇。但是會起怎樣的共鳴呀！所以他們想破壞。好小子！老實話，好小子！安得萊，你怎麼不說話呀？」

「真的，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樣說來你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鬮子這種事情應該好好思索一下。尤其是我。你自己說過我有『頗大的傳導性。』旁邊走着一個沒有戴帽子，長着出奇捲曲的頭髮的年青女子；她永遠帶着一副吃驚的表情：夢遊病者或夜鳥的眼睛。她默默地走着；後來忽然站住了：

「劉西英，鑰匙在你那裏嗎？我要回家去工作了。」

劉西英忽然想起來：

「我忘了給你們介紹了。桑尼脫，倫兒悟，女演員。這二位是我的同學：安得萊，果爾納，彼益耳，留萊，我們到咖啡館去，然後我送你回戲房。」

咖啡館是空蕩蕩的。隔壁玩着紙牌：「我有……」安得萊大口地喝了啤酒。後來他往旁邊望望桑尼脫，惶恐起來：這是什麼眼睛呀！他們試想回憶學程時代，但是依舊沒

有開始交談。甚至彼益耳也靜默起來；都氣悶和吵鬧所困倦了。

向小桌那面走來了二個人——樣子非常愉快；各自斟了杯羅姆酒。一個人有四十光景，戴着一頂信差帽子，高聲說：

「倘使，警方說，割斷了腳，這不成廢物了麼？」

另一個年輕些的回答說：「那還不是二二得四嗎？」

當他把錢幣投進留聲機的機關裏去，大家都發嘈雜的樂聲鬧得皺起眉來。彼益耳唱了：

「——我要找尋我的千千娜……你記得麼？這是戰後，當我們機械地記着動名詞的時候唱的歌，可笑呀！那時有什麼沒有說的？」永久和平！——而現在——你們聽見了：「二二得四……」很簡單！起初他們把德國人的乳牛沒收了——第一幕。後來開會；給錢？不給錢？宣布了：「天下太平」。而在我的住屋附近每夜都有人睡在橋下。暖着咖啡，把丟在海洋裏，機器——廢銅爛鐵堆裏。這是第二幕。一九三三年。條約見魔鬼去了！他們魚武裝了，我們跟着他們，他們跟着我們，我們跟着他們……這已經是第三幕。可以預料到第四幕是：把防毒面具和罐頭食品都發給我們，我們要保護文明，在這座房子裏落下了

炸彈，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祇相信，人民是不樂意戰爭的。凡爾甚至論資產階級一個很大的印象。選舉票左派會獲得大多數。」

劉西英笑了。安得萊沒有聽彼益耳的談話。但是這一笑倒使他發窘；他想：完全是個公子哥兒！同時他頗愛劉西英：漂亮的俊臉！明亮的壽眼，紅銅色的頭髮，蒼白得像假面人的臉色，劉西英好像一個串演中古世紀強盜的演員。他說：

「偉大的呀！以後呢？凡爾武裝起來不會比這些人差。也許，差的是他朋小，但是問題不在此點。現在我的父親是在右派的多數裏；一旦把他選出來，他會站到左派方面去的，然而千真萬確！——他是資產人物，但是個正直人。當然明天他會做出昨天所做過的事；這聽人是不會變化的。只有一條出路。我知道你會回答我……但是倘使人民起了革命，那末機關會舉槍叛變。這是藝術。是不是？安得萊！」

「我的意思，藝術是另外一會事：是畫畫，種樹。革命，是一種不幸，人民一定要受到這種不幸，你們能隨時把握一切，想變動，而我永不喜歡發生什麼事。那時誰看到的，就能看見。譽方面存：他一些學着望蘋果，而且只看見了一種事物。這，我認爲：才是藝術。」

彼益耳跳起來了。

「說得容易，你坐在家裏，『呆看』。但是當機關槍來趕逐你的時候呢？那時想到就遲了。難道你不能用辯證法來理會麼？……」

安得萊不想回答；但是他突然說了：因為桑尼脫睜大着，差不多無邪的眼睛望着他，安得萊在繩的視線下失常了，不由自主的說：

「我不了解你們，劉西英和你。拿星墨來說：高空的景物——這大概是詩文裏寫到的，這大概影響到哲學。但是沒有一個藝術家不在腦筋裏描寫星空。那末藝術家專心致意于什麼——從原始到我們？他們是專心致意于人體：它的不確性，溫暖，絕對具體性。或者風景——這也可以算是人體，此外，小山的起突，葉子的色調，天空和圍牆的滲合，當你們說起革命的時候，這是理論，是種說話。而聽劉西英演講的人們是活的，我看見了他們的臉，他們的痛苦……」

安得萊不說了。為什麼他說話了？他所說的完全不量這麼回事。這個女人怎樣生活着？劉西英說：「女演員」。不對的！是嬰兒。或者是瘋子。劉西英倒是演員。她問道：「輪匙在那裏？」這還是說他們住在一起……安得萊連自己都不懂，就忌恨了桑尼脫。他一

個接着一個做出了蠢事。當桑尼脫要一杯可尼約克酒的時候，他說：

『不能呀！還是走一走好——那時你會忘記掉。』

她沒有回答，但是劉西英嘲笑地眯起眼來：

『道德？桑尼脫，你還不到時候麼？……』

她搖搖頭。安得萊不好意思紅起臉來。

大家都不說話了。隔房賭客們叫響起來：『見鬼，你的贏牌在那裏？……』這來一個賣報小孩：『最近出版！戰爭免不了！』

桑尼脫站在留聲機旁；她在裂縫裏投進去一個銅幣，當傳出來同樣的老狐步曲的時候

，他對安得萊說：

『來跳一下舞吧！那次戰爭結束後大家都跳舞了。那時我還是個小孩，但是記得……我們的智力門勝了他們——我們要跳舞，使以後不會後悔。』

應該拒絕的，因為安得萊不會跳舞。而且在這所賬房或伙計幾個鐘點坐着打撲克的冷得發抖的車夫和小販急沖沖地狂飲烈酒的靜寂咖啡館裏從沒有人跳過舞。但是安得萊因高興而紅臉；他的發紅的大手觸着桑尼脫的背。而抖了。賬台上的女主人蔑視地看

着他們。這樣繼續着還不到一分鐘，索尼脫忽然站住了，帶着異常疲乏的聲音，靜悄悄地說：

「我到時候了。劉西英，我要走回去。」

當她出去的時候，彼益耳問道：

「她在那個戲院裏？」

劉西英不樂意地回答說：

「現在她在無線電台工作。『巴黎人』。四不像——介手演員和廣告員之間。都說

她有很大的天才。但是你不知道，生活多苦呀！」

劉西英邀請朋友到家裏去：「我們喝一喝，談一談」。彼益耳答應了。安得萊回答說

：「不」。劉西英堅持着說：

「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倘使戰爭……」

安得萊站起來：

「決不會有什麼戰爭。我走了。我得在這場談話之後走一走。劉西英你別生氣！我

是個調玉的人，是隻籠子：不喜歡開會，也不喜歡戲院，也不喜歡……」

「對不起——」我的法國話說得很壞。我在走到佛雷面前之前我躊躇了很久。雖然我天天聽見您：我跟你住在一幢屋子裏，三層樓，利亞達太太那裏。我在「沙龍」看過您的作品。印象很深；尤其是郊外景色，灰白的色調……」

安得萊冷淡地問道：

「您是批評家嗎？」

「不，魚類學家，請我自己介紹；留倍克（註七）來的愛立哈，尼蒲爾。」

安得萊驚愕地望着他；明亮的天真的眼睛，短鬚，硬領……

「我不懂……」

「我是德國人。」

「我不是說這。而是這個『學家』……您說您的專長……」

「魚。」

這使安得萊覺得好笑。他大聲笑起來。

「呀，是魚？我們來談談您喜歡風吹內奧羅盤的風景畫，尤其是灰的色調，而您在留倍克是研究魚類的。您知道，這不是查明其妙嗎？那末請坐，喝卡爾伏獨斯酒嗎？這是很

好的呀！而科亞達太太我看起來是鬼畜。怎麼，你是優居來的？」

「不。我來此地用四個月差。我在水族研究院工作。明天我回留倍克去。您不喜歡這個優？」

「我？我是一樣的。我個人對子原是門外漢。有美麗的，這是真的，還有味道好的。而其餘——那是您的事了，倘使您喜歡留倍克，那就住在留倍克罷。喜歡巴黎，那末就在巴黎住下去……」

一杯酒德國人就醉了；他的明亮的眼睛停住了。他拿出香烟來，但是沒有吸。靜默很久之後他說：

「事情並不在乎人的好惡。我愛巴黎。也許，我甚至很了解它，問題倒在另外一件事上——要問人是生在那裏的，雖然這是屬於意識之外和在選擇之外的事。譬如說我生在德國；所以我愛德語，德國的樹，甚至德國的酒腸。您生在法國，那末您……」

「那以爲我愛法國麼？也許是的。但是我們之中誰也沒有想到過。很明白的，我們在學校裏談話，說些官面堂皇的話：『我們美麗的法蘭西呀』或是『祖國在危難中呀』，但我個是打呵欠了。或者我們笑了。一個人會告訴我說在莫斯科要好一些。另一個人說在您

們習信克屈奇的好，而不會有人說起巴黎：在巴黎他們生活着——這就盡於此了。」

「難道您不愛您的國家么？」

「我從沒有想到過。在那次大戰裏大概人們都欺騙了；有人說我們的『腦袋塞滿了木屑』，我不知道……祖父一說到一九一七年。他們就叫起來：『法蘭西萬歲！』……但是這是在刺刀下幹的，那時在諾曼底駐着你們的……今天我參加了一個會，都是些優秀人物，不過他們愛談哲學，他們祇是向你講解：一晚上談些戰爭。怪物！他們相信戰爭快來了！」

「當然，我在去年春天就等候着了……好的是又度過了一年。我們和你們是落在不幸的時代裏：戰爭，後來又是戰爭，而在二個戰爭之間是乏味的生活。我很快樂，看見了巴黎——當……」

「當……？」

「當他還存在的時候。」

安得萊站起來了。

「他也是個怪物，您不會喝卡爾伏獨酌酒，想一想吧，種種的恐怖……我祝福您跟您

的魚的成功。」

安得萊走了，因為忽然想起了桑尼脫，她的好像從遙遠位過來的，在每天話句裏含著深切意味的聲浪。他上了了墨黑的螺旋梯，跳到收音機面前。帶着鼻聲的中音唱起來：「凡爾獨弗羅林的熱水治好了偏頭痛和憂鬱症……」

安得萊坐在椅子上，用手蓋住了眼睛。他這樣坐了很久，忽然打了一個哆嗦，傳出來一個相識的聲音。他找着了桑尼脫的眼睛，但是在他面前亮度盡在發光：「萊柏金」羅馬，「巴黎人」。他聽見了：「我越想把一切的感覺深深地埋葬，而我的心扉越是大大地開放……」

後來桑尼脫又重復說二次：「朋友們」，然後在低調之後開始要求大家在飯前飲「馬爾提尼」牌凡爾滿酒。這是來得這樣突然，使安得萊哈哈大笑起來。他在畫室裏來回走，重復地說：「好！我要飲馬爾提尼。打開心扉。朋友們……」而收音機開始威脅了：「德國空軍……國聯的危機……消極防禦……」

安得萊走到敞開的窗口前。三月的夜在英吉利海峽上是瘋狂的；小船傾倒過去了。漁夫驚恐地報告着。海風送來了巴黎，好像它在擁擠着一盤。海風在嘴唇上留下了鹽味。

變得叢生長在離海不遠的海岸上；此刻那面蘋果成熟了，樹汁順着樹幹慢慢爬上去，而風却把樹幹吹得發昏。多麼暴亂的傍晚呀！『新人道主義』，甲虫，暴動，戰爭……難道這都是真的么？德國人說：『當巴黎存在的時候……』而桑尼脫呢？她會跌在汽車下，傷風。購票的世界，是多麼的脆弱呀！他們爭執着理論——天文學，石頭！祇有蘋果是可愛的。那面，那裏底，有風暴的地方。蘋果和桑尼脫。

劉西英傾着笨笨的耳朵聽這一間頗不舒服，陳設簡陋的冷冷清清的屋子；覺得此地的住客是常常變換的，誰也沒有去觸摸過羅可吳式的壁櫃（註八），誰也沒有觸摸過畫着精師和缺馬的版畫。劉西英住在父母家裏；這個房間其他替桑尼脫租下的，但是總是說：『我的箱處。在寬長的沙發上躺着一厚冊恩克爾和一個五色碎布做成的大洋圍裙。

劉西英拿出幾隻酒瓶，燒起可克狄爾來（註九）。彼益耳跑到戲院；他愛好莎士比亞。劉西英却把他的話打斷了：

『這一切等到一百年後再談吧。桑尼脫昨天在廣告裏說道：『祇能不讓我做朋友，但

是做奴隸您不會禁止我的……」

他捏滅了還沒有吸盡的香烟，突然用一種另外的，更乾脆的聲音說：

「不得不和父親脫離關係，然而這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的報告，幾天後就會印出書來……必定要挑選出來的！我不懂像安得萊這樣的人；在大的舞台裏漠不關心。」

「安得萊會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你不知道他，這是個老好人，祇是他很不容易進步。你也許覺得這是可笑的，但是我有時候想，一切人會跟我們在一起，一切人是一定的。現在我在「斯恩」工廠工作，我不得不和傑賽爾衝突。他，那是個特別有趣的人呀！倘使爽快地說起來，這是我們的敵人。巨頭資本家之一。二月六號以前我還擁護「火十字」。但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錯誤……這個傑賽爾知道得很多。他爲了保護無聊事情是太過聰明了。再一年後他會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你瞧吧！凡爾說得好：「我們，社會主義者，要避到全法國的精誠合作」。

劉西英撥弄洋囡囡，打了一個呵欠說：

「無論如何，爲了這件事就應該先槍斃傑賽爾，然後絞殺凡爾。」

彼益耳生氣了。他在長房間裏跑起來……

……

「這樣說你要攪開一切人！人有各式各樣的，他們會走各種各樣的路接近我們。應該懂得這個呀！我們工廠裏有個機工米沙，優秀的人才！但是夢想家。在他看起來傑賽爾祇是一個資本家罷了。共產黨……」

「我認為共產黨員比凡爾好。這些是勇敢人。不過他們被政治染有毒害了。什麼叫做人民陣線？那彷彿是拉着馬麗娜老太太的三馬拉的馬車，中間一個正是市民凡爾，左面的副馬是你的機工。右面呢？大概套着我的父親。忍耐的勝利……」

他突然笑起來。

「我想起了我們的歷史先生。他莊嚴地說：『不忍耐毀了大革命』。胖子弗立陀舉起手來說：『忍耐毀了我，就是因為忍耐才坐在家裏』。於是學校想開除他——記得麼？」

他們開始回憶起往昔的頑皮來。劉西英倒上了可克狄爾。彼益耳感傷起來。突然他開始訴說自己的戀愛：

「我一定要你認識她。你說——『暴動』……這樣去卷戰……她的父親是工人，他很知道佐立斯（註十），他坐過牢。而她是皮爾維爾（註十一）的女教師，倘使你見到她，那面的人是多麼愛她呀！無論是孩子和成人！她一切都變了……」

劉西英笑起來：

「定期性的發作還是決定於婆婆呀？」

「別開玩笑笑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在我這是人生大事。但是在我們之間什麼也沒有。」

安尼絲甚至沒有猜疑到……

「桑雷拉爾爾說過：『女人是神祕的，然而是有待的東西。』」

彼靈爾生氣了：

「這樣說，在你看來是這樣一會事……？」

他還沒有說完；桑尼脫進來了，襖脫下帽子，手套；照了一下鏡子；抽起烟來；大家

都靜默着；後來她說了：

「爲什你不叫安得萊來？」

劉西英很生氣，但是沒有說話。桑尼脫推開杯子，轉向彼靈爾說：

「他怎麼跟你消遣了？說些自己父輩的高強呢？還是喝着可克狄爾熱爾的勁呀？」

劉西英吃驚地望着桑尼脫：

「怎麼啦？那裏來這些俏皮話？」

「那裏來這些俏皮話？」

「那裏來這些俏皮話？」

「俏皮話？沒有什麼。我簡直是苦悶。」米爾曼笑着說。

彼益耳站起來：「……」

「我走了，我六點鐘就得起身……」

……

……

米沙歡天喜地對彼益耳說：

「這是軍床呀！」

後來他們談到政治，彼益耳跟平常一樣讚揚一會凡爾。米沙沉默地聽着，這是個矮壯

而精實的三十歲人；鴨舌帽；嘻笑的灰眼睛；下唇上貼着一段熄滅了的烟屁股；短袖的襯

衫，可以看得刺花；鈕和心。米沙當過水兵。他工作老練，言語尖刻；爲工廠裏的人們

所尊敬，而且他們還有點怕他。

彼益耳跟機工談話好像在跟長輩談話一樣；他非常興奮。米沙是不是變成凡爾的最

近一次演說。米沙沒有開口。

「……也許，不贊成口說呢？」

「爲什麼？這是人民陣線的口號。而凡爾的辭句是拿手的。」

「這樣說，您不相信？」

「現在——人民陣線。這是官有的東西。倘使說老實話……我倒相信他的錢和銀包呢。但是這不是我們的專財！……」

「我不懂您的意思，米沙。這部車床不是你們的，不是我們的，而是斯恩的，傑賽爾的。我們做出來的發動機，是給轟炸機用的，就是說給戰爭用的。但是您爲了車床可以找出種種可愛的話來。而您談起一個把一生獻身於我們事業的人，好像說到一個敵人一樣。」

「車床——這不是祇是傑賽爾的錢，這是一件東西，而且是好東西。此刻不是我們的，萬許明天是我們的了。因此我們是值得關心砲們的，所謂轟炸機也是一種摸不著的事情；牠們將對誰而戰，誰，怎麼樣作戰？而凡爾的爲人那是再清楚也沒有了。此刻我們站在一起；這有利於他，也有利於我們。據來呢？曾經有個奎斯凱的人……也許，凡爾也會把我們都槍斃了。還有什麼說的呀！，我扯得太遠了，總得要事實證明。」

「被轟耳下班後到安尼絲家裏去的時候，來回思索着這次談話。是薄暮的時候了；那時

一切好像都是不可測的幻影；白天好像變成似滿處斑駁的老房子變成了淡藍色的山坡了；
；傳渡的，被年月和苦痛使得醜陋異常的，驕傲地塗着化粧品的臉孔看起來非常美觀。
驚怖的動人觸及了日暗的世界。

米沙的話使彼益耳覺得有忍受不住的苦惱。也許米沙是對的，但是那時一切都沒有真
過了——鬥爭，勝利。彼益耳立刻想起來：不，米沙不對的！想到凡爾平生的為人就夠了
，他拒絕了勳章，排外愛國主義者想害他。這個人不會妥協的！

彼益耳不了解米沙，他的曲折的，然而極白的，山溪似的，穿過石頭的思想。米沙是
巴黎人，好嘲笑，而嚴肅。而彼益耳生長在南方，盧西隆的葡萄林中。那時他的父親在彼
爾比南（註十二）做印刷工頭。那兒有刺目的陽光，發紅的泥土，海面藍晶晶的，好像浮
浮着一層駐瀾質。彼益耳喜愛高郎的笑聲，急驟的動作，奔流的眼淚，雨果的詩，在斷頭
台上說那熱烈的愛語的雅各賓黨人（註十三）的傳說。生活的一切外表的動人的美麗。

他望望險峻呈現在塵霧裏的，受初春刺激的人行道上的栗樹，對自己說，我們會勝利
的，因為人們想幸福，手的溫暖，友情和信任！他想起了自己半帶孩氣的詩：清風和門
扉是生命的黑麵包……他的思想不知不覺地流往安尼絲去了：誰會怎樣迎接我呢？

在生括中好用言歸來大聲誇大自己體臉的彼益耳在這位姑娘飛精會神的靜默之前會茫然自失。他對自己說：我沒有她不能生活！但是他沒有一次敢向安尼絲表示自己的感覺。他常常到她那裏去，說些國會，書籍，發論權之類的話，開開玩笑，孩子的情形。於是突然他們都不說話了；靜聽着雨點一天窗的聲音。

有一次他鼓起勇氣問道：『你從試過這個嗎？』——在這之前他向她談了甘姆松的小說（註十四）。他暗暗地期待着她的回答：『是的，就是現在』。安尼絲曾遇臉去，她對她說：『我有愛人了』。從這一天起疲勞之外又加上了妒忌；彼益耳向安尼絲解釋苦悶，聽的生疎，好像憂慮着無名的情敵似的。

燈火死了。彼益耳走上皮爾維爾街。看陽窗窗日上襯托着幾隻裝飾着紙花和照耀在藍色光芒裏的豬頭。電影院大門上畫了一位美麗女人握着水手的手，哭得非常傷心，流着一顆顆大淚珠。十來個喇叭管風優雅地鳴響着環遊聲，圓球在彈子台的綠呢上滾動着。晚上這條街上閃耀着騎人的金銀絲。由這條街可以通往幾條暗洞洞的像陰溝似的小巷子；那裏常常吹着魚皮臭，洋蔥臭，小便的騷氣；阿拉伯人玩着銅錢；老太太互相稱罵；孩子和狗都在叫。那裏貧民區之一；此地的騷氣已經失去了浪漫氣息；他們是窮迫到補了

又補，清湯，小心翼翼地計算破爛的小銅錢的數目。

在這些可咀咒的小巷子裏，有一條最近建造了一幢新房子：那是給小商人，公務員，

小職員預備的。小小的房間裏貼着鮮明的花紙和擺設着珍奇的椅子：可說那是些貧窮的奢侈。上面，七層樓上，好像街房一樣，是做下房用的；但是小商人和事務員的基本都自己做飯，所以閣樓上的房子都租給單身的可憐虫了。此地住着：失業的會計員，老按壓女，不幹練的推銷員；此地也住着征服了被益耳的心的安尼絲，立桑特爾。

在她的房間裏躺着一張狹小的可以折疊的床；一個堆積着學校練習本的桌子；二隻藤椅，二個洗臉架。壁上是光光的，沒有畫，也沒有相片。書架上是一些教科書、字典，「上尼里夫人」。路依絲米雪爾小傳。小窗裏可以看見一塊像戲院裏掛大鏡子上面的透雲天。

安尼絲是美貌的：非常大的笑靨的前額；灰白色的近視眼，翹起的鼻子，紅色的粗手；但是在她的身上有着隱伏的感情的迷人之處，堅定，勞動的志願，也許還有犧牲的志願；當她微笑的時候，她的臉孔立刻會變成可愛，華麗。她是個喜愛林子裏的早晨和愛好容易受騙和受辱的果子的姑娘。安尼絲是寡笑的：不是因為愉快，而是因為深切的

安寧，在非常愉快的時候，她却反而哭起來。

彼益耳從來還沒有見過安尼絲這樣的晦暗。他把劉西英的演講說給她聽。她陰沉地

說：

「卑鄙！他們玩着他的父親名字……」

彼益耳想跟劉爭論，說些劉西英的真心，二代之間的衝突，宣傳的必要性等等的話，但是安尼絲爽利地回答說：

「政治——這是卑鄙的。這是賭博。會把人毀了……」

彼益耳想大概聽愛唯美主義吧。他應該想法知道誰是他的情敵。

「告訴我吧：有次您提到的那個人？……您知道我說的是誰呀？……他是什麼——詩人

麼？」

「不，樂輔師。爲什麼你要提起這個來呢？是的還是今天……我覺得沒有比這再壞了

……」

「爲什麼他麼？」

安尼絲畫有一口名，她看着彼益耳，她的眼睛是跟所有近視眼的人一樣，總是無神的，

但走現在開始硬硬起來，差不多是帶着怨恨。他枯燥地說：

「我今天知道學校把我辭退了。您看，到處都是那麼無聊。」

「辭退您？」

彼益耳生氣了；在這個小屋子裏他感到窄小；他叫嚷起來：

「誰辭退您？他們怎麼幹這樣？這是不可能的！……」

安尼絲說：「部長的訓令。有一個家長，藥房老闆，他說學校裏叫他兒子寫『煽動

性的作文。』」

「您看吧！……八歲孩子。」

彼益耳大聲念起來：「我的家裏有六隻小狗。媽媽淹死了五隻。她說牛奶不夠。遼南說，他就快有小妹妹了。遼南說，他們沒有牛奶。我想遼南的小妹妹也要被人淹死的。我很小的時候，我們有許多牛奶。媽媽壯我大了，就要在戰爭裏打死，我不想在戰爭裏打死。我愛玩皮球和坐旋轉木馬。」

「我告訴孩子們說：『寫寫你們的生活』。收到了許多優美的回答。您不論怎樣看：

……而在訓令上說：『反愛國主義的精神』。今天督學叫我去：『您要改變教育方針，那時

我們可以請求從寬離處」。我拒絕了。」

「可是您爲什麼要罵我如談政治呀！」

「這不是政治，這是真理，我不愛政治：那面都只掛着做田裏的活，可以厭緊

或是拉長；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們幹呀，說的，而人並沒得什麼……」

「現在您打算幹什麼呢？」

「我會縫紉，可搬工場去。」

她輕輕地又說：

「別的事總要差一點，我愛這種工作。那時候我是小如……我變得父親傷心極

了。他在雷場做工。他們罷工很久——媽媽……而父親並不發愁。買

掉了結，請我們吃香腸，而笑着呀，唱歌呀……職員的小販。後來他

們都屈服了。父親沒有，他是「領導人」。他……都做了！——忽而

修理縫衣機，忽插又做些什麼。但是他……「讓我做媽呢？我寧

願白白做工……」他對我們說，「我……」

他們不說話了。樓下有個人用一隻手……一切都好，使備夫人」。發益

耳邊在感身。孩子的練習本；小孩畫出來的人類幻想；船灣和小船。彼益耳突然握住了女郎的手：

「安尼絲！……」

他幾個月來不能決定；他想必需向她說明，叫她相信，對她說明；而現在祇叫了幾二聲名。再也沒有新說了。安尼絲都明白；她的手回答了彼益耳的手。

「親愛的！……您知道我是這樣的苦惱！不會說話……」

「我覺得祇有我才這樣感覺，您是一樣的！我覺得我參與在您的生活中是偶然，您有別的，另外的……我不懂，爲什麼您來……」

鋼琴早已不出聲了；幾個七層樓都隱隱地遭避過的小巷子也隱隱地；電影院裏的人們笑了和哭了之後都四散回家了；最後一輛公共汽車嗚呼走了；祇有……依然掛在屋頂上，像一羣被冷忘了的燈，猶還在昧昧地閃着。彼益耳突然想起來：他還有別的人！她說：「藥劑師」。但是報告他的是個藥店老闆……個人嗎？不，就是這個人！他想報復。多麼可怕的人呀！大概他會打兒子的。灰白鬚髮，條子褲，彷彿是善心的人，他謙遜地到市區去。他和這個人住在一起……彼益耳整個身子都垮下了，不……了；好……腐爛好

似的。

「彼豈耳，你想什麼呀？」

「想他。你說的藥劑師……」

「是的，委凡爾，他報告督學的。」

「我不是說這……說戀愛。」

「多麼蠢呀！信么？我先前說的是我腦筋所想的東西。我以為你問的是誰報告的。」

以我回答「藥劑師」。

「那末他是誰呀？」

「你。除了你還有誰？」

他抱住她，忽然臉頰上覺得濕潤了。

「安尼絲，你傷心么？」

「委東西！我很好。」

五

深長房間裏的發扇碎片正對着荒涼的院子；一郵票邊開房裏常燃着煙燭，煙燭上燃着公文匣，報紙碎片，信件。在紙片下突然會露出一隻散着煙頭的煙灰盆，一本偵探小說或一隻手袋來；這人不愛收拾桌上的東西。傢具是磨磨的；愛皮爾式的沙發（註五），金鷄管做的沙發，不成套的椅子。牆上掛着寫字紙的風景畫；綠灰色的水和老式的小船；旁邊——一幅被紅色鉛筆劃得亂七八糟的地圖，圖上還有石油工業的小圈和礦山的三角形。此地工作着一個法蘭西的真正統治者，金融家委爾，德賽爾。

德賽爾快上五十歲了；他是個稍稍肥胖的人，在他的濃密的低垂的眉毛下射出一道刺人的目光。有時他看起來很老；祇要看他的虛腫的眼睛，病態的蒼白皮膚，佝僂的身子。有時只能給他四十歲；他有青年人的舉止和驚人的靈動的眼睛。他穿衣服很隨便，好喝酒，一級短短的燃着的煙斗從沒有離過他的嘴。

他和其他金融巨頭所不同的地方，是不愛虛飾的炫耀，他不招搖，謙遜，祇從記者；嚴拒政治演說；否認自己對於國家政事的影响，雖然沒有一篇政論或對其德爾贊助能存；在一個月的。德賽爾喜彈做幕後人。在廣泛地向他傾錢用的信傳他本人們的捲下，也不知不覺地控制了法律，左右了外交政策，選擇關員，然後又呼他們。

德賽爾的力量是由連橫錯綜互相矛盾的數字積成的。此地有投資波蘭鐵路，青島石油，安南橡皮的資本，也有關係武器壟斷的飛機工廠；此地有用款場的公債投機來回買賣，會議失敗的赤馬子；賣給德國原絲的鐵婆士大王；此地有幻想壓低提皮鞋大王，同時壓制皮南沙的聲勢的皮鞋托辣斯；有祇要黑人穿用進口的襪襪，而準備給黑人自造棉織自由主義紡織家；有借巴羅區教皇的權威來保持低微工資的「鋼鐵同盟」的頑固的工頭們；此地有公路和鐵路的戰爭，沒有乘客火車和公共汽車公司的倒閉，因加拿大小銀行的麵粉廠老闆，和要求保護關稅的包斯區地主們的排外愛國主義；此地是人心似跳的各種利益的球心。

傑賽爾知道棉花和錫的價格，知道隱瞞拿多少錢給這個或那個關員；他的腦袋塞滿了數字尤如蒼蠅的嗡嗡聲；但是他從不計算自己利潤；他對金錢工作，好像一個雕刻家對地印石一樣。他的私生活是儉樸的，沒有家庭，也不做慈善事業。他祇要有一個顯赫的收入就夠開銷了。橡皮或銅對他說起來不過是一種抽象名詞。他有時會與西貢在那兒。大概他也不會辨別小麥和燕麥。

傑賽爾讀完了口費大學；他做了二年工程師，心裏常想錢把他毀了；爲了他們他背叛

了自己的使命。他帶着一種病態的猜忌心注意着彼益耳或別的工程師在怎樣殺
：他會自尊自大說：別注意我的話——我是理論家……

在天性上傑賽爾是個熱情的，愛冒險的人。他成爲試驗飛行員，旅行家，從事國家
總章的煽動家。是的，事實上他身體念着冒險：倫敦或紐約交易所的，彷彿糖果的買賣，
輕浮似的突然反動，昨天的敵人和昨天的朋友暗中台謀，外交會議的失敗，——總之，
這一切很容易會使他誤算的。

看起來這樣的人，帶着他的法西斯理論，他的對僧侶地位的尊敬，他的冒險精神，
實悲劇式的粉飾，是應該偏愛法西斯主義的。事實上，在二月六日之前，傑賽爾也顯露出這
巨額的津貼給「火十字」的黨魁們；但是這是一種賭博的步驟——他想倒閉。達到了目的
之後他異常安靜地對相識不久的朋友敏立雅爾說：「現在他應該忘記——住址了」。他
左傾了，這是在議會休息室裏的最後一次轟動；他們甚至說，他和凡爾賽熱起來。然而傑
賽爾的愛人是急進社會黨——聯合巨頭和貧苦荷蘭商，用名譽授和證書個李的小販的巨大
而顯的「中等法國人」的黨派；富有在荒村僻壤裏玩弄誰是丹東，（註十六）這是廉價
稅（註十七）的黨派；是怕的急進的黨派。無論以他的地位，以他的才

能來說，傑賽爾不是一個中國人。但是對於做過精確的讀經工作的信徒們的饒舌，他好像法國西的士和空氣那樣愛好着。他說：「我是大衛主義者」。但是他有政治理論；他想保守從孩子時代所知道的這個國度；他的富強和守舊；不可動搖的家產組織，和親密的喜劇，超越愛情的妒忌，關於繼承故事詩式的訴訟；各省城鎮的愉快的倦怠；主人們的無掛無慮，節儉撲實，甚至吝嗇；逼使溫飽的老人掘田畦或修魚網的勞動愛好；公債股票執有人的植着香豆和舉世無匹的綠豆的花壇；獻身子魚竿，沒有希望就釣上一條小魚也好的生活；在議會廳裏的調停陰謀和學術討論——對胃口是多，有益；種種保護，嚴密共濟社的連環保，賦與上層政治的舒適和親密的親族關係；刺上帝，醫藥，法國和自己妻子的流行的俏皮話。

大概從這裏可以看出傑賽爾的出身。在紐約，甚至在美爾蒲那（註十八）所聞名的人，不但是恩實城裏一個朋友再見的小咖啡館的小老闆；那面在選舉之前，候選人們逼着選民；老人們訴說着上一世紀的災難：洪水，動物園逃出來的虎災，絞罪；愛侶們托庇瓦斯燈籠的幽暗，在交換着熱吻。傑賽爾的父親沒有看到自己兒子的偉大；他在大廳裏得馬塞病死了。作了富翁後的傑爾，傑賽爾依然崇拜着幼時的習慣；他和在老的國丁

玩西洋圍棋，藉此來休息自己的心靈；午飯的時候祇用一塊麵包蘸幾盆子裏的辣醬油；有時星期日他到城外去；瑪倫河畔或塞納河畔的小咖啡館都是「朋友再見」的親兄弟，傑賽爾脫下上衣和流汗的紅臉女裁縫跳起舞來。

傑賽爾住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田莊上。鷄一啼他就起身了，走進廚房，就在那兒吃了洋柿或一塊奶油，大口喝了白酒。看完了報，他就上巴黎去。他調笑小學生或狗；但是數字很快把一切都推倒了。十點鐘前他批閱報告和電報。然後開始接見賓客。這回不很舒適很像出名牙科醫生接待室的精美客廳却是很為巴黎的開員們，外交家，金融家所熟識的。

這天早晨二位銀行家和一位羅馬尼亞使館的參贊等着接見。彼益耳恍惚地攤開報紙，假裝着很關心幾篇日內瓦刻薄的論文；他覺得，別的玩家注意着他，為什麼他也到這兒來。

僕人莊嚴地低聲傳達了：「彼益耳，留浦先生。」傑賽爾第一個接見彼益耳。他喜歡彼益耳，他的突發的年青的外表，天真的論調，尤其他的貧窮，這個剛駒韜的幹練工程師會使傑賽爾想起他的年青時代。此外傑賽爾想給銀行家和外交家看看，在這間客廳裏

他們並不是客人，而是諸願者。

他起初地迎接我……彼等却反而坐立不安起來，不肯道從附屬地方說起……

……事情倒不是因為她是我的朋友……當然我也不否認我的命運是關連着我……

傑賽爾笑了：

「正義，我的朋友，是沒有的。關於您所說的這位小姐，這件事我們立時可以分開好。」

他拿起電話筒，撥了號頭。

「請沙先生。傑賽爾。好呀！尊夫人好嗎？謝謝我托你辦事，你大概今天該員會裏可以見到部長罷。是的，是的……事情是說到一位女教員——安尼絲，此處……她爲「反愛國主義的教員」被辭退了。多麼無聊！……你知道現在不是時候，……這傢伙前夜！此後這一切都有控制的……明天要把我們，什麼都好，叫無政府主義了。這人與林太的（班）好纏了……奇怪！現在你說……你昨天在空談……我們有……」

要讓呀！再好沒有了！一個鐘頭之內一定可以到你這裏來」

傑賽爾對彼益耳說：

「那說好了。立桑特爾小姐可以教育孩子，愛怎麼就怎麼不講共產主義，托爾斯泰主義，野蠻主義。那末，您決定要結婚嗎？」

「不。也可以說，是的。我不知道……但是爲什麼您猜着了呢？」

「您今夜沒有什麼事？到我這裏來。我在城裏過夜，我們避避馬路，談一談。」「我要接見三個低能兒。銀行行長和卡斯狄陸來談波爾公債事的。必得告訴他們：我……」
「第一，但澤不是法國的小弟弟，第二，波蘭人把什羅穆偷走了。您……」
「外夜……」
「是小協約國。我們出賣了尼古斯（註十）。大概……」
「我們想和平。晚上見！」

六

議員保爾，狄沙以好吃醋名，所以傑賽爾請他坐車到……
……

時在通曉國語的亞細亞大藥房。壁是掛着告示：主人因藥房生意繁榮，特自備多少藥材，每瓶定價多少。在「獨步雨納」也光顧講究的食客。食道俱樂部的名譽會員和被高昂價格犧牲口大賈的粗暴與動的結合所感動的紳士之流。

饒賽爾細細地推究着菜單；他鑿了牡蠣，鰻魚菜，醉雄鵝，當然也有牛排。狄沙預期着美味的愉快對着房說：

「牛排上要放道地的骨髓辣醬油，不是麼？」

「當然，狄沙先生。」

保爾，狄沙有相當好的胃口，但是頗為瘦弱；蒼白的長臉帶着突出的下顎和尖鼻；有一塊病人或禁慾者的外表。然而他精神抖擻，甚至是個敏捷的人。倘使在下議院食堂裏聽着唱着郎郎笑聲的低談聲，那裏可以斷定這是某個輕浮的閒事又在說着五千八歲老狄沙的流傳事。此外狄沙是個卓越的當家人，他尊敬自己肥胖的夫人和孩子們——有二個：他父親非常執心的劉西英和華麗而樸實的大學生傑尼絲。狄沙崇拜他的女兒。他以難以說得的輕巧把演小歌劇的歌女的門房變成了下榻的臥室了，在基督受刑圖下面係祭壇似的高懸着一個飾着青銅戀神的雙人床。

這位虛弱的人有著愉快著色的面龐。他自認是一位優秀演說家。他出臨政治舞台相
當晚，那時他已經是位名律師了。狄沙能悲切地叫起來，指着貪婪的愚蠢的殺人犯說：「
看吧，——您們的面前是受了難的幻想家。」陪審官鼻子哼哼，決定宣告無罪。

狄沙是由一個西部行政區的新進份子們推選出來到議會裏去的。勝利是輕易地到手了
因為跟狄沙相競爭的是一位要求鞭責未成年孩子的落伍將軍。而共產黨的候選人，車庫
裏的鐵匠又是一個拙於議會活動，吝於賄賂和不善辭令的人。在下院裏狄沙很少演說。他
有二次拒絕了不管那大臣的職位。他不相信急進黨有前途。他在觀望和等待。在休羅黨裏
都在談論他怎麼難免進黨黨加入新派的事情。

對狄沙說起麥議員這把交椅成了生財的新源了；他在官地收買人和官用商人手中發
用；他爲了相當的報酬加入了股份公司的理場實和化名作些各種投機買賣——委內瑞拉（
註二十三）的礦穴或馬爾提尼加（註二十二）的開墾。他不貪婪，但喜歡作廣泛活動；他
無論如何不拒絕家庭和情婦的勒索，所以很容易地攀上了債務。

狄沙知道「全欄巴黎」；他對成千的人都稱呼「你」；他僕從着大使們和推事們，籠
罩着新進記者，買着地產，自己選定的繼承人，都是長壽的，要一萬磅，藏在秘密的錢庫。

羅海雲一雙碧眼對着他，露着種種的香艷神輝。這時羅海雲才覺到這羅海雲的嬌媚，這羅海雲的嬌媚，這羅海雲的嬌媚。訴的案子。

狄沙咬着牡蠣，喝了一口酒，說：

「這個女教員是共產黨麼？」

「不知道。但是他並沒有顯得麻瘋病。三共和國。」

「你是大儒主義者，此地沙白里也這樣。這得危險麼？穩然的呀！我認

爲選舉是災星，急進黨是走着自殺的路。倘使人民陣線勝了，會把他們吞下去……（他嘆

下一顆牡蠣。）甚至在議會小派裏他們也會覺得這環境裏的。我個人反對……我是要以

民族急進黨人的資格來說選，但是我怕……（他搖搖擺擺在貝殼上，發他喘氣了。）我

怕他們不選我。」

「你已經開始競選了麼？」

「星期六開第二次大會。我今晚就要走。」

「那時一切都安排就緒了。」

「怎麼一切都要安排就緒了。」

「很簡單——你應該認明自己是人，線纜護着呀。」

狄沙氣忿地拉開了幕布，好在在幕布上似的，哈哈大笑起來。

「永不會這樣！寧願倒口，死滅，什麼都好，但是決不出賣！這些先生們！法國的可咀咒的敵人。你瞧——勃魯斯，他到至字也不為法國的，狡猾！吸煙；陰謀家陀爾曼；莫克和他的破杯，淫淫的貪婪；農夫敵敵而；最後還有在這樣可憐的候還在呼嘯的凡爾，凡爾是……」

「凡爾純粹是吠犬大狗。他做部長，他立刻會消聲的。」

「那末共產黨呢？」

「法蘭西是一個個八主義的國家：農夫有人，小商人，農場主。為什麼桑或松克贊成共產黨呢？因為桑多攤了六百分之的稅，而松克的兒子不讓進地權。這是不平的方法，不過如此罷了。（狄沙吞下了一條魚，沒有吐掉。）難道共產黨能相信你？當然，不嘛。但是他們準備推銷你的候遇……我們要做木頭呢？他們組織人民陣線打算先消滅了右派，然後吃我們。而我們更要消滅……我們要在該選裏搬攪了右派，並且暗中與共產黨清算。」

「鐘實在太美了！但告訴我，裘爾，爲什麼我們要粉飾右派呀？」

「因爲就是沒有我們，他們也會把他們粉飾的；倘使我們太頑固，連我們自己都安立不住腳了。你看罷，政治！一個鐘擺：向左，向右，又向左，我們的任務就是別讓鐘擺偏得太厲害了。一九二四年左派勝利了；於是有了『價格協定』，把佐立斯請進聖廟裏去，紅色的小旗。二年後急進份子向右轉，政治落到彭蓋爾手裏。（註二十三）一九三二年選舉沒有產生出什麼。沒有一個內閣能掌握住政權的。國家向空轉——這是一九三三年的年底。每晚在壁日門街都有示威運動。『打倒議員！』右派他們能毒害誰呢？急進份子。難道他們不想把你牽累到史泰維斯基事件裏去麼？最後是二月六號。流血。國外人士都相信着這是法蘭西實行獨裁的前夜。但是鐘擺忽然轉變方向了，二月九號出現共產黨。必得找尋拆衷的辦法。老杜美格（二十四）嚇險了，鐘擺靜下來了。但是國家的進程依然繼續着。這一次它是更深了，當然更長，它還沒有終止。人民陣線是應該勝利的——一定勝利的。倘使它得到了我們的助力而勝利了，那末一年後急進份子會向右轉，那時又可以安寧三四年。讓我敬你一杯波爾多酒，這是『滿登——羅雲爾特』公司的出品。

「溢出來了，我得幫助我們敵人的勝利嗎？」

「你總知道一句俗話：酒溢當喝。有時候這種酒有溢水的必要。當然，這樣一來就不是『滿登——羅雪爾特』了……」

雌雄鴿來了。狄沙暫時忘記了政治的苦痛，他專心致志于烹調上去：

「你知道，為什麼此地的雌雄鴿要比別處都好呢？雄鴿——這是不詳之物，但是我們法國人居然想出把枯燥無味的老雄鴿變成精美無比的佳肴來：把他浸在酒裏。雌鴿總要比雄鴿嫩些，『獨革爾納』的祕密就在這兒了。你吃的不是雌鴿，而是雌鴿。你問一問為什麼他們雌鴿叫成雄鴿呢？是謙遜。而也許是驕傲。總而言之這是烹飪的策略。」

傑賽爾笑起來：

「你現在也只有學學這個榜樣了。你將來是放棄義務給份子，但是我們現在要請你做人民陣線擁護者——是謙遜，還是驕傲……」

「總之，這是抽象性的談話，讓他們一樣不會推選我的。這次競選，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

「時間你倒可以分出來，你真正的義務法蘭西勞動之時稍會更多些哩。至於金錢……」

「那就要請那部戲……」

我……
「和……」
空酒……
沙想把自己的愉快不讓從賽爾知道，他想起了家庭的悲劇。
「我的兒子……」他帶着淚聲說。誰知道他是說着玩玩的呢，還是真的悲傷？
劉西英公開宣布了不得體的報告。現在各報紙上都聒噪着我的名字。我想跟他談談要領，知道他回什麼？「這是階級鬥爭。」可怕呀！又是兒子又成敵人！」

「你白操心。劉西英是個荒唐人。餉使也依然用你的錢過活，這是什麼階級鬥爭？你看，他還要做議員，甚至要做民族急進份子呢。我最近在『馬克西姆』碰着他跟一隻迷人的小野鴿在一起。」

「劉西英在『馬克西姆』飯店裏嗎？懶壞！他有三十二歲了，什麼事情都不幹，什麼也沒有聊東西給做傀儡戲的人看着。我告訴你：這種人能成無政府主義者，強盜，沒有什麼道德！傑尼絲使我欣慰！用功的人兒呀！她研究着一種很苦燥的，大概是浪漫主義的建築學，考成的姑娘。你嘗嘗塊油條？好像是挺出名的……噢，噢，什麼氣味呀？是的，倫……」

使我們要有十年的和平就要了！我怕一切都能被破壞。倘使人民陣線勝利，立刻會發生戰爭的。」

「是嗎？我們沒有盟國是不能作戰的。我們想嚇嚇德國人，和意大利人拉攏一下。而英國人卻對意大利制裁，反而姑惜德國。總之，祇有讓步。」

「這是不可能的！法國人怎麼會贊成割讓亞爾薩斯呢？」

「爲什麼要割讓亞爾薩斯呀？小協約國多着呢。怎麼？我們白讓着他們？必要時，我們可以交出捷克。波蘭嗎？波蘭也可以拍賣的。」

「多少錢？值五年，或者最多十年。」

「爲什麼要往前面看呢？此刻應該保護法蘭西，和平，國家的財富了。」

「你好！你沒有孩子。我一想起來就害怕，不知有什麼東西等待着傑尼絲和劉爾美呢？」

呢？

這是一種說大話！狄沙喝完了咖啡，笑了；傑賽爾給了競選前的費用，這就是說，他，狄沙重新又要做情員了。想想來，這是早飯後的輕微的憂鬱症罷了。

傑賽爾瞧見了：混濁的眼睛，滲着汗珠的尖鼻子，得意的微笑。他想逗一逗狄沙。

「你想知道什麼東西在等待你的孩子？也許是天堂，醉孔雀，坐着飛機遜克伏及路柏。也許是通常的戰爭，勞動營，苦刑，死亡。後者比什麼都快。但是你現在別憂愁；你是人民陣線的候選人。將來開會的時候你怎麼舉起來呢？這倒是很有趣的。」——傑賽爾狂笑起來，想緩和一下太過份的取笑，拍拍狄沙的肩膀說：「這些可咀咒的政治談話夠多了！我昨天見着了鮑立脫，你的運氣真好，的確是位巴黎頂刮刮的美人兒呀！」

七

早餐後傑賽爾叫來了「新生活」日報發行人，朱里奧。胖子喘吁吁的跑來了；他立刻

明白，當前有一場嚴重的談話。他有很多次數，忽而叫他呼籲哀號，忽而又叫他破口

罵，而他常常改面洗心，據說他知道過去種種國家大事。朱里奧是個南方人。他的父親在馬賽做鮮魚和海貝生意，有時幫幫入口販子來增加些

自己的收入。朱里奧是在賭博的氣氛裏生長起來的；他蔑視道德，也非常迷信，怕黑貓要

比怕審查員濶廣害。他年青的時候到了巴黎，做了小保險公司的代理人，這種保險公司祇靠着不賠償費的保險單生存的。後來朱里奧做了文化人；在色情雜誌上他投登了幾篇上議員和金融家的私生活。他的主要收入不是靠他所寫的東西，而是靠他所不寫的東西；他那裏出賣此秘密新聞。朱里奧創刊過一種交易所的報紙『金融』報。有一次他刊了一幅很大的廣告：『請把你們儲金存入匯豐及舊信託局』。第二天銀行的總經理打電話問朱里奧：『爲什麼你登這種廣告？我沒有託過過呀。』『是的，但是我的責任是要把穩實的銀行介紹給讀者。』——『存款人都來提款了。』——『那沒有辦法：責任高于一切。』

一小時後總編輯羅曼奧羅萬法郎便消失了。此後朱里奧就飛黃騰達了。『新生』雜誌『產』起起而保報紙最傷腦。在棺材裏的；朱里奧一個人寫出各種文章；印刷工人招徠額外的廣告。『弄些羅來』。後來開始發達起來。名作家，手跡，聳人視聽的報告，『金』幾面的廣告。『看』得輕忽而熱熱地擁護絲絲。忽而捕發牠們是『犯罪的秘密共濟社』。『意大利的非洲戰爭開始的時候朱里奧與死于斯號號大哭。突然報紙上出現了愉快論文。『意大利的文明使命』。

朱里奧的生活好得『雙鳥』，從早晨起就不知遺這一天會怎樣結束掉『精美』的晚餐。

本是審判員的一張通知單，他會塞給可憐的乞丐一百個法郎，又會公開地發給編織價空頭支票；會用荒唐的代價購買馬提斯的油畫；他會把他的太太的名貴銀器當了又當，深夜獨自

非將那一個用有太彈卡爾曼的混成曲。

他的衣服是花花綠綠的；越橘色的絲襪衫，淡青色的領帶，止頭別着夾子，金蜥蜴人，不要看他肥胖，但是非常靈活；說話帶着重音，字聲歪曲成意大利的諧音，談話的要點越

是陰晦，他的表情也越是高昂。

——「派到青樓去，賣到高一四」。

他走到傑賽爾面前，開始帶着威激的調子誇讚自己報紙的功績，他希望請發主其法郎

在這普遍的瘋狂之中我們堅守着有條不紊的原則。感看過裝物作的馬克斯主義類書的

論文嗎？在選舉之前我已經準備了出奇的禮物：我預約福狄奴寫一套蘇聯崩潰的概要。我

們用通信的方式把他登出來：好像福狄奴住在莫斯科。但是不得不給他到華沙去的旅費。

還有我找到了關於凡爾的文件：一個家主答應證明凡爾在年青時候強姦一個郵差的女兒。

這總要一萬法郎。但是您想一想這是多麼有效呀！我中有支身教的筆對以——

傑賽爾打斷了他的話：

——「派到青樓去，賣到高一四」。

「筆總得轉換轉換方向。有新的好自來水筆，牠們能轉換方向，能寫得粗，而且」會
吱吱叫……現在我老實告訴您。『新生活』應該贊成人民陣線。」

朱里奧站起來了，伸直了手，幾乎與魯得喘不過氣來，他說：

「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這種政策……我自己不祇一次求助於迂迴的行動，但是
從不背叛法蘭西！您聽我說，傑賽爾先生：永不會的！」

「算了！您不是在鬥會呀！我跟您談事實。您一定要唱高調？請肥！人民陣線勝利
是與法蘭西有利的。空氣裏正噴發着革命的氣息。倘使不打開氣調，鍋子立刻會炸裂的。
我不知道凡爾有沒有強奸過郵差的女兒。我懷疑！——照我看他連他自己的妻子都
在一起；這真太監。但是凡爾站在政府反對黨裏是危險的，他像獅子一樣地吼叫着。倘使
給他做了不管部大臣，那末立刻便會學成洋莊叫的。」

「但是這究竟是災禍呀！把法蘭西交給昨天還否認着祖國的人們手裏！」
「等一會兒；您觸到重要的題目上了。老實說我正爲了這，所以想回您會面。您吸
烟麼？我決不懷疑，『新生活報』一定會擁護人民陣線的。倘爲您是很希望與蓋恩過
一會之……」

不遇……

「現在我要說最主要的。這些人們已經被愛國的狂熱所佔有了。因此他們痛恨專制政治。這一切都是非常明白的，但又是危險的。您的報紙一定要成爲和平主義的橋樑。民族的友愛，歐洲的經濟統一，不應再遭受戰爭厄運的短促生命，母親的淚，——一切都好，祇要和平！無論如何要和平！」

「但是法國的地位呢？……」

「做幸福的安道爾（註二十五），太平的摩納哥，（註二十六），總要比崩潰的卡爾勿庚（註二十七）好。我不相信法國的勝利。我們已經疲倦了，我們厭倦了愛，憎，和戰鬥。這是自然的法則，祇有六十歲的狄沙還能寫三月裏的貓。您說法國人是勇敢的民族麼？當然！他們曾經高唱着馬賽曲走遍了整個歐洲，這在學校裏也教着的。但是現在我們吃胖了。我們生活得太好了，怕冒險。誰爲權威或爲正義而戰呢？賴伐爾？莫里斯？希佛萊（註二十八）？您？總而言之，倘使雷馬克（註二十九）再寫一部小說，您發電報去收買他的版權，錢是不用愁的。」

朱里奧沉思了，然後他叫起來：

「……」

「……」

「……」

「……」

「您究竟是個天才！我不知道怎樣辦好，但是理論誘惑了我：和平，無論如何要和平
才重起爐灶……」

傑賽爾笑了：

「今天早晨我聽見二百家才希望戰爭。」

「您忘了我跟軍需工業也有些關係嗎？幾十萬法國人都靠着牠生活哪！倘使我們減少軍火生產，那末他們會攻擊我們的。所以主要是降低軍需表，——我再說一遍：他們有求自由的熱狂。您就寫，大砲商人：『二百家才希望戰爭。』」

朱里奧毫不在意地把支票塞進袖珍本裏。

「我要寫一篇很好的論文；」傑賽爾反對『二百家』。

「這才是愚蠢和不合理。您寫：『傑賽爾跟其他『二百家』的代表人物一樣在渴望着把人民淹沉在血海裏』不是更好嗎？這樣要更相像一些……」他笑着又說：「也許……更確實一些。」

朱里奧跑進了報館，對女打字員喊道：

「疏書，今天起我把您的三百法郎薪水加到五百！」

他是幸福的，他想讓四周的一切都愉快起來。他整天在發號施令：

『找有名的左派作家去！』

『畫張莫索里尼的漫畫！』

『寫些關於工人的動人的材料！』

『萬憶錄——凡爾登的恐怖！』

『告訴福狄奴——可以別賣氣力了，等一會兒吧，不必說明！讓他去寫。不是現在，一年之後用得着的。』

他在『臺馬脫爾』用了晚餐；很晚回家，推醒了太太。他給剛買來了茶花，這是在夜飯館裏買的；茶花已經半凋了，噴着強烈的香氣。朱里奧輕輕對太太說：

『四回呀！這是多麼幸運！……』

後來他脫下皮鞋，穿上睡鞋，一口氣渴乾了一杯礦水，突然他懷着他所不能了解的憂悒說：

『法蘭西噯，噯！現在很快完了……今天早晨我碰見二個教士，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是晦氣。』

當和手用食雷... 入... 小卒... 人...

離別了

這天晚上全能的傑賽爾和樓實的彼益耳、留蒲沿着塞納河畔散步。三個人都沒有說話。

離別了

巴黎所特有的灰暗色調，由帶着疏落船火的塞納河上飄過來的安寧聖母寺的石林——

離別了

一切都寂靜。他們走過了亞爾！沃！文；灑口的酒氣溶和在新鮮的微風中。動物院的欄

離別了

欄內黑地裏呼叫着驚春的野獸。急駛過通往里昂車站去的橋樑的汽車閃爍着點點燈光；淡

離別了

藍的潮濕的靜寂更濃密了。

革命

屋子和河流之間的和諧，小街的老街名：「木劍路」，「小和尚路」，「雙徵路」，

離別了

生活了很悠久的城市的祕密使他們二人有着各自的激奮。傑賽爾和狄沙，朱里奧，數字，

離別了

露曾在一起渡過了一天；他陰沉地彎下腰了。對垂死城市的一切景物，好像在告別，彷彿

離別了

當親友們散坐在一堆箱子的四周找不出一句能克制分別的空虛的謊語似的。而彼益耳卻很

離別了

喜愛傍晚和石塊，好像他愛悅安尼絲的混亂的隱秘的美麗一樣。他敞開大衣，貪婪地呼吸

離別了

着晚風。這個春天他覺得是有生以來第一個春天。以前他從沒有覺察過這樣偉大和坦白的

離別了

幸福。他會轉入一道橫街去，把迷惑，把戀愛，把安尼絲的聰明對動物院的野獸們或反射

離別了

第一頁到天明。

跟着愛情一起的耳有另一種感覺籠繞着彼益耳的腦海。他跟許多其他人們一樣，相信這白晝還個春天是他國家的春天。彼益耳的父親是社會主義者。母親細說過凡爾是怎樣到了彼爾。此河與比南：他在開會之後到他們家裏晚餐。有一次父親混身鮮血跑回家來：他想把西班牙人菲立爾從槍彈下救出；憲兵們打了示威的羣衆。那時彼益耳還祇七歲；他夜裏醒過來了，看見父親額頭上的血，大哭起來。父親在大戰中死了。離死不久之前他寫信給妻子說：「他們爲了一切的人們而準備償付——革命就要來了！」

革命——這個字，好像霧天裏的太陽，困疲了彼益耳的同年人。當大戰爆發的時，他們還是小孩子；他們跟着羣衆燒了德國的商店，大喊：「往柏林去！」他們讚賞義勇軍的短褲，和運送軍隊往瑪倫去的高大醜陋的汽車。後來他們看見了斷臂的，殘廢的，中毒的人。後方的石炭礦發着惡臭，婦女的衣衫黑了。父親們放假回來的時，談着跳蚤，據講的醜聞，掛在鐵絲網中間的屍首。他們率直地三番四復說：「革命就要來了！」士兵的暴動開始了：「嗜神」（註三十）的聲音傳到了香檳尼。

當吹手的角笛傳出了停戰講和的時候，會有次短促的歡樂。少年們和成年人整夜在街

上跳舞。對他們說：「你們有快樂的日子了……」士兵們回家之後發覺了冷淡和吝嗇。罷工開始了。受驚的資產階級像毒害野獸一樣，毒害了革命；所有法術都施出來了：誹謗和

催淚氣，惡意宣傳和監獄。口裏含着刀的共產黨是不乾淨的力量，而彭蓋爾卻用這種力量

來唬嚇「商人咖啡店」的老店主和農場老闆。

革命前進，細細的，小集團，受騙可憐虫的痛苦的躊躇裏去了。有時它用礦夫的罷工，

或巷戰來顯示自己。一九二七年的炎熱天它驚擾了首都：廣大的羣衆因色戈和凡再幾的受

刑而憤怒了。石子像鳥似的亂飛，巴黎大街又塗蓋了一次工人的鮮血。

生活越來越困苦了。經濟危機停滯紡織的錠子，使幽靈般的求宿人安身在黑夜的人行

道上。講和已經有十五年了，革命又在巴黎的街道上出現。「難道我們也要被驅到戰爭裏

去麼？」脫出了生活和早經痛苦的彼益耳的同年人們問了……

在黑暗的二月夜他把他聽話當作了真理。後來他一起起就苦惱地紅起臉來。他對自已說：

「我是工人的兒子，現在害怕落在米沙的後面，但是鮮血跟以前一樣使他驚愕。機工的

話他覺得是異常嚴峻。他是希望着愉快的和熱鬧得像五月雨似的革命。

地下車站旁站着一個女郎；她神經地望着門，鐘：等待一個人……她有一個受欺侮的孩子臉。傑賽爾突然對彼益耳說：

「這樣說，您要娶這個女教員麼？」

彼益耳不爭論了，他也沒有問傑賽爾怎麼會猜着他的戀愛史的。彼益耳想大聲說出名字衝破了這條街頭的靜寂；他回答說：

「娶安尼絲。」

傑賽爾站住了，注目地凝視着彼益耳，他的黑眼睛，大的眼白，幸福的笑意，悄悄地說了一句：

「我羨慕您。」

「不過……」

他幾乎要問出來：爲什麼您不結婚呢？但是立時想起來。傑賽爾明白了。

「這是很平凡的，然而沒有辦法……他們愛到我掉淚，愛到我要用自殺來威脅；不過

他們並不愛我，祇是愛我的錢。您叫我怎麼辦！瞞住我是誰麼？還是找一頂隱身帽呢？」

「您可以跟金錢分手呀！您又不是投機家。您是工程師。倘使這對您是一種重負……」

「不，我着重金錢，爲什麼？大概因爲金錢就是權力。不要以爲真正政權才能解決一切事情。這對我有什么關係呢？我此刻自己也正想理解出來……困難麼？是的，但是究竟毒藥是有毒的。而且這是一種不顯明的，好像中枯加音毒似的毒藥，然而它進了血液彷彿是梅毒，毒似的。」

現在他們走進了一條昏暗的街道。警察派出所的燈光，像隻燃着火的眼睛發着紅光。有個女人在撥掘垃圾箱。飄起一陣細雨來。傑賽爾繼續說：

「一切都被它毒害了，這是共同的災難，誰也無法躲避的，無論是『二百家』，無論誰是千千萬萬人，都包括在內。他們要決鬥到底。爲法國？不是，而爲了自己的錢。一直到最後一口氣。戰爭？不會發生的。革命也不會發生的。人們都害怕損失。像這一個女人什麼都沒有，她是不怕的。但是像這樣人能有幾個呢？先把他們嚇住了。必要時候就槍斃他們。然而那是不必要的：我們的人民是受過痛苦經驗的，就是說是有教育的人，而且是不愚笨的人民。」

「怎麼能這樣賤侮人們呢？他們已經受欺騙了，但是現在他們卻站起來了。他們希望着……」

什麼？祇希望革命！在他的工廠裏有幾千個優秀工人。他們不是沒有東西可以損失的流浪人，他們有工作，家庭，住屋，許多人還有少量的蓄金。但是他們都預備犧牲掉，祇求消滅……（彼益耳搖指拉圾箱邊的女人）。有時候我覺得人是一塊泥巴。先起他們塑出上帝，動物；現在我們想塑人。」

「人不是泥巴，是留瀾香，是嚼不爛的橡皮。所以一切都在變動，一切依然一樣。老實說什麼在變化？祇是些名稱罷了。真正的變化——這是死。死才是真正把一切都變了。所以我就怕死。我不了解自殺的人。然而我不願談它……您說『革命』，但是這也是死，不僅是對我一——也對千萬的人。」

他們不談了。一縷曙光從閉住的百葉窗裏透出來。下面一層百葉窗敞開着；電燈，燈下的圓桌。人們在吃飯，女人的疲乏而美貌的臉孔。傑賽爾又說了：

「我害怕，這會毀滅掉。不是這藥物，雷，聖母時，這浮爾？當然這一切是很美麗的，光輝的。但是我所可惜是別的東西，就是關在這些房子裏的幸福。也許是這種幸福的夢幻，和在無論什麼情形下的安寧，清靜，當你聽的時候，就會覺得牠們好像在旁邊呼吸。我可惜的是帶着胡桃糖的農民，結婚——鮮花拋在腳下，甚至送葬。當他們異常蕃長地從

墓地回來的時候也是這樣。這是存在的，而這也會消失的。『十因爲炸彈，因爲第一聲巷戰，因爲某個首都的戰爭言論，因爲高舉的拳頭，因爲意外事變。當然過了一百年他到會把它叫做『歷史上的必然性』……我在此地跟您分手罷。』

他伸開套着潮濕的皮手套的手給彼益耳，就很快走到岸邊去了。談話使他飽乏，他責罵自己的不合時宜的自白——跟纏繞着人類命運的工程師談話……

他走到市中心。街燈燃得白天一樣光亮。玻璃櫃裏陳放着光明燦爛，五花八色的東西。裝藍色的矮人，火蛇，字母在大樓的正面旋動着，在誘耀健胃劑或招徠到暖和的摩洛哥去。人們緊擠在一起，好像他們不知道自己想往那兒走；他們的裏復的行動會使我們想起水族館的魚缸。報攤上黏着二十幾種文字的報紙。傑賽爾看見：『人日陣綫要求：軍事衝突的威脅：』他懶洋洋打了一個呵欠。此地一切都是瞭如指掌的：他知道房屋、廣告、股票的價格，摩洛哥鐵道或馳名的苦甜飲料的紅利。此地一切都屬於他的：半公尺的汽車，學校，笑容。他在自己的王國裏，用什麼都不需要的過路人，是時時刻刻玩着傀儡戲的魔術家：這一切都像春風，當然！但最多是回人呀！

馬雷教授的定期課程是蒲亞疊的浪漫派建築術。馬雷在晚上授課；他的課程是公開的；在講堂裏，與學生們坐在一起的；有較為年老的人，建築的愛好者；挾着厚厚洋抄本，本子裏有贅語語根，還隔着二項式，什都聽的自修者；最後是走來借火，簡直是無家可歸的蕩兒——取暖、假眠。有些人把馬雷的每個字都記下來，有的打呵欠或低聲交談；躲在上層的凳子上的老太婆在繙攪東西。

機工米沙按時去聽馬雷的課程；他從小就喜歡建築學；關於計算，比例，材料都加以很多的思索。彷彿他一切都懂，但一看到他所喜好的建築物，他就覺得除了他所醉心在發動機裏的鮮明性和均勻性之外，建築學形成了他的另一種特性；它的令人感動，好像人們臉孔或森林的表情一樣。米沙在研究建築史的時候，想找出這種迷術的解答。

米沙的求知慾是不會滿足的。彷彿孩子對玩具一樣，他要了解世界。他在初級小學裏，祇學到了加減乘除和幾句掛在口邊的道德格言。後來注定了他走入社會大學裏來了。劉克，米沙的父親是一個帽子小販。戰後經濟危機開始後，都不戴帽子了，劉克甚至想做拳徒都

辦不到。於是他騎着三輪車送牛奶。後來他在製革廠，臭氣薰天之中做苦工了。他喜歡看書；但是他的知識是偶然的和另星的。在魚雷艇上他交上了後來作爲共產黨候選人的槍團員蓋里。蓋里很快雇用了米沙。二個人都進了「斯恩」飛機工廠。米沙開始參加會議，讀些政治經濟的書籍，研究工人運動史。同時他專心於數學。他成了優秀的樹工，確實地工作着。但是他總覺得自己是什麼都不知道；是一種沉悶的感覺，彷彿一個趕脫了火車的人。而空餘時間是不多的，忽而小組，忽而大會。他上戲院；也常到博覽會走走；憂鬱地夢見了遙遠的國家：羅馬或土耳其西勃的遺跡。

米沙愛在多霧的十一月的晚上在城裏散步，用發燙的糖炒栗子暖暖手指。巴黎，閃爍不明亮的燈火，彷彿像隻輪船；立刻他們要拆搭板收起來了；他有時到電影院去；噴發着橘子的香氣；情人們在接吻；幕布上一個愚蠢的，但是總是動人的美國女人受着痛苦；米沙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有三個年頭他曾經愛着同志的女兒。美好的咪咪，前額是一縷留蘇；他爲了她學會了跳舞，買給她鮮花、榛菓，甚至想寫詩；結果一點用處也沒有；咪咪嫁給一個會計員了；她要平靜的生活，米沙的理論和他暴烈的性情使她驚愕。

米沙有二十九歲了；身子堅強，却有點兒不調和——異常沉重的大腦袋；臉孔甚寬在

冬天也顯着雀斑；灰白的燦笑的眼睛是吸人的，晶亮的白牙向前突出。看起來彷彿她常常在笑。他時常張開手臂，說：「還有什麼說的！」

米沙注意地聽着馬雷，有時在被翻的本子上記下一些東西來。旁邊坐着一位美麗的女郎。米沙在功課開始之前就注意到她：黑黑的長睫毛好像影片上的女明星……後來米沙被蒲亞登（註三十一）大寺院的美麗所迷住了，忘記了鄰坐的女子。當馬雷談到圓柱的時候，米沙漏了一個不平常的字，他輕輕問女郎說：

「什麼裝飾？……」

「波形裝飾。」

功課完了。他們是坐在後排的桌上；必須等着別的人走出去。米沙對女郎說：

「別生氣，我上課的時候問……」大概是大学生吧，而我對建築學是個門外漢。我的

專長——機工的。」

她笑了。

「我對機工一點也不懂，等於另。」

「那是專門東西。可是對藝術一點也不瞭解，這是一點。而她又很難懂……還有什麼

說的！我以前曾經細細品味沒有文字的藝術。譬方音樂；我聽着，我極力理解。什麼？是「愛情」或「春之勝利」或「海上暴風雨」？而文字就完全不同。建築學也是這樣。這要
比我懂得多……」

他們出來了。二天來的刮風，雨改變了城市的面目；到處都顯出春意。栗樹上的嫩芽都立刻脹大了；淡青色的擺青路反射着異樣的光芒；冬季大衣讓位給發亮的橡皮雨衣了；人們從咖啡館裏都遷移到露臺上去；流浪的音樂家出現了，孩子們叫賣着綠油油的，尚未開放的百合。聖米雪爾小街上傳出來一陣哄鬧聲；那里青年們在噴氣，訴說愛情，喝咖啡或果汁，就心考試的到來。

他們橫過了明亮的聖米雪爾街。在聖日爾曼小街上，富有浪漫派風味的昏暗裏，僕人們一面叫罵着，一面在散步，愛人們接着吻，那是晚上十點鐘了。米沙說他在克立拿勃爾的左近怎樣爬雪山。他愛着女郎的笑容。

「好在您是很活潑的！」

「我並不常常活潑。在家裏他們都說我陰沉。哥哥甚至叫我我是土撥鼠。……」
「不像！我做孩子時候在色伏英的伯父家裏，捉土撥鼠，我們教牠用後腿站起來。」

看野獸是最有趣了。我最近看過一本關於螞蟻的書，真是聰明絕頂的民族！他們能造一切東西！鱘魚呢？彷彿他們一齊往色爾加斯海跑——求愛。要遊過五千里，起初他們從小河裏跑出來，死在沿路上——但是還是一樣……這是一種感情呀！那末人類呢？……（他想說關於會計員的薪額看得比愛情還重的咪咪，但是他沒有說。）——有許多有趣東西。然而我除了機器外什麼都不知道。莫非政治……」

「我討厭政治。家裏他們老是談着這東西。我的父親……」

傑尼絲忽然住口了。這是多麼的不合理！爲什麼她跟陌生人談話呢？她常常避開別人的，爲了什麼此刻會跟一個祇知道他是機工的人談呢。這是笨拙的同學……這樣一事憂又佔有了她：她感到這次機遇立刻就該結束了，這都是春晚的引誘呀。應該坐公共汽車了……她無味地說：

「我的父親——議員。您大概聽見過——狄沙。」

米沙因驚愕而甚至笑起來。

「這你是想不到的！還有什麼說的！……不過這與您的父親有什麼相干？我沒有跟他談話，而是跟您。您以爲我要批評他們的廚房？這是無味的事。我談別的……您往那兒去

！我們再走一段，到下一個車站。晚上很好……」

傑尼絲聽從了，又吃驚起來：「什麼？我要走？什麼我聽從了？最重要的——爲什麼心頭上是這樣的單純，這樣愉快呢？」

米沙說：

「我對政治是用另一種眼光去了解的。那就是改造世界。意外的，不好的事情是太多了。這是人類的恥辱。我們可以生活得愉快、響亮、充身發展。對我個人，革命——這彷彿是建築術。倘使您愛藝術，您必定會感覺到的。」

「您是共產黨嗎？」

「怎麼會不是？」

「我的哥哥論調很像您。但是我不相信他。我怕他的話。」

「這因爲您父親是律師。我也害怕說得太漂亮了。但是我們是另外的……您知道，我們就再化半個鐘頭：今天是預選大會。看吧，是多麼的不同！就在左近——弗里芝爾街的學校裏。不喜歡麼，那就走吧。但是很值得一看的。一個人總該有好奇心。走麼？」

傑尼絲雖然嘴上說「不」，但是她立刻明白自己在往大會走去。她甚至心裏斷定說：

要曉了，在裏面，那是一切都感到的；而外面，熱鬧，也不過如此罷了……

學校裏有許多人，那裏有沒有編在名單上的選民，女人，少年；當巴黎懷着親切和多情的情調重復說着『人民陣線』的時候，這是那倦人春天裏的千百個大會中的一個。會場是熱烘烘的；許多人脫下了上衣；戴着鴨舌帽；都在抽煙。傑尼絲瞧瞧他們，臉，多少的苦痛，病容，貧窮！一個女人在手上抱着一個沉睡的孩子；看起來，沒有一個可以托付。有個老頭子冒火的眼睛濕漉漉地流着淚；好像他在哭。這一切人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們都是從大城的煙霧黑了的房子裏跑到這兒來的；但是一種新的兄弟之情抓住了他們的一切；當演說人說到鬥爭，正義的時候，大家立刻伸起拳頭來，千百個聲音的回響彷彿山谷的回聲。演說者不像狄沙，他們斷續地和陰沉地說着話，好像在搜索字句；忽然字句重新又響起來。而臉孔是疲乏的；祇有，那副的微笑照亮了他們。選競選的敵手和危言都忘掉了。延生的憂悒，生長的奧秘，是生存在這被煙染黑了的會場裏；而憔悴的和多皺的女工的頭在空中揮舞的時候，彷彿這個生育孩子的女人在拳頭裏緊捏着不多的風，歡迎的熱誠，或飛過身旁的短簡的字句。

半個鐘頭過去了，一小時過去了，一個半小時了；傑尼絲沒有走。她緊張地聽着；但

是體無論怎樣也不能把這些人所說的話重複說一遍，她好像聽見了一種淒涼的哀號，也聽見了地所隨生的新世界；她彷彿像在布勒塔尼（註三十二）做小姑娘時代做聽着晨間她面前的大海似微笑。

十二鐘尤會敲了。傑尼絲在迷亂之中突然覺察她在吶吶地隨和着唱「國際歌」，不知道她爲什麼唱了，在唱什麼。

米沙面就過來一個頰上有一條創痕的不很年青的高個子工人，眼睛是烏黑的，高而直，米沙面就過來一個頰上有一條創痕的不很年青的高個子工人，眼睛是烏黑的，高而直。

「米沙，今天我們在你們工廠裏記下了兩個工人。你對沙爾里說傳單最好按着每個工場編寫。其次佈告板可以作標語布用。」他轉向傑尼絲說：「同志，你是那個區域的？」

傑尼絲窘得臉紅了。米沙笑着回答說：「這位同志是大學生。」

傑尼絲想：這樣說，他把我當作自己人，不知怎樣地使她快樂。他們出來了，又是巴黎，它是潮濕的，暖熱的，興奮的，立便會使人想到春天。

「喜歡麼？」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好……話不是在這。倒是令人很驚奇的。」

「顯而易見。您知道爲什麼？這彷彿是在這種晚上……好像在空氣裏……大概從種種說裏有一個字將會到來的：那就是希望。一切都會變化，一切都將轉變。」

「我不相信我的哥哥。而那個到您跟前來的人，我却相信他。這必定是真理……我不知道對於別人的感覺是怎麼樣，但對他是這樣的。總之關於這件事必會想。立刻是很難解釋的。」

米沙又談到希望：自己的和別人的。現在她不很聽它了——話說得太多了；但是他的聲音，跟以前一樣，使她愉快，分別的時候她對他的灰色的嘲笑的眼睛笑笑。而他卻失措地說：

「還有什麼說的！……」

傑尼絲笑了：

「我們再見吧。在馬雷的課上。或者倘使再有大會，您通知我，我來。好麼？」

她到了這裏！在走廊的壁上都是些照片；出名的訴訟，到處都是場面，二個憲兵之關

燃着殺人犯或騙子，而前面是穿着長衣的律師狄沙，他的骨瘦稜稜的手正指向天空。

家裏好像是「潭靜水，黑暗的，靜寂的」，底下都是鄰胞的熱情。父親還沒有回家。他大概因傑賽爾奸智的言辭到鮑立脫家去找快樂去了。臥室裏母親攤開紙牌在占卦，等候着丈夫。狄沙太太患着腎臟炎，她怕死，特別是地獄。她是個信徒；但是以前她醉心于家事。化粧，流言，生病之後她皈依了上帝。她回想修道院裏的幼年時代：可怕的陰間法庭。魂在那裏受了處罰是因為狄沙議員的反教會的言論。因為他和壞女人的糾纏，因為劉西英「冒瀆聖物和荒淫無度」。誰來替她贖罪？傑尼絲？然而這個姑娘是靜默寡言，不去教堂，不理睬母親話的。也許，傑尼絲到她的父親那裏去了？……

「傑尼絲，是你？我以為神父……進來！你到那裏去了？」

「聖米雪爾坐咖啡館。奇異的傍晚呀……」

傑尼絲說出了第一個鑽進腦海裏去的想頭：她不願用開會的話來苦惱母親。但是狄沙太太哭了

「在聖米雪爾？到父親那兒去了！……」

傑尼絲想安慰她，說跟朋友在一起，她帶來了母親夜間喝的馬鞭草酒。但是母親的淚

水依然澀在老張和丁士……

傑尼絲上自己房裏去了。她的房間是樸素的，好像沒有人住似的：臥床，蓋着絨呢放着大黑木頭的桌子，椅子。彷彿是一間祇留來過夜的旅館房間一樣。傑尼絲坐在牀上，搖盪着二隻腳，還沒有開始思索。

劉西英敲門了。他從超現實主義詩人晚會回來。

「他們想猜了一個有趣的題目：要大家來判斷理解力的性別，顏料的性別，字彙的性別。可以想像得到的，大家是多興與奮！特別是共產黨人。一提到夫洛特這個名字（註三十三）這些人就口不眉斂了，你聽見過正統派共產黨是怎麼說法的？」

「沒有。」

劉西英開始說到勃里島來的一位舞女：

「現在我懂得了高蓋……我感到她祇承認動物的性慾……」

大「爲什麼你要對我說這些東西？」

「因爲你有二十二歲了，不是十二歲。她女做夠了，或像你打算像媽媽一樣年輕和瀟灑。」

「……？」

他看到傑尼絲的憂悵的眼睛，求和地說：

「呀，別生氣，士提敏！我不來侮辱你。晚安！」

傑尼絲留下了一個人了，脫去了衣服，熄了燈，但是沒有睡着。鐘敲過了二點，二點半；三點……走廊裏聽見了脚步声：父親回來了。他輕輕地哼着：「一切都好，候爵夫人！」後來又是一片靜寂。

傑尼絲常常覺得這幢房子是座墳墓。她在布勒塔尼寄宿學校渡過了求學時代。那面有海，女孩們玩皮叫囂；穿着紅色防雨布褲，好像蝦蝦似的漁夫們走過街去；當暴風雨起來的時候，搖撼了有着波瑣罩大鐘的屋頂，和壁上的碗碟；少女們的心喜悅地跳起來了。

後來傑尼絲回到了巴黎。她立刻感到氣悶。人們都住在一起，過着緊擠的生活。傑尼絲知道父親的事，也知道桑尼爾的事蹟，家庭好像是融融樂樂的，這些餐桌前的必需的會集，這套外表上的接合彷彿像軟泥似的黏在一起。

傑尼絲被舊時代的建築術所迷住了。人們以前也有過迷信，但是他們並不像她的母親，他們是熱情的，由于心靈的充實。他們造了矮而粗大的好像厚皮的教堂。好像在那裏還保藏着信仰的穀粒。過去傑尼絲聽了狄沙的奔走，母親的虛偽，哥哥的無事忙。

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件無邊的重要事情。她自許要理解一切。她轉側着身子，問自己道：什麼？忽而她想起了老女僕的拳頭。忽而是頰上帶着創疤的工人叫她「同志」。忽而米沙的灰眼睛笑了。這一切都和素天氣氣，黑夜街道上的潮濕和無比靜寂溶合在一起了。然而她心跳着。新的模糊天彷彿像帳幔似的撕破了黑暗，穿進房間裏來，充滿了她的灰色的擾亂，模糊不可觸摸的物件的驚愕的輪廓。傑尼絲想到「還有什麼說的，」就笑了，並且帶着這個笑容睡去。

十

劉西英看完共產黨報紙對於自己書籍的批評，非常生氣：尤其是最後一句侮辱了他：「若干異乎尋常的革命急轉會令人懷疑的。混蛋！他們都是這樣貨色！他們不早裁衣服，而是補衣服！右派報紙歡天喜地談論着劉西英的書；牠們極力描畫保爾，狄沙，——好一個急進黨員怎樣在教育自己的兒子呀！然而那面應該把劉西英當作民權擁護者，當作新的凡立斯了（註三十四），但是事實上只有幾句寒信的贊許（『作者很知道自己社會層』）和『懷疑』的結尾。

突然劉西英笑了：也許，他們是對的？……還在不久之前他想加入共產黨，他向朋友說明黨的紀律就是哥德指示給作者的一種高度謹慎……他是這樣一種人：熱得快，冷得快。

父親的富裕使劉西英解脫了做事的念頭。高中畢業後他開始找起他的專長來。他進了醫學院，一年後拋了解剖學，研究起國際法來。突然他愛好電影了；成了副導演。他想拍一部關於世界滅亡的驚天動地的片子，而不得不拍出愚蠢的喜劇；女主人公認不出丈夫和情人。他們是學生兄弟。劉西英冷談了電影後，裝出一副失意藝術家的臉孔留連在文島咖啡館裏了。

當他認識到南極去探險的恩利，立克倫如的時候，他有二十六歲了，劉西英早在憧憬着探險。立克倫如帶他走了。劉西英在日記上寫道：『企鵝在米斯頓蓋鐵（註三十五）。非常普遍。我們吃厭了罐頭。總之這裏是美麗的世界，然而非常寂寞』。翻過幾頁後接着是一項短短記敘：『恩利死于晨四時。』立克倫如是患癌症而死于劉西英手上的。

回到巴黎後，劉西英依然過着原先的生活：展覽會和超現實主義者的晚會；但是常常在朋友們談天說地之間他靜默了：他現在祇想着一件事情；死。

這樣產生了歐戰時的「面對面」這部小說。這是一部混亂而奇特的書籍，帶着感人的議論和達到了甚高程度的希望之光。小說是紀念一個在冰山裏死亡的人，寫一個在世界最發達學和自己四歲女兒的人最後幾天。劉西英立刻成了有名的作家了。記者向他探問：「您的寫作計劃如何？」他回答說，要寫一部關於極度崩潰的小說。其中他什麼都沒有寫；他覺得他彷彿被榨乾了。

過了幾年。人們漸漸忘記了劉西英是個作家。曾經相信兒子有文學前途的保羅，狄沙新開始責斥他的無所事事和毫無度了。劉西英沒有錢就不能生活。他有無影無跡地浪費幾萬元錢的天賦。他請朋友在外表寒館，價格而的館子裏吃飯，請他們飲陳年的好酒。還漠然地說是「普羅酒」，贈送禮物給他所看得上眼的女人。他非常好賭；他覺得大贏是他惟一的出路。每個賭場都知道有個紅髮白臉的美男子。劉西英常常含着笑容一夜就輸了二三萬。于是他不得不和高利貸者相結交了，劉西英從一個人手上拿來，就交給另一個人。憂悶，那就是四年前趕他上南極去的。而那面卻換作了像老戲子似的企鵝和淡而無味的罐頭食物，現在又攔住他了。

夏天他恨土耳其的商人到了蘇聯。這件事是偶然發生的：原來他打算和朋友到埃及

去。但是在出發的前一夜他們鬧翻了。他在莫斯科過了一星期。土耳其人參觀了種種古蹟，博物院，託兒所；但驚動劉西英的並不是這些東西而是那兒的人們，他們的意志，貧困，精神上的青瘡。有一次在建造地下車道工人們之間，他看見了一個穿着粗皮鞋，臉色蒼白，眼光熱烈而非常堅強的女郎。他明白了這個人不儘在建造地下車道，而也在建造着生命。他行動審慎起來了，彷彿像恩利死後的一個時期一樣。他又變成另一個人回到巴黎家。

馬克斯代替了羅壯勸說（註三十六）。劉西英第一次想到了他的四周人們的生活。他劉處見到撒謊，偽善，憂悶。他的個人的悲劇就是社會的悲劇。這使他興奮；他寫出了小冊子。淺薄地，然而尖銳地嘲笑資產階級的哲學，他們道德和唯美主義。父親生氣了，威脅他要脫離父子關係。到「文化之夜」去的青年人非常喜歡傾聽劉西英關於革命將近的言論。他甚至忘記了打牌，他現在所玩的把戲有趣得多。

過了半年，他的懷疑開始得到了解答。現在認為共產黨不過是一種普通政黨。他們愛好家庭前溫德和莫里斯·希佛萊的愛情片子！……劉西英常常想，他比別人勇敢，還比別人聰明。他對自己說：我又說了笨話了！這張牌可以贏的，但是都不是我的牌……

偶然又出了一件事。這個驕慣人跟桑尼脫勾搭上了。他不願誇大自己的感情；他以嘻皮笑臉的態度跟朋友談着自己跟女演員之間的關係，想用一種諷刺的詩詞來輕低愛情；然而愛情並不屈服；他祇要一說用桑尼脫的名字，就會興奮起來。

劉西英和桑尼脫的為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他們的命運有許多共同之處：二個人的性格都是遊移不定的。桑尼脫有三十歲了，但是她常常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她是里昂公證人的女兒。里昂是一個寂寞的嚴肅的城市，兇惡的和好枯毛病的父母枯竭了她的青年時代的生命。從早到晚聽聽些關於錢（「不可浪費金錢」），關於有利的結婚，關於浪費財產的衣服上。關於私奔或（「桑尼脫！你出去」）親了妍人際的有夫之婦之類的談話。她還難得有個白眼的瘦個子；父母一談到他就會前發怒；是一個大製造廠的廠主。他用獵槍槍斃了自己老婆的情夫。他們都替廠主圖謀——都說打死的人是在夜裏跳進屋來的毛賊。公證人家裏的傢具是成年累月都蒙着幕子的，桑尼脫的母親最怕丈夫，倒酒的時候，不會被乾淨的桌布上落下一滴來。

當桑尼脫跟一個十分無聊的有婦之夫姘居的時候，她有十八歲了。他是醫好桑尼脫臉部的醫師。父親知道了這種可恥的勾搭大叫起來：「小姐！你的位子在那兒裏呀！」醫生

爲了情理上的關係嘆了一口氣，送了桑尼脫四百個法郎的程儀。她就到了巴黎。夜裏在車廂上的時候她問自己道：爲什麼我幹了這件事呢？但是她不願回答。醫生說着很大嘆息，說些非常猥褻的話。也許她去作命運上的會見，是因爲這天母親接連有三個鐘頭罵女廚子：「煞看，這不是羊肉，是骨頭！」的厥故罷。

桑尼脫做了一個百貨商店裏的店員。他常常眼肚露着一塊青筋來工作；女販賣員想，這個人太放蕩了；但是實際上是因爲通宵看書的緣故。她從近代小說開始；想了解自己，後來愛好斯丹大爾、陀斯托也夫斯基、莎士比亞。環繞着她的人們的熱情她覺得不是生命的道路，不過是有趣的或是微小的角色罷了。以前一切不了解而因此憎惡的東西，感覺的沉悶，犯罪的偶然性，現在她認爲那是很鮮明的，正體的，合乎嚴格的法則的。沒有人生經驗，遠離人羣的馳仰仗藝術的幫助使她得到許多瞭解和成熟。

她並不像幻想自己命運似地去幻想藝術，她用來生活。書齋上或戲院裏的包廂中。店裏沒有顧客的時候，她輕輕地抖動着嘴唇，來扮演拉辛的女主人公或是愚笨的熱中幻想的鄉下姑娘。

在一個幽靜常進餐的飯館裏有個不很年青的演員費實總是跟她滔滔不絕地攀談。他們

氣投意合了；他們之間並無愛情，也沒有欺騙，因為二個人都是孤身和不幸的人。費寶琳心于桑尼脫的外表；這種女人到處都會有人瞧她幾眼的。她的夢遊病似的大眼睛給安詳的臉孔添上了迷人的特徵。好像，她只知道無可奈何，或者愛慕得發狂，或者憂鬱得彷彿一生祇能遇見一二次似的。後來費寶琳重視了桑尼脫的愁苦；彷彿這個像發瘋似的女子有着一顆慈善的心；她愛護着一個失敗的，好談的，不潔的演員，好像愛護一個嬰兒（他比她大十四歲）。她不愛他，但是她也從沒有想到她能愛某個人。她沒有把書上或舞台上東西混攪到實際生活裏。拉辛的女主人公是和愛地補起襪子來了。幾個月後她脫離了商店；費寶琳把她安插在「寶姆拿士」劇院裏了；她演了幾個小角色；受驚的女僕或土頭土腦的鄉下姑娘。她並不指望自己能有紅角的前程，但是劇院的氣氛使她快樂，在劇生活之中有這種轉變，她是很感激費寶琳的。

過了半年費寶琳把她拋下了，他和一個演小歌劇的稍有成就的女演員姘上了。他躊躇了很久，怎樣把這件事告訴桑尼脫呢，因為他害怕妒忌，叫罵，眼淚。但是桑尼脫總于聽到一種他的冷淡的自由，他凌辱地說：「你從沒有愛過我。」她回答說：「也許，你是對的。」費寶琳之妻有一個埋葬，庇普馬立波爾想創立一個「革命劇院」。他開始組織一個劇

圖，職業劇人不肯到他那裏去；恐怕新劇院站不住腳。有一次馬立沙爾在劇院樓梯上遇見了桑尼脫，立刻把他看中了。他請桑尼脫來，對她說，她很能為一個偉大的悲劇女星的；「什麼眼睛呀！呀！聲音！您自己就是聽不出來的……」馬立沙爾決定了「羊的起源」；他請桑尼脫做主角。參加起先幾次預演的人都說演得很好；她有愛和怒的直率。不幸有一個女演員桑伏格和「奧傑翁」的經理鬧翻了，隨怒氣沖沖的到馬立沙爾那兒來。她是一個普通的女演員，但是她的名字能佔到十幾行報紙的篇幅。因此她得到桑尼脫這個角色了。桑尼脫平淡地忍受了這種屈辱，還立刻同意擔任配角，初演之後她在自己小房間裏，重複地念着她在台上說不上口的稿白，一直讀到深夜。

「革命劇院」很快倒閉了。桑尼脫在夏天裏有二個月是在鄉下表演的；她加入了客串的演劇團，後來就厭倦了，又挨了餓，就進了「巴黎人」廣播電台。

劉西英認識她還是在「革命劇院」的一次試演裏，他立刻把她愛上了。這正逢着他醉心于革命的時候。「羊的來源」這幾個字彷彿像受驚巴黎的譁語似的微嚮着，而桑尼脫的嗓音給他們添上了堅實和重量，那是劉西英在大會裏或報紙上所找不到的。

劉西英使桑尼脫非常敬服，她第一次遇見了一個談吐像小說裏主人公似的人物。他的

顯于卑劣，關于肅清狂瀾的言論交連着頭髮的火紅色，面色的蒼白和急變的行動。他信任他，聽他的自白，順從他，倘使不是懷着愛情，那就是抱着一種精神上的敬仰。

在她的心坎裏很可能會產生愛情的；但是劉西英卻盡量把她推開了。她在她面前成了人爲的和空虛的人。要她屈身來遷就他的自尊心，那她是太年青了。當她每天聽見動人言論的時候她就懷疑，他是不具愛我呢？而劉西英却跟她越來越親密。他的感情真是令人莫測的；他愛尼桑脫是完全合乎自己的脾胃，他的愛她的速度快得像哲學上的現象，像杆情式的消失，像海外的飛鳥。他使有人對他說：「你爲他去死吧」，他也許會去的。但是當桑尼脫生病的時候，請他陪她到天亮，他卻說：家裏人都等着他呢，母親會生氣的；其實他乾脆想睡覺。

桑尼脫對自己說：他會跟奧賽一樣遺棄我的；她想她應該離開他，但是總沒有離開掉。她天性是個演場人：這種女人是不會自動走開的，祇有把他們捉跑。然而也許她的心坎裏還潛匿着一種從劉西英身上獲得幸福的渺茫的希望，一種天色的寧靜的，一種她的四周其他女人藉此兩生活的幸福的，渺茫的希望。

桑尼脫和奧賽，彼益信認，在那天晚上，劉西英竟有見着她。她打電話問管戲病了

。突然她又打電話叫他去：她要跟他談一談。聲音是激昂的。劉西英想道：安得萊！……他提防起來。他回聲桑尼脫說，他要到換衣室來看她，打算在「福蓋」吃晚飯。

桑尼脫不願到咖啡館去；她說：覺得不舒服，她要跟劉西英單獨的談一談。他堅持着不管。晚上「福蓋」集合了許多演員和作家，而劉西英他想讓人們帶着羨慕的眼光望着桑尼脫而讓他自己與風談。

雖然有報紙上的一段批評，但是劉西英情緒依舊非常好；他快活地喝了杜鵑，酒。桑尼脫沒有開口。他把自己的屈辱都告訴了她：

「懂不懂，「可疑」……」

她什麼沒有回答。看起來，她非常緊張地在想着一件事。劉西英忘記了共產黨的批評，也忘懷了鄰座羨慕的眼光，如火苦惱了他。他相信桑尼脫愛上安得萊了，決定趕快解決：

「星場一安得萊開展覽會。都說有非常美麗的風景：想去看畫展？」

「不，我不去。沒有心緒……」

則是這樣簡單。如此平淡地回答了，這使劉西英感到茫然失措：也許，不是安得萊的事？……喝完了一瓶沙勒爾，他又活躍起來，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把話又轉到一早就借有可

他的事情上去：

「總而言之，我明白爲什麼他們講『可疑』。我最近到一個共產黨員的家裏去過。他是『人道報』的編輯。一個小市民的作家。壁上掛着印出來的肖像：『思想家』羅亭……他的太太拿上來小魚，他就連聲讚嘆，味道燒得非常好。四個兒子，最大的坐着在預備功課，爸爸幫着他。你瞧見這幕情景了？當然這種人能投票，但是不過如此罷了。而當這種小市民……」

桑尼脫照例不去爭論。但是現在她陡然活潑起來：

「等一會兒，劉西英！一個人有了家，有了孩子難道不好麼？我對你說——我常常幻想着她呢。女子們看起來——這是寧願的。難道你不懂麼？！我有時候想，你也喜歡這樣的，不過你新不是這樣說法……沒有這，劉西英，不能生活：非常貧乏，非常孤單。」

「這是個性問題。也是時代問題。倘使有人要我成家，我寧願自殺，沒有別的。我用另一種方式生活着。也許明天因此而必需去死。現在說家庭是可笑的。你怎麼說？」

「沒有什麼。我告訴你我覺得不舒服。頭痛。給我一杯水，我要服阿斯匹靈。」

劉西英接着說：時代需要我們隔離，孤單和英勇，家庭的舒適——那是背叛的行爲。

桑尼說沒有表示。她的活潑消逝了。

他們默默地出來，由愛麗米大道轉到一條昏暗的小街上。在靠近藥房的街角上桑尼說忽然站住了。在照耀着燈光的窗口上放着一個綠色的圓球，落在玉綠色光線裏的桑尼說的臉孔好像死人似的。她鎮靜地說：

「我懷孕了。現在不得不找個醫生……」

劉西英感到刺痛的惋惜。他喃喃地說：

「也許，不需要……」

桑尼脫淚憤地哭起來：

「不，你把一切都解釋給我聽了，你叫我相信——」不是這個時代……」

劉西英立刻放心了，這使桑尼脫非常生氣。她依然用同樣的做作的愉快聲調說：

「別悲傷；這不是你生的……」

「怎樣？我不明白……」

「我出去寄信的時候。在維琪……隔壁有一個演員過夜，我的房門沒關上，門門鎖了

。一切事就是這樣幹了。現在你明白麼？」

她用手將住了一部出租汽車。他喊道：

「等一會兒！我送你去。」

「不必，時代需要我們孤單和英勇——你不是這樣說了麼？……晚安！」

劉面英立刻覺得索尼脫說的不算真話。濟濟？門門？太不合適了！但是也許跟安得萊……她在咖啡館裏一直望着他。他也……而且後來——她還問，為什麼不叫安得萊來……當然，安得萊！」

兩邊的塵可爾廣場彷彿像精緻客廳的鑲木地板一樣的發着光；汽車在藍色的柏油路上留下了橘黃色和紫紅色的痕跡。電燈好像是發光的植物。從推爾里邊來潮濕的泥土，樹木，春天的香氣。好像四周一切都爲了節日而建造的；但是一切都帶着輕輕的驚恐和疑惑。亂塗着胭脂的老嫗嫗在呼叫劉面英。他加速了脚步。突然在河邊停住了；他想起了索尼脫的眼睛——在藥房前……當立克倫世對劉面英說：「別爭了，我知道這是癌症」。的時候，他也有過這樣的眼睛。劉面英回頭跑到廣場上去；他坐車上索尼脫家裏來了。

她頭伏在枕上躺着，在哭泣。旁邊倒着一個花布做出來的大洋田田。索尼脫因爲受着侮辱而哭泣；怎麼能便劉面英相信她的笨拙的方法呢？聽爲了他一無感覺，孤單而傷心。

在媽的心裏有更大的苦痛，然而她不能因他而哭泣。這種痛苦不能用手句來表達，只有藉眼睛傳到了在藥房附近怔住了劉西英的絕望表情。她在早得還相信着幸福的可能性……

當劉西英進來的時候，桑尼既停止了哭泣；她搖搖頭髮，悄悄地說：

「你知道不知道，劉西英，什麼是最可怕的？我不愛你。」

十一

恩雷教授曾經對傑尼絲和米沙他們談起過他的古蹟的這座靜悄悄的城而現在大不相同了。從前街上常常有些年老的貴族們在優雅地閒談，加特教徒們捧着攤開的聖書散步，孩子們玩着小骨頭，而現在人們都在爭論着，做着手勢；說着：「人民陣線……革命……秩序……戰爭……」這些話。古老的牆垣，變得像令人肅然起敬的貴族的臉頰，彷彿抹上了胭脂似的，貼滿了各黨各派給傳單。佈告板的四周整天擁簇着看客，他們在觀察候選人們的辛辣的對罵。而旁邊古代教堂的大門上，長臉的教士在給罪人深重的人們賜福，石製的指環伸直着受驚的燕子。

有三個人爭着向保爾，狄沙手裏奪取着亞細亞的榮譽。其中二個人在四年前就

跟狄沙爭奪過一場了：一個是共產黨員奇曼那，他的職業是鐵匠，一個是退伍將軍克倫密格，當地貴族僧侶階級的保守團體中的僧官候補人，而他自命爲「民族主義者」。那時狄沙輕易地擊敗了敵手。但是現在他是很難纏鬥了，摩德傑賽爾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新生活報」出了保爾，狄沙的專號，三份當地報紙已經有二份被急進黨收買去了。可是近幾年來共產黨的地位穩固了。不聽辭令的奇曼那號召了許多聽衆。同時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競爭者：年青農業技師仇加爾，他和「火十字」有連絡，是個非常熱心的人，他由一家走到另一家，到處發着「金融家，秘密共濟社，猶太人」的優越勢力。於是受了標準價格商店的繁榮影響而蒙受損害的小商人們，負稅太重的職工們，認他們的生活受了外國人排擠的知識份子們，忿恨史泰維斯基舞廳案的年金收領人們，（狄沙在這個案子裏也插過一手）——這一些人都熱烈地向仇加爾鼓掌了。

開會像暴風雨似進行着，但於嘲弄委託人的狄沙常常感到自己是個受害的罪人，仇加爾經過流淚地指出史泰維斯基給他的一張支票。而狄沙却早已忘記不明不白得來的八萬法郎用「那兒」。他用拳頭敲敲桌子，吼叫着說：「這筆款子是指定給救濟殘廢人用的！」克倫密格堅持着說狄沙沒有道韜，廣泛地引證到西英的小書：「年青文學家在他父親家裏

看見什麼了！」奇楚那沒有提到狄沙的私生活；他却說着收買的報紙：「二百零」的地位。但長狄沙覺得鐵匠所說的正是他。而且呼喚聲也證明了這個懷疑。奇楚那一提出報紙的收買，人們就喊出「新生活報」的吼聲來；而談到「二百零」人聲響起，奇楚那便塞上他的嘴！」的呼聲。

狄沙彷彿因穩似的工作着，他跟成千的選民談話，問他們太太的健康，兒子發着牙沒有，女兒什麼時候出嫁。他答應替這個城市造一棟新橋，開闢二個馬路公園，答應老百姓——年金、獎章、官職，酒主人的地位。他在酒攤上跟連續第或楚里奧的紅鼻子信徒們一起飲酒，敬祝共和國！就祝勝利！」他在大會裏曬吼着，寫着傳單，繕着報紙的稿子，思索着酒刺盤。他有十六夜沒有睡覺了，在宴會裏弄壞了腸胃，也忘記了鮑立脫的選票的價值了。有個最大的咖啡館成了「保爾，狄沙候選人的永久值日室」。狄沙在那兒忽而把鐵表，忽而把自來水筆，忽而百來個法郎給宣傳員。他從巴黎聘來二個田場報告的上議員。香樂會裏歌女也唱用這樣幾段小調來：

我們不需要呼喚或與氣人。

我們是中庸政策的擁護人。

早晨喝咖啡，晚上談戀愛。

保爾、狄爾又要上選！

狄沙的最要緊一張牌是藏在最後面；恩東寡婦。他的兒子，小公務員，因為浪費公款判了十年徒刑。恩東判得不公允，狄沙替他翻了案子。因此這位寡婦在大會裏流着淚叫道：「保爾、狄沙是個聖賢人！」

晚上，計算選舉票的時候，狄沙立不住腳了；他艱難地飲了一杯植黃色的果子酒，想安一安神。他忍受不住這種緊張的生活了。他退到窗口前去。廣場上擁擠着連連打着呵欠的人們；他們等候着開票。狄沙看見一個很像傑尼絲的女郎，他打了一個冷戰。他爲什麼要從事這種可咀咒的政治呢？誰勝了，還不是一樣麼？仇加爾或人民陣綫？這都是謊話；跟妻子一起守在窩裏，看着傑尼絲，到美人兒飽立脫家裏坐個把鐘頭，這才是生活呀！演說或口號那是多麼苦操，沉重的工作！

打呵欠的人都大搖其輿，這次選舉並沒有給任何一個候選人絕對多數；一星期後還得來一次再投票。跟上一次選舉比較起來狄沙差不多得了三千票；克倫密松也少了一些；共產黨勝了；仇加爾得了第一位。

於是大家猜測起來。倘使這位將軍爲了使「火十字」有利起見自願撤消候選權，那麼很可能票子會落到仇加爾那方面去的。奇幾那會讓狄沙便宜麼？中庸分子投誰的票呢？人們坐在咖啡館裏計算呀，計算……

狄沙氣喘喘地打了一個呵欠。他以為今天都結束了，明天可以到家了。可是還得在此地再過一星期。他抽煙報紙太太說：「再投票星期三到擁抱你傑尼絲劉西英」。星期三之前他一定可以弄妥了……面前是個苦悶的一週。就說共產黨答應投他的票，那也得看機會：六千對六。但是共產黨難道能答應了？他們恨極了狄沙。

晚上決定性的會議開始了：急進黨人邀請共產黨人。會場裏的人們熱烈地在鼓噪：奇幾那將說什麼？狄沙宣布開會了。

「諸位，謝謝你們的始終信任。我要請一切尊重共和國人，一切服膺和平專制和社會正義的人，一切反對社會教育的人投我的票……」他剎那間靜默了，然後大聲說：「這正是投人民陣線惟一候選人的一票！」

然後奇幾那說話了：

「共產黨是不會收買的，不會利誘的，他們是木子理智，出於良心。在上一次選舉裏

我們得到六百票。而現在是二千三百七十票，這是什麼呀！這是力量。我們應該攔住法蘭斯仇加爾和克倫密松的去路。狄沙答應做人民陣線的擁護者。好，我們都投狄沙的票。法蘭西正處在危難之中；外來的危機和內在的好潮都在滋長發展。一般亡命之徒常常替奧大利人，凡爾賽份子（註三十七）替替魯士人搗毀。祇有人民陣線可以挽救法蘭西。人民陣線萬歲！法蘭西萬歲！」

於是大家舉起了拳頭來表示回答。

狄沙站起來了，像戲子似的鞠躬了。他不知道他是喜是惱。他憎恨仇加爾，也憎恨奇幾耶；暴發戶，黃口小兒！共產黨決定投狄沙票了，這當然是成功。但是誰知道工人不是聽話呢？他聽聽見有個人說：「投這個混蛋的票？……」即使擁護奇幾耶的人都投狄沙的票，仇加爾也可能得到二三百票多數的，不得不計算中間份子的票數了——狄沙公開地交結了其黨。傑賽爾這個死胚，他頭什麼念頭？他靠什麼發財的？靠法國的腐爛？而狄沙淚如湧泉……

沒有等到散會，狄沙坐車到旅館去了。頭痛得使他皺眉。有個看門人攔住他說：「有位先生來問候您。他在吸煙室裏等着。」

狄沙嘆了一口氣：又是一個年金的愛好者！……可是他所會到的倒不是向他逼金的選民，而是議員盧燕，勃立推爾。

狄沙驚惶無措了。這個訪問是什麼意思？狄沙跟一切議員都很好，不問是左派或右派。他也跟勃立推爾相友善。在另外一個時候他一定會假裝假眼歡歡喜喜地叫起來：「好朋友！好的？尊夫人怎麼樣？……」然而現在他覺得自己在惡罵的戰場上。他這能認得見仇報讎的侮辱：「那末支票呢？……」這個厚顏的測量員突然要求更精細部皇宮的狄沙被請？勃立推爾可以不必來！

大家都有些畏懼勃立推爾。他是以自信仰者而出名的，他有一個老運動家的外表；身長一八五公尺，挺直的姿勢，紅紅的，常常是火燒般的臉孔，灰色的頭髮，短短而整齊的鬚鬚。他是受過嚴嚴的軍人；右手缺了二個指頭，這種殘缺交連着勃立推爾的風度。他談吐枯燥，含糊其詞；說話不於命令。當共產黨一站上講壇的時候，勃立推爾就會被腳後跟；他說，他不聽這段人的嚷叫。他不參加股份公司，不經營金融投機，生活樸素；有人說他把一部份薪水化在宣傳上了。他所最愛好的事業是教育青年；他組織青年隊；訓練少壯，並利用宣傳極力誘導。農民王黨（註三十八），民族自新隊和憲兵；讓媽媽的乖兒

「……要行軍，聽命令舉手。也很晚討了一個白瘦的窮女人，養了一個五歲大的虛弱的和焦燥的兒子。好像這是勃立推爾的惟一弱點……」

狄沙站在門上不知道說什麼好。勃立推爾站起來了。

「好，保爾！你的臉色很難看，大概倦了吧？」

「是的，很……但是你到此地幹什麼來了？路過？」

「不，我從巴黎來的。你一定知道仇加爾，他是我的門生！他年暮，很不笨。應該幫助幫助他。」

狄沙生氣了。勃立推爾是來幫助仇加爾的。什麼，這是他的事！到狄沙這裏來真是太不合事理了，還惋惜他的臉色太壞。

「對不起，我要走了。我倦了。」

「等一會兒，我們需要談一談。不過不必在此地……我到你的房間去。」

狄沙到了自己房裏，解去領帶，脫掉鞋，就倒在躺椅上。勃立推爾敲門進來了。狄沙

……

「……再談了。我太倦了。選舉之後……」

「那不行，我知道你走了，我只要你五分鐘的時間。必需作個決定。你都知道仇加爾有較多的機會能得到勝利罷。他需要再得五六百票。但是我反對……」

「反對什麼……」

「我想選舉你。仇加爾是個伶俐青年，我們還用不着他。但是到議院也會吃了呢吧。他能比得上你嗎？你是政治家，富有閱歷的人，優秀的演說家，而且你有名望。對國家說起來你的失敗是一種不幸。」

「聽見了，盧燕，我不明白你。幹什麼這些恭維呢？難道你不支持仇加爾了？而他却天天把污泥往我身上貼呢！」

「何必介意這些話呢？現在不是還在預選期中嗎？你不是也誇讚了人民陣線！我很知道你在想共產黨。可是還不知道我們之中是誰更愛他們呢！我或是你。我希望你能進議院。讓他們認為你是保護人民陣線的主要的人，而不是商標。你只要說一個字就夠了……」

「一個鐘頭之前我已聲明擁護人民陣線了。……」

「那時候不在公開聲明。我……」

「只要你在……」

「我不曉得歌歌的人，」

你會相信我的。懂麼，保爾？現在國家不在乎政黨，而需要挽救民族！仇加爾應該退讓。當然也不能叫別人投票讚成你。他祇要自動撤消候選權就行了。二三千票會到你那兒去的。

「仇加爾的擁護人會選擇克倫密松的。」

「呀，老將軍麼？我知道他。笨伯，但是規矩人。我明天就去見他。叫克倫密松也撤消候選權。這樣一來你祇做了惟一的候選人。你是挽救法國西結的象徵。」

試練是這樣有力，狄沙開始一無意義地喃喃說了：

「象徵？你就是從巴黎來的？那面也很熱？我禁不住這個熱……」

勃立推爾沒有說話。狄沙連竭力思索都不可能了：思想是繁重而沉重，彷彿水裏的泥。他祇明白一件事：他又要做議員了！他喝了一杯水，用手帕抹抹前額。他的意識漸漸復原了。他對自己說：法國在危難中。敵人在窺視着……而內部有叛亂。我會做民族團結的象徵。事情不在乎商標，而在乎人呀！他不知不覺地忽而重復了勃立推爾的話，忽而重復着奇幾耶的話。最後他彷彿一個有人答應給他珍奇禮物的嬰兒似的柔弱地說：

「什麼，老實說吧，叫我說什麼呢？」

「祇要一個字」就是你答應。」
「那末很好……我實在並不會拒絕呀。」
勃立推爾緊握狄沙的手。

「我知道，你是君子人。現在休息休息吧。晚安！」

第二天狄沙醒來很晚。陽光已經透過百葉窗，孔雀色的老天鵝絨沙發好像是一塊塊小小的草原。狄沙從旅館裏出來，就看見一張才貼上去的告白：「桑，仇加爾敬謝自己的選民，為遵奉愛國者的天職，自動放棄候選權。法蘭西萬歲！」狄沙禁不住笑起來。他甚至對年青的賣花女睜眼；他一看見她，就想起勃立脫的頸子來。生活總是這樣好的！這一天早晨什麼東西都使他心愛：浪漫派的教堂，店櫃裏的吸塵器，市場上的買賣。他預備和一切東西接吻。這個仇加爾一定是位優秀的青年，可以好好地跟他一起早晨，談天，趣笑。可惜呀，狄沙沒有田地，否則他會讓仇加爾去耕種的。是的奇幾耶也是個誠實君子，老鐵匠，好心腸，多鬚的。這樣人能修理鐵鎗……事情倒不在乎商標，而在乎人呀！狄沙在每一張告白下都要站下來。人們在議論仇加爾的告白。有輛汽車夫從車子上跳出來，大聲朗讀了告白，然後吐一口唾沫說：

「醉，浪人！」

但是甚至這也不能使狄沙捕興。他笑了。他決定在廿天之內返回巴黎；必須和饒重脫歡敘一晚。他走到糖果店裏，替傑尼絲買了一盒糖。然後他進了小咖啡館，要了一杯皮貢酒。旁邊坐着一個雖說是大清早而喝上幾杯烈酒的人。他用包在報紙裏的麵包皮饅着薩雷。他對狄沙說：

「跟烏談談是很好玩的。可是選舉呀，選舉……」

狄沙機械地問道：

「您贊成誰？」

「我？我贊成自己。我贊成誰，也贊成烏！我不投票。都是吹牛！」

狄沙哈哈大笑起來：

「對極了！您要喝什麼？我來做東道。」

狄沙四點鐘走了，而勃立推爾在五點鐘的時候到狄、尼奧爾候爵夫人家裏去。那面每星期一總要聚會。次來都是些響亮的知名之士——生活撲索，然而研究魔法的破落的地主們。在他們團體裏還加入二個廠主，一位考古研究院的教授和幾位僧侶階級的人

物。僕人分別上着稀薄的紅茶和幾小塊夾肉麵包；候爵夫人是以吝嗇而出名的。平常來客們都是些閒談，但爲了合乎禮法起見他們也多化五分鐘時間說些外交政策或發掘古物之類的事情。因爲這個城市是以古蹟聞名的，當地所有貴族都會崇着考古學。但是這一天談話却轉到另一件事上去了——重選。克倫密松覺得自己是個英雄。他是個好打不羈，然而不己的病足放在前面吼叫着：「永不可能！」

勃立推爾在茶杯裏用茶匙攪搖着說：

「老朋友，在既成事實，最好是退讓。」

「永不可能！我不是仇加爾……我知道狄沙會上選的，然而還有比勝利更光榮的失敗呢。」

「不必生氣。給您二千票會把狄沙打進我們敵人的陣營裏去的。而且他是個誠實君子。」

大家都鼓噪起來了：

「旭丹的朋友！記住史泰維斯基事件呀！」



「秘密共濟社！他不在大東方」的巢穴裏。」

「從賽爾的錢呢？」

克倫密松叫起來：

「誠實君子？你看過他的書嗎？無神論者。最壞是犬儒主義的人！『反宗教的學校！』從這個學校裏出來的人都是些什麼都能說得出口的流氓……永不可能！」

勃立推爾懷着一種異乎尋常的興奮說了：

「我們老實談一談罷。我們的國家是走到革命的前夜了。人民陣線會把法蘭西捲進戰爭裏去的。就說我們勝利了。也就是說民族勝利了，這種勝利對我們說起來是失敗。狄沙反對宗教教育？那可以聽他便。然而現在正是一個人患了急性肺結核，而自以為是傷風的時候。狄沙不是共產黨。我昨天見過他。他對我說明了一切。明天人民陣線就會取得政權的。倘使不能阻斷射擊阻止它。那未必經設法使它內部炸起來。十個狄沙就能辦到了這件事。爲了挽救法蘭西我不但準備和狄沙聯合起來，而甚至也和外國人聯合起來。是的，你聽我說！倘使明有人對我說：革命無法避免了。我會回答：『打開國界，讓敵人來維持秩序。』」

靜寂統治了空間。狄·尼曼爾候爵夫人喃喃說：

「您說得太對了。勃立推爾先生！然而這是陰沉的？……請位先生，這是如此的陰沉呀！……」

她把糖秧掉在地板上了。

十二

狄沙決定把自己的成功在吃早飯的時候說給家人們聽：當他們面前飛騰起美味菜肴的香氣的時候他特別愛談政治。

「情形是非常險惡。他加爾放出惡劣的謠言來。又是『個史壽維癡毒！』劉西英，你可以快活快活了：你的小冊子在那面風行一時。當然，因為我的緣故……克倫密松天天拿起來引證：『寵愛兒子！』小媽媽，你那裏弄來這樣可愛的鴨子？在蒲亞曼他們給我燒煮美國式甜蝦，這比龍蝦呀！……然而共產也不落後。他們把我放在這『火力下……』自由，和平，『總而言之』不負責任的惡宣傳。結果是重選。我想我要疲倦得倒下去了，而

且是這樣的頭痛。傑尼絲，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你應該到清潔室去！浪漫派的教堂。牠們全是一式的！女聖母像真遠……我計算一下：倘使共產黨撤消了候選人權，那末權會相等，就是說成了單和雙的輪流。但是謠言來了，他們又要投計幾耶的票。總之劉西英的朋友是，很會同情我的。沒有辦法，我聲明我是人民陣線的候選人。于是都喝采了。甚至舉起拳頭來……老實說我受不了這種手勢……妙極的平鳴子！第一個海角繞過去了；共產黨聲明他們投我的票。但是這時候右派立刻叫出了喊聲：他們要動員一切了。然而機會是相等的：紅的和黑的……」

他咬着鴨掌不說話了。劉西英說：

「你總打敗了法西斯。這是國家的運氣……」

「等一會兒！你根本還不知道到底怎回事哩。你猜一猜！這像戲院一樣……小媽媽，給我點兒生菜。你且吃吧？你連生菜也不吃？可怕的飲食療法！喂怎麼樣。猜不着。凱加爾自動撤消候選人權了。現在我是唯一的候選人。這是民族的團結。」

劉西英忍不住了：

「你利用這個了？多學流！……」

狄沙生氣了：

「我瞧不出有什麼可恥的地方。一切黨派都會在我的身壯。這祇有驕傲。難道是黨團結是下流？甚至你的鐵匠遺老說：『法蘭西！法蘭西！』哪。你，老弟，落伍了。」

早飯是不歡而散了。親人們都不瞭解狄沙。妻子瞧着氣。傑尼絲不去聽他，吃着或逗着小貓玩。而這般遊手開漢大概在想新花樣。狄沙喝乾了咖啡，就到書房去了。

「我得辦點兒公。」

（都知道他早飯後要睡覺；美其名曰『辦公』。）

劉西英暗罵自己沉不住氣，他等着父親回來，想問他要五千法郎。桑尼脫必帶着手帕。而又沒有地方設法。什麼地要觸怒父親呢？現在父親是多麼和善呀。劉西英一想起桑尼脫的眼睛，也不多加考慮就進書房裏去了。立刻——好樣有人把他推進冷水裏了——他說：

「我一定要五千法郎。」

狄沙沒有說話。劉西英悲傷地說：

「我不願意你生氣。別生氣！」

狄沙躺在椅子上。侮辱使他的烏臉更發尖。額上滲出粒粒的汗珠。他瘦小蒼白彷彿是個死人。

「你要五千法郎幹什？玩什花樣？」

劉西英沒有出聲。狄沙看看他，就過身去。正是個無所不爲的人！狄沙的叔父也是個紅髮的人……家裏沒有人說起過他；他偽造出納課的圖章，判了四年牢……

「反正一樣……拿去罷。」

他站起來，開了支票。劉西英出去了。

狄沙又躺下來，決定想用睡覺來安靜一下；但是思想阻擾了他。他受到了一種憎惡，彷彿勃立推爾來看他的那天晚上似的。劉西英以爲，他不反對從勃立推爾手裏接受禮物？當然反對的。並且也反對和共產黨相親近。修理銀鎖麼？請吧！但是決不跟他們一起來決定國家的命運！這都是些混蛋！生活爲什麼。生活難道不是專爲的把戲麼？雙和單的遊戲。在下院，當他們投票信任政府的時候……有多少『贊成』或『反對』票決定着一個人的前程。陪審官麼？砍別人的頭或不砍呢？是的，這要看無聊事情；狄沙的話是不是感動

了那個小商人。綽號不。那末早晨四點鐘叫醒過來，給杯羅姆酒，就砍斷了鬚子。這是彩票呀！大家都明白人民陣線是種怪物。但其他不會維持一年的。之什麼東西也不能永久存在。腐爛了！化了灰塵！一切都四崩五裂。那特吓的一口唾……晚上他到鮑立脫家去。鮑立脫也要死。一切都毀死。

現實的不可倖免的崩潰的思想使狄沙安冷了。書房裏傳出來變成唇咬的低談聲。

劉西英對傑尼絲說：

「無論如何，這總是下流的。他跟共產黨在一起，又和『火十字』在一起。這樣根本談不上榮耀，簡直是沒有廉恥。」

「我可憐他，這幾年來他老得多了。」

「那有什麼奇怪？鮑立脫當然能夠送掉比他年紀的人老命的。」

「劉西英！……」

他看着她，想起了索尼脫的眼睛。呀，這些陰險的人！……而索尼脫不愛他，她自己也承認了。是的，為什麼要愛他呢？……劉西英說：

「你也一樣要可憐我呀。父親也許會死，而我不死，也會困死。」

晚上狄沙得到了樂分樂起；他獨立脫家，後來他們在「馬克爾橋」晚餐。狄沙懶洋洋地跟着探體舞；舞女的脚忽而提起，忽而下落。這在他們看來就是生活。他喝着香檳酒，一杯接着一杯，然而沒有醉。白天裏的沉思還沒有過去。……

他到二點鐘才回到家裏。妻子，跟平常一樣，捧着牌交下卦，肚子上放着一個懷爐。

她一看見狄沙就放聲哭起來。

「好，你來了……這樣痛苦呀！」

「這會過去的，亞美麗！醫生說，這是很快會過去的。」

「不，我知道，這不會過去的。現在我很快就會死。」

「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笨話？……我見過醫生了。這病能治得好的。你祇有忍受一切……」

「我何必活着呢？我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了。今天爲了你的到來，我起來了，你瞧，

又壞了……我不怕死。我怕別的……你什麼都不信……但是總有報應的……我不願在孩子

們面前說……跟共產黨在一起！你怎麼能……？昨天我看報上說他們幹出來……他們在馬

路燒毀了八個教堂。這是畜生！而你是我的丈夫——居然跟他們在一起！」

狄沙脫去衣服，躺下了，那時祇回答說：

萊京士（指一千一）

「你以為我不反對嗎？反對的。政治是醜惡的勾當。最機倒要好一些。但是你想想呢？我跟你是不需要錢的。總能活得過去。孩子們也對付得去。天交在我手裏拿去五千。備位不給他，他能殺人的……你想過傑尼絲嗎？她多早晚可以談戀愛的。我不願她完全靠着丈夫。她有驕傲的皮氣，沒有錢，不能忍受。你總知道的。無非我多說了！我也很不舒服……」

妻子吻了他的前額，把燈捻熄了。

狄沙仰面躺着，望着黑暗。他知道他沒有睡着。幾點光點向上升起來，好像香檳的泡沫。旁邊他的太太輕輕地呻吟着。他低聲說：「亞美麗」，她沒有回答；她在睡夢裏呻吟着。狄沙感到恐怖、亞美麗很快就會死去的。他也會死。那沒有什麼……！……他想起了他們怎樣把打死警察的拉羅世的頭砍下來。這是秋天的事情。在阿拉貢人行道上腳下的黃葉沙沙響着。太陽是大而且紅。拉羅世喝了幾杯酒，捧着酒杯說：「完了」大們都以為他會安靜地死去。但是當他們把他往斷臺上搬去的時候，他總也不肯。他像個醉鬼一樣，而總發狂叫喊。佛德村士亞德狂呼他惡毒。狄沙現在頭暈目眩，他感到抽樣。而帶

點遊是向天花直昇……亞美亞倒好！她相信地獄——這也是出路。讓它去——這是痛苦
誰要自己明白！——然什、梅獄也不會有：墳墓、冷寂、空虛。狄沙忍不住喊起來。太
難了！

「梅獄！梅獄！」

他抱拳似的鞠躬說：

「梅獄是什了。」

十三

朱里奧說他是吹牛大王，而彼益耳崇拜得五肢投地的奧仇斯脫，凡爾好像一個闊的
好教授。從他的鼻鏡上，寬邊的黑帽上，對於心理分析的嗜好，修辭的音節上就說明了
他是上代的人了。

凡爾出生在沙龍，生在稱爲「可怕的」那一年；在他的搖籃上飛過去普魯士的榴彈。
凡爾的父親是位忠實的共和主義者，爲了反「小拿破侖」的演說坐了二年牢獄。奧仇斯脫
早年就聽見馬拉（註三十九）、勃倫克（註四十）、特萊克柳士（註四十一）的名字和關

于社會主義革命的論爭了。

凡爾在巴黎進了歷史學院。他想獻身于政治鬥爭；但是突然愛好了藝術——這是年齡關係，也許這是時代關係。這位年青大學生常常在拉丁區咖啡館裏遇見老凡爾林，有一次老凡爾林在說着酒話之間突然掉出來幾首彷彿像隻衝傷在電線上的渡海飛鳥的叫聲似的詩篇。于是凡爾出版一冊模倣性的，但是不無天才的詩集。他在報上刊了幾篇關於沙龍的報導，想做個批評家。但是特來克斯（註四十二）事件抓住了他。他成佐立斯（譯音）生了。他是個天生撲實人，他能做任何工作：替小型雜誌寫論文，指摘尊僧主義者，到各窮鄉僻壤去作反軍國主義演說，用着帶顫的聲音要求男女平權。利用空暇的時間他讀了很多書；對藝術依舊感到興趣；同伴們開玩笑叫他「我們的雅典人」。戰前不久他被推選到議院裏來了。這卻好和凡爾的結婚相配合；他娶了一個女醫生。議院裏的人都不讓凡爾作重要演說，但是他在各種委員會裏都有工作，他自認是文化問題的專家。他出席過國際會議，他在那面認識了列寧、倍倍爾（註四十三），蒲立哈納夫（註四十四）。他堅決地相信社會主義者在競選中得到了多數後一定會實施偉大改革方案的。

然而代替它卻是個爭的爆發。凡爾毫無痛苦地忍受了戰爭，彷彿忍受了自己幻想的死亡。

。然而他這幾年與幾位伏爾特會議（註四十五），他說，「民族不應該和勞工階級對立的！」關於「神聖同盟」的談話使他又氣惱，又感動。他祇限于反對過嚴新聞檢查的或提出不經法律手續而槍決的抗議。

戰後的暴風雨的年頭到來了。凡爾賽呼俄羅斯的革命，但是批評共產黨說：「我們應該走自己的道路！」戰爭使他更加深了對流血的憎惡；他相信人類是朝着世界進步的大道上走的。

他成爲社會黨領導人物中的一員了；這是年齒和博學促成他的。他的心靈枯竭了，老了。他的妻子死了；女兒們出嫁了；他獨自住在一幢寬大的不很舒適的，彷彿像個畫展覽會似的住宅裏；他依舊喜愛寫生畫。他常常體驗着孤獨中所需要的事物。他在阿伏爾有座滿牆掛着紫藤花的木屋。那面他坐在粗燥的板凳上，傾聽那雄鷄的啼聲，或青蛙的叫聲。從下院開會回來的時候他坐在偷懶所畫的女兒肖像前，他愛玫瑰色的，溫暖和甜密的，彷彿梅漿皮似的色調。他對一切能破壞生活秩序的東西的恐懼影響了他的政治理解力。右派插畫家把他畫成一個口裏咬着刀的人，其實他是個矮矮的，按着習慣重復着陣奮革命爛套的守家人。

暴風雨突然像海風似的起來了。在人一生中還沒有找到自己地位的年青人，都往極端的黨派裏跑。二月的叛亂使凡爾吃驚。他憎惡洛克（註四十六）和勃立推爾這些後輩，他們殺害了國家的安寧。凡爾成了人民陣線的擁護者了；他甚至打破了自己長時間對共產黨的反目；他保護阿伏爾的別墅，藏書，議院裏的交椅。

競選的數夜他在大會裏發表了演講，他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了；近千的聽衆熱烈地歡迎他。起初他說到民主主義，關於假期照發工資，關於人民的和平；這位天生的演說家博得了羣衆的同情。穿過漂亮言辭的沙洲發出活潑的聲音；驚人的聲音更顯得堅定了。凡爾說到選舉中人民陣綫獲得勝利的鄉邦西班牙。

「愛斯馬度拉（註四十七）的農民已經耕種了田主的田地。寺院裏放聖堂的地方已經按上了二脚規和地球儀。工人們應該學習打靶來維護自由……」

近萬人的叫聲的回答：

「人民陣綫萬歲！」

坐在會場最高一層的有米沙和傑尼絲。他拍手，喝采；後來笑着對傑尼絲說：

「不是對他，是對西班牙……」

接着凡爾的是共產黨員立格勒的演說。傑尼絲叫起來：「我知道他」，這就是頰上帶疤，問她是那一區來的工人。

「諸位同志，事情不在乎這些投票箱。我們必得用胸膛來保護人民陣綫的政府。這不是說說罷了，而是件艱巨的工作。我們必須勝利，一定……」

凡爾緊握立格勒的手；這使大家都非常高興；好像上一代的人，幻想家都實行家都歡迎。不僅能犧牲自己，而且也能獲勝的人。

傑尼絲和米沙出來了。路上非常氣悶；雷雨快來了。四散在咖啡店露台上的人們在喝着啤酒，懶洋洋擦着流汗的臉面。

弗爾格爾街的預選大會不過開了一個半月，但是傑尼絲和米沙的談話彷彿像老朋友一樣。傑尼絲說：

「凡爾說得很好，但是他總欠缺一些東西……」

「因為他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不過我覺得他有自信，但是祇有一半。我瞭解這個，因為我也是這樣。我會自信地說和立刻說不下去……」

：我必需要考慮再三。決不像哥哥那樣。劉西英不是壞人。不過輕薄一點。他愛上一個女人，後來甚麼連她名字都沒有記住。他也這樣地抱着信念。而我一個連續的人。」

「傑尼絲，您是特殊的呀！我要說句笨話！請您解釋給我聽，這是怎麼回事呀！這件事我怎樣向您開口呢，這不是無聊嗎？那是因為什麼？您請說吧？好，夠笨了！我想告訴您一件事。不過您別誤會了……譬如說罷，我聽着，看着您，我就開始明白些了。這彷彿是一種藝術……我拚命努力，想要瞭解，爲什麼這樣興奮呢？這是自然，那也是自然。但是有的人談了之後，就忘了，而有的人卻使自己非常受感動。我覺得現在我瞭解建築術了。沒有馬雷。跟您一起也是一樣。還有什麼說的！……」

他滑稽地攤了一攤手，但是她沒有笑出來。

「米沙，不必談了。我立刻又想起別的……我要向您學習：生活，呼吸，談話。也許我會學會的……您說什麼？……『行動』。雨還有過去。」

他們跑到吵鬧的大雨下。人們都驚奇地望着他們：他們淋着雨走路，笑着。傑尼絲沒有戴帽子；辮子鬆繞在後面；穿着灰色的旅行裝。她的美麗是端莊的，可有點兒不時髦。米沙的眼睛顯得比平常更明亮。他們靜默地走到了傑尼絲的家；他們愉快地分別了。雨還

沒有靜下去；藍色柏油路上吹起大顆的發亮的水沫。散射着青草，田野的氣息。

……凡爾回家後，覺得剛才的高調唱得太過火了；他忍受了酒醉的屈辱。爲什麼他要說這種話。明天國家要他負責了。必得問問每個字的重量。帶着鄉村宣傳員的性癖是不能做關員的。

他決定要休息一下，坐在深沉的沙發上。他的前面掛着龐納爾風景：綠色窗簾下照得濛濛得像黃銅似的陽光；由畫布上走過去炎熱中午的寧靜。凡爾開始走進了靜止的，麻痺的世界，在那裏他渡過自己最好的光陰。

他的昏迷被一個托着盤子進來送晚信的僕人所打破了。凡爾懶洋洋地打開了第一封信，臉孔立刻變起色來。打字信上寫着：「倘使你敢統治法蘭西，我們要像燒死一隻老鼠似的燒死你。人民陣線該死！法蘭西愛國者啓。」

無頭信嚇坏了凡爾，他怕的倒不是死，而是責任。幾天後他得決策，下令，也許懲辦罪人。而他却不曾；他慣于分析批評，固執自己特殊的意見。六十五歲的凡爾體驗到了第一次受擁抱時的少女的戰慄。有時他認爲一切都是簡單的：他們在競選裏獲得了多數，聲明社會主義的新紀元……也許這也是簡單的？大戰前人們是比較柔弱和順從，他們不知

道那部隊，也不知道怎麼了。……我們好像燒死……老貝他的……是的，他們會亂吹：「挑撥，暗殺。跟在馬德里一樣……他們想把我隨聲沉在血海裏。那末誰是凡爾的同盟呢？在共產黨裏起見他是『好細』。共產黨開始時要求決定的步驟，向大衆控訴。『急進黨人呢？』狄沙看起來凡爾和立格勒是同盟，他是用怎……憎惡的口氣說出『馬克斯主義』這個字來，這已經聽夠了……凡爾是孤獨的。倘使今天他們向他拍手，那不過因為他彷彿像立格勒那樣說話。而當他開始行動的時候，喝倒彩的就是這批人。

這一切都算的是什麼呢？他能活得多久呢？五年，也許還要少點。他可以看看龐納爾風景畫，讀讀好書，到阿伏爾家裏去……那面有花鳥，異卉……一切多麼令人不解和苦寂呀！反而冷得這樣厲害！……不知道怎樣一來凡爾想起了童年的詩歌

和燈籠。

和像馬車似亂舞的思想：

去流龍去流龍
他覺得在這暖熱的五月風裏惡寒噁喘着他。

「羅倍爾脫，給我拿六夾來。」

僕人笑了一陣後，對女廚子說：

「預選競選的結果，應該氣都喘不過來，而他倒覺得發冷。」

十四

星期日晚上彼益耳到安尼絲宿處去。

「我們到馬路去走一走，」選票結果就要宣佈了。」

他因結局到來而感到非常興奮，他叫聲，揮手。

安尼絲不想走，她感到不舒服，而且她沒有參加選舉，可是她讓步了。

人流由窄暗的小巷向下往市中心流，占有了彼益耳的熱氣震動了全城。到處都可以聽

見問題，

們都不他們

彼益耳和安尼絲

在戲院裏布幕前一樣。再過幾分鐘白布上的名字和票影將說明了法蘭西的命運。也許，右

漲騰了嗎？……迷信的驚恐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謠言：什麼農民們害怕人民陣線，某州投票成法西斯，甚至說巴黎的紅色郊外由左派裏脫出來了。在布幕上一共只有幾個名字。第一批的巴黎議員。人們明知晚上還沒有選舉的結果，但是却爭看了一份。廣場彷彿是個市集。有人爲了加速時間起見引吭高歌的唱起『候爵夫人』來。有的咬着中國核桃。阿拉伯人誇讚山羊毛織出來的刺毛氈。晚上是炎熱的；左近的酒攤上異常活躍地在爭購啤酒和檸檬水。

突然傳出來了放聲機的聲音：

「多雷、莫里斯（註四十八）。入選……」

暴風雨似的聲音回答說：我們愛多雷。場上旋轉。『我們莫里斯萬歲！』的叫聲。雖然多雷的入選誰也不會懷疑的，但是第一次成功究竟使大家振奮。都唱起『國際歌』來了，現在人羣充塞了四周的道。警察們無効的想清街讓汽車走過去；然而他們沒有固執地街行執。因爲他們不知道，從那一方面着手好，只好無以爲力了。

「佛蘭亭·彼益耳。入選……」

「打倒法西斯！」

「槍斃好神！」

「勃魯姆來着：入選……」

「人民陣線萬歲！」

喝采聲和拍手聲混雜着笑聲。但是常常傳出愉快的喊聲，而且人羣裏很少爆發不贊成的噓噓聲。到十點鐘光景人民陣線顯然佔上風了。臉上已經做不起笑容來。關於右派入選的報道都報之以懶洋洋的噓叫。輕易的勝利成了一種魔術和奇蹟：好像大家都中了五百萬法郎的特種彩票。不是武器，而是小小的紙片挽救了民族危機。幾十年來的投票是一種呆板的禮法：不都是一樣？誰勝利了？急進社會黨還是左派共和黨呢？但是這次選舉是異樣的；它們產生在街頭上，在二月的石塊和鮮血之中，在示威大會的紅旗之下。大家心中所渴望的不但希望改革政府各部，而且還包括這五月晚上的自己的微末生活。在別的廣場上，再遠一點如：灰濛濛的里昂，活潑的馬賽，靜寂和冷清的里昂，海洋之濱，阿爾卑士山麓，一百萬的心都在興奮地跳動。

「凡爾，奧克斯脫，入選……」

聲音耳大聲喝采了。安尼絲笑着起。來 其他的人附和着他的叫聲。然而彼

「耳聽得遠遠不夠勁的。他生氣地說：

『要是共產黨走過，他們喊起來一定要響亮得多……』

『狄沙，保爾，入選……』

回答它的是鴉聲鴉語的叫聲：

『人民陣線萬歲！』

安尼絲說：

『走吧，我站不住了……』

他們走到馬路上，坐在一家小咖啡館的露台上，四周的人們都在傾軋地互相慶賀。

『安尼絲，你怎麼不快樂？』

『快樂什麼了，選舉狄沙幹什麼的？這個下流東西找過我麻煩……我不高興。』

『事情不在狄沙，這是一小部份。重要的是人民陣線勝利了。』

『你要知道我對這種事是處着什麼態度。我看起來生活正如你說的是『小部份。』

『狄沙？』

『不。是正直，真深。』

這一天的事情把彼益耳鬧得太困疲了，他不願爭論。祇是搖搖頭，陶醉在過路人的熱鬧歡呼聲中了。

鄉裏上坐着幾個兵；他們含醉狂呼：

「上校今天嚇得屁滾尿流……」

「是的，現在該收拾他們了……」

「怎麼你明天到斯特拉斯堡去麼？」

「後天早晨。現在那面，老兄，正是好季節呀。那面岸上一直在建造什麼；看得清清楚楚好像在手裏上一樣……裝着大砲正對……」

「報販跑來了！」

「號外！人民陣綫完全勝利！」

安尼絲懇求說：

「倘使可以，我們坐出租汽車走吧，我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到家裏她立刻躺下了。

「怎麼？受冷了？」

她幾乎覺不出來地微笑了。

「不……你別生氣，我沒有病。這樣必得……不知道麼？呆子！」

彼益耳總於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快活得在小房間裏跳來跳去。

「這是非常好的！知道有這樣一天！……我們覺得它是珍奇的，你看！它是一定的！也

許你要什麼？藥？橘子？」

她笑了：

「什麼都不要。到此地來。這樣才……」

她叫他的眼睛向自己的眼睛接近來，用手擋住了光線。

「這樣我們完全成一個人了……」

她笑了……感到輕快而舒適。

窗下傳出了歌音：「這是我們最後的……」皮爾維爾的貧民們進了何儂的小巷各自向自

己黑暗的惡臭的屋子裏進去了。今天人們見着了神話：不是美國的美女的愛情，不是劣等

劇院舞台上的仙境，都不是，而是關於自己的神話：有人爲了皮爾維爾而戰鬥，獲得勝利

了：現在他們將有幸福！

「而且決戰……」

安尼絲突然想起了咖啡館的士兵。談到斯特拉斯堡的那個人彷彿像嬰孩似的鼓着挑紅色的臉頰……安尼絲鎖起眉尖。她的近視眼顯得比尋常更孤立無助起來。

「你說彼益耳，戰爭不會發生麼？」

「不會的。」

「以後呢？」

「現在，以後，什麼時候都不會有。」

十五

人民陣線的勝利使居民大為騷動：他們談着行將來臨的罷工，危機和紊亂。志太們驚愕地在咕咕咕咕談着：「我的女僕立刻老起面皮來了！」小商人偷偷地藏起貨色來。大貴顯們謙遜地說：他們不服從新關員。「這是一個鐘點的回教主。」勃立推爾向「一切榮譽的法國人」建議將自己的住宅漆上民族的旗幟，用此來向人民抗議。在幾條街上牆前都漆上三角旗，有的是紅旗，好像不僅是人們——石塊也在互相攻擊。金融界是一團混亂。

都說資本要抽重稅，甚至說銀行民族化。資本家們趕緊把存款往美國逃去。只有傑賽爾保持着鎮靜。『在這樣時候您怎麼工作呢？』『嘿，有個裸體的銀行家問他道。傑賽爾回答說：『你倒說說看勃魯姆和色勞有什麼不同？我的天性也太粗獷了，在彷彿的色調裏是辨不出東西來的。』

傑賽爾知道了凡爾榮任開員，決定跟他作一次談話：『這是些孩子們，他們能做出大事來的……他打電話給凡爾：『我很早就想欣賞您的畫室了……』』

開大會的時候凡爾不止一次提出傑賽爾的名字；他說，傑賽爾是無恥專業家的典型人物，他喊叫軍事危機，而同時卻把鐵鑿土買給德國人。然而現在一聽到當前的拜訪，凡爾傲岸地想：傑賽爾總究選擇到我了！他記不起自己指摘的演說了；他現在生活得彷彿像個一切都在從新開始的少年人。他做開員還不到一星期，但是他不僅變換了另一種的理解，另一個的微笑，另一種隱忍着唱：連他的一切思想、手勢、說話也都服膺於新的情勢下了。

傑賽爾——他是一切都變得清清楚楚的。然而他卻視無睹，正跟他涉視吹噓一樣；他是蔑視言語的。他向凡爾慶賀：『……』

『親愛的朋友，我聽到你榮任這個位子，不禁拍手稱幸。……』

緊張的局勢在圖畫前消失了。凡爾直刺明白傑賽爾在細細地生氣，他們愉快地談論皮加索（註四十九）的灰色時代，烏脫里羅（註五十），馬幾色（註五十），的繪畫，一面看，一面充滿了驚心動魄的馬奇里央尼的素描，空面說：「這真是可驚的，在靜止的藝術裏能表現出它的極端，甚至為常來確是可驚的……」

傑賽爾由口裏取下烟斗，向談話者遞過去一個苦練的烟圈（他吸着便宜的香烟），突然說：

「現在您不得不放棄它了，那沒有辦法，是您自己選擇這種時勢的。譬如我，倒處成一個僑侍人。要是我處在您的地位，我覺得這是一種冒險。然而您並沒有冒險的權力。每種藝術都有自己的法則。政治不是說大話做小事的玩意兒。我在就選的時候擁護您，以後也準備幫助您。不過像我這樣人請幾個呢？交易所的先生們都恨恨您，文傑爾把您看成了強盜。『里昂信用團』的先生們認為您是破門而入的土匪。祇要您有一步不小心，他們會把您切成一片一片的。不必有什麼陰謀，也無需什麼謬論暗計。祇要法國吃您就夠了。您看那時工人們會唱出什麼調子來？不必提股票人了，這幾天一定是哭哭啼啼，凡爾

「您有美麗的勃拉克」（註五十二）：我不很喜歡他，覺得稍為枯槁些，不過這幅靜物，倒是一幅最好的：記得麼？勃拉克說：『藝術家應該用尺度來檢討靈感』。您必得用法郎價值來檢討社會主義的方案：』

凡爾生氣了；他問回答：『我們要禁止資金外逸，規定法朗的一定匯價，讓你們坐車去！』但是火花還不到一分鐘。凡爾想起了自己的責任。

『我們不需要互相牽制：政府的穩固是和平解決衝突的惟一機會。』

『當然，當然。這與國際局勢有關。我很希望您在這方面能利用我們共同朋友狄沙的經驗。』

凡爾幾乎看不出來地繃起眉來；他認為狄沙是自己敵人。但是傑賽爾並不去注意他的神色，繼續說下去了：

『我相信您能保持和平時，任何的讓步總要比戰爭好。』

凡爾破顏為笑了。他怕傑賽爾仗仗外來的危機開始以戰爭相威脅。但是不，傑賽爾贊成和平！凡爾緊緊握住他的手：

『相信我，在我執政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冒險！我不准法國的領商為黑人成億克人送

凡爾陪伴着客人，輕鬆地噓了一口氣，彷彿一個完成了艱難考試的小學生。當他健步爾是保護自己利益的。但是現在一切都混亂了。傑賽爾的利益和勞動者的利益合在一起了。他是個真正和平主義者。這樣說凡爾所代表的不是政黨，不是階級，而是民族……

齊勃萊請凡爾簽字：撤換在勃立推爾組織裏起很大作用的官員的命命。凡爾推開命令說：「爲什麼要跟一切人作對呢？」他開玩笑地又說：「我的朋友，必須學學管理四千萬的人呀。馬克斯時代無產階級能失去的祇是鎖鑰而征服的却是世界。現在我們能失去的是世界，而爭取的是鎖鑰。」傑賽爾走到街上，嫌煩地抖一抖身子。一切好像都非常輕鬆……

彼益耳相信這樣的凡爾！不是一個彼益耳，千萬的人！是的人們是愚笨的，大概因爲這樣他們才能得救。

傑賽爾得……家會議去。但是躊躇起來了；凡爾的胆小使他疲乏。他順着里伏爾曼倚步行走着。到巴……廣場的時候……他轉這一條橫街裏去了，看見了舞場的光亮的帳帘。他加思索就走了進去，消遣一……

拉手風琴的人熱烈地在奏老獨步舞曲。紙燈和綢布的花冠給房子罩上了戲院佈景的特

覺。傑賽爾的四周有水兵，工人，販賣員，僕役們在跳舞。

傑賽爾給樂手五個蘇想跳一週舞，他扶住一個湖臉雀斑的胖姑娘。她身上吹來廉價的香粉氣，她跳着舞，濕淋淋的眼睛溜轉着。後來傑賽爾請她吃醉櫻桃。

「您愛跳舞麼？」

姑娘好像是愛開談的。

「很喜歡！祇是不大可能。我在工場工作要做到六點鐘。而邊得料理家務因為他

們給我多少錢？五百五十法郎！這怎能活得下去？現在他們說及民陣線來幫幫忙了。

我們女工說，倘使不加錢，我們要罷工了。因為民陣線與誰都不願過老生活。

麼？」

傑賽爾從烟斗裏吐出烟灰來，把自己的不自然的肩膀壓到眼睛上，說：「命合……」

「妳麼！一定要改變。」

傑賽爾說：「妳們這頭髮的人跳得頭髮的太跳舞了，而且很頑固。」

只說：「妳們這頭髮的人跳舞。再會，得親愛的小姐，我要回家了。」

「斯尼」飛機工廠的罷工在星期六開始了。整整有一個星期工人們想和廠主談條件。傑賽爾答應提高工資，但是絕對拒絕工人們的其他要求。關於集體合同和報酬照發工資的問題特別使他生氣。他冷冷地回答道：「……」

「這不在討論之列。」傑賽爾說出了米盛西燕演說和說：「免的。這些小戰爭。不是由再大勝利而結束便最申納

傑賽爾知道隨時發生罷工是無法避免的。這些小戰爭。不是由再大勝利而結束便最申納

傑賽爾的獲勝而翻結，然而認爲失敗的。一方面並不捨棄報復的念頭。罷工者的要求可以隨

納到一點：減少工作時間，增加法郎；傑賽爾也認爲這是事之常理。他有千百種方法獲取

利潤。而工人祇能用罷工來增加工資。此外要看看勞動忍耐力量。倘使工廠裏堆積着煤期

的定貨，而在失業工人之中又很難找到其以備工人，那末傑賽爾只得退讓。倘使定貨很少，

黃色工人很多，那末傑賽爾會靜靜等候至四、五星期三星期過去。而罷工工人忍受不了。傑賽爾

餓，於是不得不饒着過去去。上江亞威轉他。登希德羅，召募新工人。傑賽爾在這種不斷的鬥

爭裏看出了生活的真相。他對自己的敵人。傑賽爾到同情，他也不覺得憤怒。只聽罷工工人們

人眼神線在大鏡中映出。手對手這天。勝則傑賽爾會俯首聽命。他信任他將會無天。的魂

靈活而漸漸之中。機轉就是他的老朋友。對面且凡爾的談話使他完全放心。這便個放火者或工

了救火員了！：熱辣的演詞並沒觸及。那條賽爾：何苦把五色火花當作災害呢？他等待着罷工

：因為工人們是很會利用于他們有利的形勢的。他準備迎接罷工，增加賭注。但是米沙所提出的要求使他憤怒。傑賽爾不是國家，他不過是一個企業家！倘使凡爾想送工人們到海

灘去洗澡，那就請！讓國庫來開銷，集體合同？

「不，米沙先生！我是自由的，而外人。您不想留在我的廠裏，這是您的事。我要不

要您，這是我的事。」

星期六工人們不做工了。一萬五八千名工人聚集在鑄造廠前的院子裏。立格勸說

「誰反對，請舉手。」

工人們之間也有些勸別人不要。罷工的胆小人：他們害怕廠大們的責罵，飢餓，破產。

但是現在迫得他們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胆小，所以只有憂悒地不舉手了，還有一個舉手的

他們向大門移動了。這時傳出了米沙的洪亮的叫聲：

「同志們！站住！……別走！……」

他站在運貨車上，把傳聲筒放在口上叫道：「別走」，彷彿像空軍團長的圓錐錘

響着：「別走」。

「同志們，倘使我們走了，他們會召集黃色工人的。我們必需留在工廠裏，此地渡日——一天，一星期，一月，一直到勝利為止。」

驚愕的叫聲起來了：誰也不明白米沙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這樣罷了嗎？」

「吃什麼？」

「警察一樣會趕走我們的！」

米沙又在傳聲筒喊起來了：

「食糧問題由委員會解決。我們向聯盟領錢。誰也不能把我們趕走，人手多嗎？我們必需分佈崗位。別讓煽動者進來。廠主室裏賄位先生可以回家，但是可不准他們再回來。可是老實話，同志們，這樣罷工還不會有過，我們要做個榜樣……」

米沙的朋友，年青的旋盤工柴拿爬到廠主室的房頂上掛起紅旗來，他喊道：

「要舉之旗！」

震撼全國的異乎尋常罷工是這樣開始了。

一羣羣的市民整天站在工廠附近的河岸上和街道上。三千名警察戴着鋼盔，帶着防毒

而且準備衝鋒。但是政府動搖了，警察們嚇得慌，倉皇跑到本國辦事處，警察們的妻女們，或偶然經過的行人，是吊胆。晚上女人們還是到工廠那面去了；他們帶來麵包，香腸，奶油，櫻桃……

柴拿來了足球，象棋，賽粉，吉太。柴拿的母親拿來了雞蛋和枕頭。柴拿跟別人……

「你想什麼了？不答應的？回家睡覺去！」

柴拿含羞地微笑了。

廠主室的工程師們之中，只有彼益耳是和罷工者站在一起的。廠主對他說：『心裏所

！誰也不愛臨陣脫逃的人。』彼益耳大叫道：『老爺，我的父親也是工人！』

柴拿一看見彼益耳便快活地想：『彼益耳都加入了，於是說我們要勝利了！』柴拿有

十九歲了，他們想着防寨，槍擊，旗幟。但是彼益耳對於空想也並不落後。一到夜裏工廠

變成了軍營；到處都設着防寨。彼益耳和柴拿站在大門附近。望望警察們的黑影，彼益耳

覺得他在作戰。敵人立刻就要衝鋒了……而柴拿輕輕地想：

「倘使攻過來了，怎麼辦？你有手槍麼？」

「有。可是不能打……必須問問米沙。」

他興奮得說不出話來了。「新生活」報上說由「斯恩」工廠開始的特殊罷工籠罩了巴黎；所有大工廠都罷工了，裏面藉着千萬名工人；百貨商店也罷工了，他們晚上燃着明亮的電燈，而裏面卻束手坐着女售貨員；咖啡館和飯館裏都坐着罷業的茶房；某部小公務員也宣佈罷工不上辦公室去了。朱里奧親自寫出聳人聽聞的罷工情形，他帶着非常激動的口氣說：「巴黎的賤民們都躲進愛文丁山（註五十三）上去了……」報紙上詳細敘述着巴黎的工人區空寂無人了；街道上祇能遇到女人們和孩子們了。朱里奧最後富含諷刺的結束了他的論文：「不禁令人回想起大戰當年，男人也遠離家庭上前線去……」

傑賽爾在郊外住宅裏渡過了二天。他一知道罷工，就取消了一個事務上的會見，掛斷了電話，坐在家裏讀奧維其亞。他在等候解決，請估工廠他覺得是多麼的不合理，他預料將很快會有結果；不是罷工者覺悟過來，都回到家裏去，便是發生暴動。星期一有人通知傑賽爾說罷工已經蔓延到別的企業裏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便坐車到了巴黎。當他的汽車在工廠大門前停下的時候，還不到九點鐘。站崗的年青工人攔住了他的去路說：

「局外人不准入內。」

「我什麼人是局外人？我是管理會議主席，傑賽爾。」

工人笑了：

「名字倒熟得很……但是您看不出來？傑賽爾先生，這使我們受驚過去，您就甭不來了，那時您必得坐在此地，一直到……」

「到什麼？」

「到傑賽爾先生讓步。」

他們倆都哈哈大笑起來。傑賽爾心裏却暗暗發恨：「這個不成機器的狗窩！好自由！倘使有人不讓他們回家，那末罷工先生會說什麼呢？……但是傑賽爾並沒露出怒意來：依然滿堆着善心的微笑說：

「您真是個聰明人，不過您必得讓我過去。」

工人派一個同志岡米沙要命令去了，五分鐘後回來說：

「可以進去，您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可是不准進工場——以防意外。」

傑賽爾拍拍工人背脊說：

「這樣說來，你們是解放主人了，好得很！」

傑賽爾走過了工廠管理處。快登報在他的後面，痛苦地嘆氣。

「那裏人都沒有了。」

「都走光了。星期六就走了。祇有留蒲先生還在這裏。請原諒，他是贊成工人的。」

「他看管發動機不？」

「對不起，留蒲先生也罷工了。」

傑賽爾高聲笑起來：「這樣說，彼益耳也決心辭職了……」

「叫留蒲先生來。」

傑賽爾請彼益耳坐，給他香烟，然後說：

「對不起，我打擾您了。可是我有個問題請問您。純粹是個人的：您怎麼樣，決定辭職」

永遠霸佔工廠呢？還是暫時的？我很有充分時間想領教領教……」

「誰也沒有佔據工廠。這是罷工。我覺得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

「說得很有趣！照您說法這是罷工？不，我的朋友，這是霸佔。您沒有想到我是重視

我的財產的嗎？我替法蘭西耽心：一次霸佔會產生另外一次。」

「您自己說過您是尊重別人幸福的。這些人想生活，想好一些的生活，自由些，快活

些，跟您一樣！」

的種種苦衷，我雖訴說，我們國家的幸福是飽受一種單純的意外毀掉的，這是不穩定的平等。現在一切都在倒退着。

「您對不過這要看您怎麼樣了。您要是答應條件，其本立刻可以陣亡。」

「我寧願等候……可能這對我來說這樣說來要我投降嗎？這倒不是我的專長。這也不合我的個性。我寧願等候……可能這對我來說不會像警察來干涉的。」

「我反陳述的，那末你來輪什麼了？當你們在破壞一切，你們不讓凡這事實施良方案。」

他……現在我可以……

……想起了畫片，精美的傢具，帶着鼻鏡笑着笑容的老頭子……

「您信嗎？您以為好就好吧，那我祝您成功。是的，我忘記問您……」

……現在我可以……

……他從來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的……

「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的……」

「他找不出話來了。」

「你沒有想到傑賽爾就是傑賽爾嗎？」

晚上大家決定開個音樂會，想讓罷工者娛樂一下。前一天米沙打電話給文化之家：要求幫忙。加·布，馬立沙，干馬四處尋找自己的演員。有幾個人回答說，有事。但是索尼脫立刻答應了。雖然經過手術後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元。

舞台佈置在工廠管理處的前面的小花園裏。四周盛開着素馨花。電燈上都套上花花綠綠的祇燈罩。音樂隊調整起樂器來。工廠的院子變成了紀念日的各省小城市的廣場了。

音樂會的節目是形形色色的。馬立沙爾誦了萊姆包的死兵之詩；辭句的魔力深深地感動了聽衆；琴場響着雀舞聲。後來有個歌女唱了一曲拉維爾的情歌；她順從聽衆要求又唱了一遍，她在紅旗和鐵片之間微微含着笑容。火夫情人唱了一首莫里斯希佛萊的小曲：「巴黎依舊是巴黎。」可是大家都齊聲高歌，狂笑起來了：不，巴黎已經不是這個巴黎了！現在換到索尼脫了。

她從沒有感到這樣的興奮。自從她在死呆的話筒之前有好幾個月不再重複說着廣告的刻板字句之後，她覺得現在的說話天才又回復了。她的大眼睛在燈光之間閃着光芒，她的聲音使人感動得落淚。她讀完了「羊的來源」的獨白。當他讀完的時候，一陣風吹動了。

的鼓掌報答了她。喝采聲壓倒了掌聲；這是喚醒了人民的風暴，奧維洪，她不是個舞員，她成了把這個民族帶上勝利之路的恩特路其亞的女英雄了。柴拿跑到戲台前叫起來：

「走呀！」

他不知道，叫喊別人上那兒去，幹什麼去；他祇用眼睛回答桑尼脫。而她卻悄悄地微笑。她疲倦了，但感到幸福。

彼益耳走過來了，拉住桑尼脫手說：

「您念得太美了！……您來了，那多麼好？您看他們是那樣子解您！這不是戲院的觀眾，這是活生生的人。可惜西英沒有來。他怎麼樣？有事麼？」

「我不知道。近來我沒有看見他；我們分離了。」

一剎那間桑尼脫感到沉悶起來；她想起了自己的孤獨，想起了她遷居的旅館裏的醒醒

小房間，想起了電台的靜寂和廣告的俗劣句。但是那時傳來了歌聲；工人們合唱着：「這是青年衛軍……」幾千隻手舉起來了。彷彿像一座見所未見的樹林，彷彿灣灣裏的桅杆

。桑尼脫不知不覺地在喧鬧和淚聲支配下也舉起自己孩子般的拳頭來。後來她嘆口氣，睡

在噬嚼着他。他全身都感觸到了死亡；大聲轟轟地在耳邊裏嗚叫着，物體的外廓向四面浮
飄去，酒精的氣味追逐着他不放。深夜裏他突然會在街上追蹤一個毫不相識的女子，因
爲他覺得前面就是桑尼脫。他在黑暗中看見了她的眼睛，愚鈍地重複着說：「我沒有錯」
彷彿桑尼脫的黑影在責問他什似的。他相信桑尼脫跟安得萊住在一起，他憎恨這個感鈍
的蠢家。世國的決心立刻到了他的心中，好像這是某種挽救的方法：我要避開已死的愛情
，避開文化之家的俗客，避開放債人！

然而出國是需要金錢的，而且是一筆不少的款子。劉西萊決定去探找幸福，現在他不
在牌上作打算，而在對父親的尊敬上找出路了。他細細地思索着，「什麼方法去感動父
親；但是事到臨頭的時候，他把一切都忘了，又信口胡說起來。他開始帶着粗魯的咒罵
說：

「你是一隻守財狗。」

狄沙的鳥眼望着他，沒有開口。

「我想出國。此地無事可做。也許我想住在美國。然而這樣一來至少要五萬法郎。」
狄沙憂悶地打了一個呵欠，突然向兒子說：

「我們到「馬克西姆」去吧？」

他們都落到女人們的迷魂陣裏了：縹緲的臉孔，嬌小的身材，雅美的晚服，芬芳的香氣……一個很像克立奧爾克入（註五十四）的黧黑女子，眨着大塊雪白的眼睛注視着狄沙。他自個地輕輕對劉西英說：

「美不美？」

劉西英點點頭。這樣一來他們倆一下子便接近了；他們覺得他們是朋友。香檳能使心靈緩和。狄沙想起了兒子的要求，說道：

「爲什麼你想走？此地正是你的好時候呀。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臨到革命的前夜了。」

「不，再來一次內閣危機就一切都完了。革命是需要人的，而這種人還沒有。現在我知道這批看客了……我向共產黨那面跑的時候我就有別的打算了。」

「原來如此！……我以爲你是共產黨哩。是的，劉西英？」

「你有什么高興的？我嫌惡你的世界比共產黨還要厲害，我不願妥協。」
整整一天的胸痛苦坏了狄沙，他喝了一杯蘇打水，爽直說：

「你有三十二歲了，而見地跟孩子一樣。我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做了無政府主義者，這還是可以原諒的。」

「那末這樣說來你是責備我……」

「我不責備你。這你在大選後就向我說過了：『下流』。但是你想沒有想過我得維持一家人呀；你的母親，傑尼絲，你？誰替你償付你的不妥協的？」

劉西英大笑起來：

「你。」

「你不喜歡我們的制度變？它是誰也不喜歡的。然而你拿什麼來代替呢？其他的東西還要更壞。你要相信我，破舊的輪床總比監獄似的泥洞好。即使是新的洞也一樣。你說『你的世界』，然而你是在這個世界裏生長的。你有散文作家的天才，你一定能從內部來暴露我們社會的缺點。共產黨能向你拍手，但是你跟他們沒有共同的字句。這你自己也承認的。現在必需做個結論……此刻是你選擇道路的時候了。」

「我是處在非常極端地位……」

「這不過是二極的不同罷了。我們喜歡一個人從怪僻開始。大戰時糧食是紅色的，

他不願和我談話……你想到外國去嗎？想！倒不如說，我不過日子，有幾萬錢，給我……都
在就選裏化光了。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機會。我坦白對你說。我不能向你提出別的……作家
是喜歡外交界的位置的。你瞧——克羅傑爾、拜倫、羅德里、莫洛……然而這我能替你接插的

。

「介紹給勃魯姆和凡爾摩？」

「爲什麼不是？……你不肯欺自己的思想：你能寫你所想的。一切。你立刻能解決經濟

上的掛慮。」

「劉西英，你便起身子來，彷彿吞下了一枚酸果。多麼討厭呀！然而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難道這是他的過錯麼？他想跟革命站在一起，而他們却不瞭解他，連桑尼脫都不瞭解他。嚴格倫世臨死時說：『劉西英，我覺得發冷：不是性冷，是冰冷的呀，呀，好冷！』有一
犬儒主義就活不下去。做外交家總要比依賴父親的錢，向他低身下氣好；感覺劉西英在生
活上粘糊一個證據的時候，一切人都會重視他，甚至『人道報』的笨蛋們也不能例外。而

桑尼脫呢？一樣是沒有的。桑尼脫和安得萊……

「劉西英惡狠狠地對父親說……」

「妳，妳，妳……」

「我也這……你究竟是我兒子。此刻我對它的感覺更深了。」——狄沙用餐布抹抹出汗的臉，低聲對劉西英說。——「我們叫這個男人見過怎麼樣？」

第二天劉西英與天濱有山門，吞了幾句……陰沉地看著屋。他不想活下去。吃中飯的時候狄沙說。

「小媽媽，我慶……你的兒子榮任……」

他斜望一眼傑尼絲住口。劉西英懷暢地說：「……」

「我打電話給凡爾。現在他正要我討好。就是這樣一齣喜劇呀！」

「怎麼一回……」

「三天後我要到西班牙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那面也……」

劉西英沒有對他說起副領事的事：在這種卑劣人面前有什麼可說的？他默默地伸過手

去。那時安得萊倉皇地問道：

「桑尼脫跟你一起去嗎？」

劉西英險乎掩不住錯愕的神色：這樣看來，桑尼脫沒有跟他在一起！他立刻高興起來：這樣很好！讓她一個人！……但走曼瑟立刻蓋住了一切。他回想到桑尼脫那面的一晚：布製的洋囿囿，空虛的眼睛，孤獨……他放棄了自己的幸福，好像飛走了手中的鳥，好像玩牌的時候因為打了一個呵欠，沒有把錢放上……劉西英失神落魄地望着安得萊喃喃地說：

「對不起，我頭痛……你說——桑尼脫……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十八

勃立推爾站在自己五歲孩子的床前，孩子瀟灑地呼吸着；臉上泛着發燒的赤紅。勃立

推爾的妻子低聲在哭泣。

「別哭了！但願上帝保佑，他會好的。」

「我說別把他放在冷水蓮蓬頭下。他正跑得混身是汗就……」

「算了！孩子必需鍛練的。」

天黑了，勃立推爾的妻子看不見他的眼睛；他站着，高高的，乾癟的，哭了；淚水從無神的眼眶裏洩下去的臉頰上流去。

勃立推爾是洛林人，他生長在貧寒的迷信的家庭裏；離他故鄉十二公里的地方就是國界。勃立推爾在幼年的時候就聽熟了關於別爾福（註五十六）被圍的故事，關於某上尉的愚昧和各州淪陷的事蹟。報仇雪恥的幻想像背誦基督教義似的刻劃在他的心頭上。大戰中他受了二次傷。他隨着先鋒隊一同闖進了麥次（註五十七），當勃立推爾的姑姑看見第一面法蘭西國旗入城的時候喜得昏了過去。從性格方面來說勃立推爾不像法國人；他受不住嘲笑，不愛激動的表情，不飲酒。他的過度好潔，迂腐和乾瘦使他在巴黎沙龍裏成了一個外國人。政治使他習慣了出名的罪惡；他不得不接受狄沙的夾囊裏的人物。但是勃立推爾暗中卻蔑視着國會裏的同事們。他跟軍人，小田主，神學教師做朋友。大戰後他相信「法

蘭西的復興」；關於這他的同鄉彭登爾已經說過了。但是幾年過去了，什麼都沒有改變；國內被秘密共濟社社員們統治着——白里安，賽里奧，貝立維。現在他甚至覺得這個代年中的社會活像淪陷了的天堂。勃魯姆、可特，凡哥把法蘭西帶到那兒去了？……二年前勃魯姆瞭解了惟一的出路是在于強迫的改變。于是他組織了秘密部隊。每隊由五十個人組成，隊員稱為「忠實者」，隊長叫做「鐵甲兵」。

到勃立推爾那兒去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幻想者和笨漢，自尊自大的賭徒和邪惡的報復者。當人們在他那裏可以見到自己的保鏢。小商人和職工都相信勃立推爾會把他們從破產解救出來。小掘窖，店員，記者幻想着得與他的幫助，可以出人賣地。

勃立推爾那兒有誰個沒有？凡科賽爾，飯館裏的茶房長之所以到勃立推爾那兒去的是他崇拜敬憐侶階級；他覺得人生好像一場和茶房、高脚杯和美酒相堆積而成的金字塔。弗羅里奧是一位性癖專家；他憎恨猶太人，所以他說他們誘走了病人，害他失去了麵包；他到勃立推爾那兒去，因為勃立推爾答應他應允他（計第十八）和猶太醫生都清除出國外去。大廳坊主鮑勃爾的兒子想恢復法蘭西過去所感信，要做個惟一的大使。做過第二局偵報員奇內，因為吞沒偵察費而開除出來，自認為秘密共濟社的犧牲者，他渴望着驅散

議會，被死良里奧。馬廉士克。莫老是拿着鞭子走路，歡喜混血種和瞧不起。他認爲編大框「忠實者」以僥倖是優良色調象徵。他片老問吳德害怕共產黨霸佔了他的買賣，打毀了貨色和吞沒了儲金。這一個紅喉，閉着的青年；每天清晨他要早操，專心準備廝教。地。電車職工與勃里尼。稀有的醜態，貧苦得像教堂裏的老鼠；有人說好像他被一個姑娘侮辱了；他憤恨人們，而看見勃立推爾就笑起來：這個人會領導秩序的！……

「忠實者」之中有不少是警察，「秘密隊伍對巴黎市長並不秘密，不過當局裝鸚鵡像好像什」都沒有看見罷了。勃立推爾爲了善惡他人且日起見組織了稱呼運動團體和同鄉會。幹這種事是需要金錢的，勃立推爾常常勸說大資本家，但是遭到了拒絕：因爲他說的不是宣傳，而是武器，他的過形露骨都把他们懾倒了。最近星期來的局勢鼓起了他的精神；以前認爲祇是內閣合流，而現在被罷工所嚇昏了腦袋的各種托辣斯巨頭們開始懷着一種憂慮，瞧那不安協的勃立推爾。

勃立推爾替病後割了十字傷，就忙忙地上「麥次同鄉會」去了。那面他得會見皮爾爾將軍。在大街上二旁店舖，商店裏燈。透明：裏面放着罷工的標語，標語四周塗着紅色花邊。對面商店前站着幾個打着「爲罷工子女募捐」的募捐額的人。有些過路人皺着眉加

快了脚步，有些把銀幣在投票箱裏。當一個女孩把募捐箱提到勃立推爾面前的時候，他站住了，整色具厲的說：

「我要把你們關到集中營去學學做苦工。」

皮加爾將軍已經等候着勃立推爾了。他是個瘦削的老人，六十歲光景，一雙騎兵的彎脚，掛着許多獎章，臉上帶着輕蔑的嘲笑；他瞧不起所有人：達賴第和甘麥林，英皇和自
己太太，戲院，報紙，競選。他祇相信勃立推爾：這個人是能拯救法蘭西和軍隊的。

勃立推爾問了：

「你們那兒怎樣？」

「都是些蛋和胆小鬼。他們怕勃魯姆清司令部。」

「士兵的情緒呢？」

「坏得很。共產黨到處活動。充其量我們祇能放慮軍隊是中立的。當然我不是說殖民地部隊。我正好能調出二個摩洛哥團到文西。」

「光是摩洛哥人是靠不住的。我祇希望『忠實者』。有二個可能性：或者總把武器供給我們。或者我們去拿他們給我們的。」

「誰？」

勃立推爾看住皮加爾，氣忿忿地回答說：

「重要的不是在於『誰』，而是在於『什麼』。六萬枝步槍，四百挺機關槍。除了我們的綱領：秩序和平以外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皮加爾想了一會說：

「不壞。我個人認為作這樣戰鬥要用自動步槍好一些。好，怎麼樣，您去拿吧。別混錯了。我也到兵工廠去收集去……」

「我們應該從局部行動開始，來失去政府的威信。凡爾想把合法的影子放在工廠的霸佔上。必得用少許血去混在他的言論裏……」

他們談了好久，而隔壁一間點着昏暗小燈的房間裏「鐵甲兵」克里內也在等待着勃立推爾。他打了呵欠，用挫子磨着指甲。在文化之家搗過蛋的克里內盲目地信抑着勃立推爾。他是青嬰裏的孤兒，是會向各州城市銷售整形器具的推銷員，他常常盤算着用什麼領帶去配一件翻新的，小心翼翼地厭得不平服服的上衣。他是這樣一個可憐愛漂亮的男子，他是幻想着美人愛情的怪物，是神經病的叫罵者，也是抱恨終生的一個斃命人。他是第一

「忠實者」的「鐵甲兵」，勃立推爾選他擔任戰鬥偵察的任務。

「後天早晨六點鐘，「忠實者」裝作失事工人模樣往「斯恩」工廠出發。要不顯痕跡到那面去。到了之後他和崗哨對峙起來。竭力使他們發怒。他使他們沒有發怒，就用槍指他們。

我認法叫警察走近一些。必須得事情鬧到真正衝突。像懂得我嗎？「忠實者」每人都領一張「基督工人同盟證」。他們不必知道戰鬥的性質。我就拜訪他，因為他沒有孩子……」

「一切遵命辦理，長官。」

克里內舉起手來，想再去。但是勃立推爾緊緊擁抱他。

「謝謝。」

勃立推爾回家是在夜間二點鐘。妻子迎着他說話：

「肺炎。」

勃立推爾有病後，就一直坐到天明。第二天他做了一整天工作。他想見傑賽爾：最好

「斯恩」廠的廠長宣佈招募新工人。但是傑賽爾漸漸不見；他害怕煽動。可是勃立推爾

把市長說伏了。決定叫警察站在工廠附近的河岸上。倘使一發生什麼衝突，他們就混進

去。勃立推爾在晚上又接見了克里內一次，檢討了一下戰鬥的小節目。

他又整夜的坐在孩子前，醫生說，治療的希望沒有了，但是勿立推爾相信上帝；他的嘴脣顫動着：他重復念着祈禱詞。

這是一個奇異的夏天早晨。花園裏小鳥們在叫喚着；牠們的呼聲還沒有被城市的鬧聲所掩沒。菜園主人的卡車轟轟地開進城來了。挑着長條麵包的女麵包工人也開始活動起來。

新鮮的麵包香逗得人們心靈舒暢。住宅的上層窗口裏透射着溫暖的紅光。「忠實者」一個一個地來到了柴維河橋。克里內的一下人數：四個沒有到。於是四十六個人分成兩個

小隊由不同的路綫往工廠出發了。

廠裏這天早晨，罷工的第十一個早晨和平地開始了。崗位上都換上了另一班人。夜

裏米沙睡覺了，現在他在洗臉，呼嚕呼嚕的把整個頭都浸在皂沫裏。大門旁柴拿想起了音樂會，唱起情歌來。盧登瓦醒來後在啃着麵包：不知道了什麼心裏想起了凡林的詩歌

來：「黎明看日的星星……」太陽已經照得很明亮了。有個老人陰陰地想着：「這是第

一天了！……什麼時候會完呢？……」有的說政府要用武力來肅清工廠了；但是米沙微

笑着說：「胡說八道！……」

爾

「柴拿！現在你來表演給我們看，米斯價格脫是怎樣下樓的……」

于是柴拿做出一個可笑的鬼臉，想裝出一個返老還童的老太婆的樣子，用手拉起褲腳，彷彿拉着裙子似的，開始走下太平樓梯來。忽然他喊道：

「那面是誰？……」

大門前擁着一堆人。

「開門！……」

「我們是來應召的……懶虫，滾出去！……」

「紅毛賊！……」

柴拿並不在班上。

「嗨，你們這些走狗！黃色的！法西斯！我要把你們都抹上松脂油！……」

現在有百來個人在叫罵着；很難分辨出他們的字句來。最惱怒的是克里內了。他跑近工人那邊去，迅速地在喊叫着什麼。他的臉孔抽搐得歪斜；他好像神經病發作了。米沙想說伙計們，但是並沒有生効：「忠實者」的蠻把大家都惹得發火了。

近幾天來米沙耽心着外來的襲擊。他把救火水管放在前門旁。最要緊的是不讓他們起衝突……他看着克里內好笑。一共有五十來個混蛋。我們一邊的人在和他們對罵……工人

們漸漸平靜下去了。「忠實者」白鬧了一陣。罷工工人懶洋洋地，甚至溫和地在罵。柴拿開始戲弄起克里內來：

「諸位，你們瞧，這是隻挨耳光的發瘋七面鳥……」

那時傳過來一聲槍聲。柴拿仰後倒在地上了。米沙把手槍從彼益耳手裏奪過來，壓住了羣衆的咆哮，大聲叫道：

「你敢打！放水！」

消防隊用水管把水向「忠實者」射過去。他們都逃散了。祇有克里內一點也不覺得，兇惡地暴跳着。後來警察來了，克里內才逃開去。

米沙站在柴拿身旁。他微笑着……而石上都是血。

「柴拿！……」

這個活潑青年的死亡是這樣不明不白。米沙突然叫道：

「打死了！」

他望望別的工人：也許他們會說「沒有」。但是工人們都脫下帽圍圍站着；米沙穿過霧氣看着彼益耳爲痛苦所抽歪了的臉面。

克里內走下河沿，跑到橋下，寒冷和受辱使他發抖。有一個流浪漢對他說：

「什麼，洗澡了？」

「克里內吐的向他吐了一口唾。他在太陽下坐了很久，因為無法穿着濕衣在城裏跑，後來他走進一家理髮店，理了髮，搽了香水，用油膏抹了頭髮，他再三可憐着：再來點兒。」

他用昏迷的狀態來麻醉自己，剪刀的聲音他覺得好像是香氣芬芳的花園裏的蟬鳴。當他

上勃立推那兒去報告時候，已經早晨十一點鐘了。他被引入到書房裏去。勃立推爾跪在

小基督受刑圖面前：他的兒子死了。勃立推爾一看見克里內就站起來：

「有打死的麼？」

「我打死了一個。」

「那末『忠實者』呢？」

「沒有一個打死的。他們用水管……」

「一個也沒有麼？你幹什麼了？現在一切都失敗了，……」

克里內不明白；他呆鈍地望着勃立推爾。回答說：

「我是一個鐵甲兵，我應該負責『忠實者』的生命。」

「你不拿錢甲兵，你拿雞蛋。」

勃立推又跪下了。克里內悄悄地溜出來。前廳裏有個女僕在哭泣；他對她說：

「您的主人是個偉人。而我大概很快就要完蛋了。」

十九

柴拿的殺害哄動了整個巴黎的報紙。左派報紙罪于勃立推爾，要求採取嚴峻的手段來取締秘密組織。右派報紙證明柴拿是共產黨殺死的，因為他贊成中止罷工。「晨報」上刊出了一篇哀悼不幸少年的論文，說他尊敬年老的母親，共產黨把他處了死刑。祇有新生活報對於這件血腥事件分出了一小角的位置。米里奧寫道：「無論誰為兇手，我們非難暴行，我們要呼籲法國人民走上國民和平的大道」。這是富于詩意的，對誰也不負責任的話。

過了二天柴拿的殺害在國會裏開始辯論了。勃立推爾提出了質問。大家都等待着這場大亂，旁聽席上擠得人山人海。會議還沒有開始，國會裏就起了難以形容的吵鬧：議員們熱烈地在互相叫罵。主席克里奧用尺敲着桌子，好像一位生氣的教師，後來他抓起鈴子。

滿地噓道：『別吵！』

『別吵！』

直到台下來了。但楚當物立推在講台上站起來的時候，又傳出了一陣咆哮聲。

『殺人犯！』

『殺人犯！』他們喊着，在講台後叫，衛兵們害怕打起架來。按着搶站着。而哀里奧已經累得精疲力竭了。

『吵鬧聲總算靜下去了。』

物立推開始說：

『誰叫我殺人犯？槍殺無辜的人的殺人犯是用血來洗刷的共產黨……』

『誰說我殺人犯？』他繼續說下去。『是裁判員正裏的祇有幾個獨立的字彙……』

『可憐母親……無政府主義的統治……物立推無能為力……凡爾寬待了……』在政府席上

凡爾寬神落魄地在畫小船。物立推爾講詞並沒使他吃驚，因為他拙地在攻擊着政府多數。

凡爾寬正在想別的事，如何消遣罷了。有幾個黨進進退退，黨開始叫着不平。工人們固執地

堅持着自己的主張，而主人們又不願讓步。傑賽爾在思想着什麼……傳出了鼓聲和嗚叫

聲：物立推檢起文件走下講台來。

社會黨昨天就決定讓一個急進社會黨黨員在政府保護下出席演說，因為這樣比較要有外交手腕些。當主席介紹狄沙演說的時候，左派傳來了友誼的鼓掌聲。右派却沒有出聲。狄沙開始在緊張的靜默中開口了。他哭喪年幼的生命，責難想把國家引起內戰的罪人，誇讚凡爾登的保衛者，引用爾果的名句，議員們茫然地互相凝視起來。突然狄沙面向凡爾說：

『我要承認，政府聽任竊佔工廠，漠視暴行，在我個人很覺心痛。我是以社會正義的擁護者，以人民陣線議員的地位來說這句話……』

狄沙的話是來得這樣的奇突，在第一分鐘內大家都弄得噤然無聲了。後來勃立推爾站起來，好像在大廣場上似的拚命地喊道：『說得好！』立時鼓掌聲震動了全場；右派和一部份急進社會黨員拚命拍起手來，哀里奧想叫議員們鎮靜；全婦無効；失敗的恥辱，對人民陣線的憎恨，最近幾星期來的恐懼——都注入這陣掌聲裏了，凡爾臉孔失色；因為一大半的急進社會黨員都下手了！人民陣線將來怎麼辦呢？現在說信任政府，然而大家都明白，將來他，非常珍重這枚苦果。

狄沙之後是北部某州州長，臉上帶有青筋的坑夫，共產黨員的演說：

「我們要求政府取締法西斯殺人犯的工作。必須調本議員勃立推爾的活動……」

右派的搗亂開始了。勃立推爾走了，但是他的朋友們不住地大聲呼叫。社會黨人呆坐會不動，好像這件事與他們無關；他們覺得共產黨的演說太過火了。最後哀理奧把禮帽一套；表示停會。議員們，彷彿是些喜歡下課的小學生似的愉快地跑到休息室或食堂裏去了。

急進社會黨召集了小組會議。有些議員贊成狄沙的演說；有的數說着國家的希望而背叛，數說着人民陣淺的第一條裂縫。數說着左派的陰謀。狄沙謙遜地說：「我想拯救人民陣線和我們的黨。」經過長久的爭論急進社會黨決定贊成和社會黨採取一致行動。表明肅清被煽惑工廠的願望。社會黨回答說：凡爾想和傑賽爾談一談。當哀理奧宣布勃立推爾的質問改到晚會上再行討論現在先開始研究獸疫防止法案的時候。坐席的聽眾都失望了。勃立推爾叫起來：

「諸位急進社會黨先生 凡爾等着莫斯科的訓令呢。」

有個社會黨員提起拳 向勃立推爾撲過去；勃立推爾伸手就給他一個耳光。毆打開始了。議員們把衛兵衛得七另八落。而哀理奧拚命搖鈴。後來議員們都跑進食堂去。都覺得

口酒要命。麥知會議的一共只有三十個人。他們在報告人的單調聲浪下也不過是看看報或寫信給選民罷了。

凡纏帶着沉重的心緒到傑賽爾家裏去。他蹣跚了很久：這種拜訪不會減低他的身份。他——人民陣線的部長，要去向一個最近還支持過獨立推爾匪徒的穩秘的金融家低頭！但是怎麼辦呢？罷工像水圈一樣越展越廣。也許法蘭西全國會罷起工來。罷工運動由巴黎傳到了各省。公共汽車停駛了。商埠上的輪船不開了。每天帶來了新的禮物：一會兒演員們佔住了戲院，一會兒出納員閉上了出納窗，一會兒看墓人掘開了墳墓。做主人的堅持不讓；有些還說：『這樣更好，都到魔鬼那兒去罷！』國家的生命是麻痺了。無論如何傑賽爾是資本主義的最好代表。必需跟他試談一下，瞭解他的玩意兒。

傑賽爾同情地問道：

『身體好麼？』

『謝謝。我非常疲乏。』

『是的——領導着這樣的罷工。』

『我的苦惱跟您一樣。我們必須談一談。您說罷，您要向我們提出什麼？』

「好友朋，您是部長，我是小百姓，我等侍着您的命令呢。」
尼羅想起身出去；但是責任的意識戰勝了侮辱。他簡短地說：

「我不了解您的諷刺。」

「這不是諷刺。這是自衛。您自己說罷：要是我先要求和罷工工人清算，您會說，我們，三百家，攔攔了您在地面上建設天堂。我寧願靜候着。也許您是真的廢物家……也許不是。那時工人們會親眼看見您絲毫沒有變心，是的，您也不能變心。所以我什麼都不堅持。」

「但是今天狄沙要來肅清工廠。」

「我知道，知道。我們朋友狄沙有小伙子反氣。然而我願意等待。我不反對警察的步驟，然而總要揀用當時時間。您喜歡我的馬爾蓋畫麼？當然他要比您的差一點兒，然而這種翠綠的色調！」

傑賽把話轉到畫上去。凡爾心不在畫，他告別了。

他怎麼辦呢？傑賽的把戲是複雜的。看起來，他想擊倒政府的多數。今天有一半急進社會黨黨員擁護狄沙。就說，肅清工廠……但是那時工人們會擁護共產黨的。這是

(註六十) 甘姆倍脫(註六十一)。他忍受了一天演說的狂熱。他覺得自己是個勇敢的民權擁護者，真理的戰士。他說：「我在向逆水游泳……」

他回到家裏，感到疲乏，但是幸福的。妻子跟往常一樣抱着爐竈坐着。劉西英不在家；他在喪身之前狂蕩去了。而狄沙很想對誰說出自己的凱旋；他往傑尼絲房裏走。

他在女兒面前帶着手勢，姿態重述一次自己的演說，還用一種異樣聲調，彷彿印在書上的括號似的來說明「此處鼓掌」……

他陶醉了，她去看女兒，而她呆坐着，好像一個被處死的罪人。近來她一直想念着父親的生活。還在冬天裏，她對政治一點也不懂；她覺得父親在從事一種苦操的但是可敬的事業。現在她常去開會，讀報；午飯的談話開始使她苦惱。展開在她的前面的，準備作任何買賣的骷髏政治的面目顯然一天比一天清楚起來了。

巴黎街頭上的狂熱抓住了傑尼絲的心。從報紙上她知道領導「斯恩」工廠罷工的是米沙。她相信他，他覺得罷工運動是一種正義的狂流。她知道年青工人的被殺後便想起了米沙的請求：祇有用鮮血才能將言語和行動連繫起來。她問自己：怎麼辦？她天生好害羞，懶於手勢，大膽談話。她想立刻用一種行動來塗抹自己的過去……現在她向米沙請教去。

但是米沙忙着的舉……而且父親到她這兒來了，他誇讚着自己的演說，重複說着『鐵佔者』的一切罪惡，她突然打斷了他的話：

「得了！」

狄沙驚愕地看看女兒，她怎麼？……傑尼絲站着，高高的，瘦削的；她的美麗現在感了嚴厲了，生氣的眼睛凝視着狄沙。

「你怎麼？」

「我不能聽這些話：我不願侮辱你，但是我覺得這是不高尚的。也許我是這樣想……大概需要換一換另一種生活。不知道……但是這多麼痛苦！」

她跑出房去。狄沙生氣了，轉身往太太房裏走：

「你的女兒跟你一樣，迷信的幻想主義……天堂……地獄……鬼知道是什麼……！」

「保爾，這件事你要嘲笑我呀？」

「我不敢。你們都瘋了。我是受過高尚教育的人，我寧願受棟獄。」

他上鮑立脫家去了，那面他悶悶地飲可尼約克酒。鮑立脫想逗他快樂，沒有效果：

「吻我，小乖乖！」

他動也沒有動，憂惱地喃喃說：

『二期都往那兒那面去罷，決定都往那面去罷。』

二十

桑拿的對面——克立門斯，仇凡爾——是一個健談和善心的女人，她有一對患關節痛的手，軟得黃黃的頭髮和靈活的美人兒的眼睛。常常到各處去，替獨身漢收拾房間，洗地板。有時洗衣服，有時加破抹，總是這樣辛勞謀生的。她的以前生活還要困難得多：克立門斯的兒子在戰前不久被打死了，她的手裏留下二個小孩。在七層樓上，她的，泥土地的，放着烟，爐和從祖母手裏傳給克立門斯的大床的小房間裏，可以聽到經常的訴苦。『一會兒就這小桶的煤炭錢都不夠了，孩子們冷得哇吐，一會兒柴拿的褲子又磨穿了。』

艾爾斯給安娜脫買線線本了，但是她總子把孩子們扶養成人了。安娜脫嫁給一個機工，費到這去了。而柴拿也是能安插在『斯恩』工廠裏。這多麼幸福呀！這一天，

幾位高門的紳士買成幾上好的酒。有多少與柴拿同年齡的人還圍坐在巴黎城郊的長街上，

周旋在個上層階級另一個工廠去，大家都在希望——也許會相他們呢……，但是各工廠大

門前都寫着：「此處不雇工人」。甚至連做雜活都不要。鄰居都在嘆氣，大家都認爲成年的兒子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當柴拿拿來第一次工資的時候，克立門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他自傲有個活潑結實的孩子，然而也替他忧心：因爲他好取笑別人，作弄別人，并且第一個動手動脚。難道這樣人不容易死麼？……她向他告誡多少次數了！在她看起來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爲了一件最愚蠢的頑皮而打他是沒有錯的。當柴拿開始跑去開會的時候，很使克立門斯驚恐；她心裏感到了危險性。她說「別去呀」，罵他，而他却躲開了。這年春天五月一日他手執着紅旗走過她的身旁。克立門斯是不上教堂去的，她認爲即使上帝存在：上他那兒去的路是沒有的，但是一看見舉着旗幟着柴拿，她一直在劃十字：孩子恐怕會這樣倒下着……

後來罷工開始了，還要怎麼樣呀！……以前他們罷工是悄悄地坐在家裏，等着的。現在這些人居然想坐在那面了。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被抓去的。克立門斯差使柴拿，勸他回家；但是他連聽都不願聽。每天晚上克立門斯給他送雞蛋，牛油，香腸。他並不訴苦，她是非常節儉的——她並不替自己操心。

而現在來了這個可怕的消息……那時候起她好像昏厥了。鄰人們，親戚們，柴拿的同事都不會聽見她說過一個字。出喪的那天她在前面走，不用聲地咽泣着。她的後面是柴拿的孀婦和孩子，鄰居們，最後是以米沙爲首的『斯恩』工廠的工人代表團。大家決定在勝利未到之前工人們決不離廠，所以甲與那天非常淒涼。他們把柴拿安葬在郊外墓地裏，插着鐵十字和白花圈的狹窄墳墓之間。這是一個炎熱的夏晨，木屋草的香氣噴射着，鳥兒們大聲叫噪着，沒有什麼煩瑣說；柴拿的同志默默地向克立門斯握手，一個跟着一個，祇有米沙手裏拿着的花圈上的紅綢帶說明了這幕的慘劇。

當代表團從墓地回來的時候，旋盤工人西爾文惡狠狠地嘆道：

『這些話只是說說的，他們還要打死別個哩！……』

警察們沒有欺騙凡爾：『斯恩』工廠的局勢是危殆的。二星期來的罷工擊倒了許多人的意志。現從妻子們到大門前帶來的不是食糧，而是訴苦了；因爲錢用光了，小商人不肯賒賬了。柴拿的被害在幾個小時裏震動了所有的人：他們想和殺人親拚命，米沙險乎攔阻不住。但是到晚上一陣愁思又籠罩了他們：家裏人在挨餓；大家都在計算着——罷工多少天了；都說『一切弄空了！』和廠主方面有關的人散播出種種謠言來，叫別人相信，工廠

在一月之前就要關門了——因為沒有定貨。有的說好像警察局已經提中了最後通牒——他們要肅清了廠，否則便放毒氣。

不滿意的人環繞西爾文，而結成了一個集團，西爾文是個善變和輕浮的人。罷工開始的時候他提議繼續開工，用選舉委員會代替工廠管理處。當別人笑他的時候，他惡狠狠地說：「倘使不是這樣，這件事就要失敗的！傑賽爾生活容易，而我們……」當妻子跟他說，她連買牛奶錢都沒有了；她尖叫起來：「必得結束這次愚蠢的罷工！」他神經病地說着，嗓音常常可以聽到哭聲。大家一天比一天愛聽起他的話來了。他提議秘密投票，他相信在一萬八千工人之中有一萬人是贊成停止罷工的。米沙表示意見說：這是聲譽有關的事，應該公開投票。他早不相信同志們的堅定性了。失敗的日子似乎近了。

傑賽爾對於工廠樣發生的一切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他決定想粉碎罷工運動。他又召請彼益耳了。

「好呀，親愛的熱心家！幽禁倒于您很有益；您的氣色很好。我想把我的條件托燈交給罷工委員會。有人告訴我說，您是罷委之一。我接收關於增加工資和工作時間方面的條件。我絕對反對集體工約和休照發工資。這是與奇蹟有關。您還相信凡爾靈？也許他會

造出奇蹟來的……聖子，倘使罷工不停止，我要閉廠了。」

「我認爲您的建議他們是不會接受的。」

「平常性的，樂觀的彼益耳現在顯得平常冷淡。傑賽爾頓傾搖了他的敵意。」何必生氣

「我對資本家，大家都這樣說。工人們認爲自己是對的。您呢？您不是魚，又不是肉。難道您願意做牛排，還是再帶些血餉呢？幻想呀！集體工約與您有什麼相干？您鼓勵了自己

的頭顱，而人還是人。」

「我相信他們。」

「不，也許您愛他們，但是您可不是相信他們，您是領着人民往最殘酷的獨裁主義路上走。這是多麼可憐呀！……」

彼益耳走了。傑賽爾頓由窗外望出去，那明亮的紺青色的一天，那紅色的水旗，那守衛着

管理處的踱步的少年，傑賽爾頓羨慕彼益耳；他是愚蠢的，但是幸劇的。他相信着一件東西

。過後還不是一樣，是什麼？傑賽爾頓孤獨的。早晨醒來的時候，覺得這樣可怕地開始了忙碌

的。空虛得像沙漠似的一天！

彼益耳把傑賽爾頓的提袋交給了米沙。米沙立刻說：

「……」

「在早晨一個別開一個字中去，明天大家開會，付表決。」

彼益耳自付起來，必得「得」得小心些，向每個人解釋是怎麼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別讓西文知道了提案……他們商量了很久。突然米少包住了彼益耳，這個動作是代替了找不出來的話；彼益耳也懂得這動作的意思，他「得」得「得」也說不出來了。

米少以前對彼益耳是不信任的，叫他是激怒的「口味品」——因為他為人溫和，所以不能放棄對社會主義的迷惑，尤其對凡斯。但是在罷工中米少瞭解他了，他愛他，「斯恩」工廠的一個良好工程師能和工人們站在一起，足以證明了他的清廉和英勇。在日常生活中彼益耳不知不覺地對自己陶醉了，他是一個幻想家，有一分鐘不在想着一種不可能的計劃。當米少說「不過」的時候，他並不爭論，也不覺得可恥，但是立刻開始想另一件事上去了。他是一個活潑的青年，在最困難的時候，他能變得大家笑起來：說些馬賽笑話，跳躍，取笑，而米少親熱地想：「這是一個孩子」，雖然彼益耳比他大了二歲。

有時他們爭論起來了。彼益耳忽而隨着自己的教育，忽而按着善心無憂的個性堅持着上一世紀的理論。他這大人們一定會像看花似的把這水筆拿在手上……他相信他讀的伏爾人，凡斯的教授能使他覺得是最聰明不過的。米少挪揄他，彼益耳却用

憂悶的微笑着回答。他彷彿是一個有人想從他的手裏奪下可愛的玩具似的孩子。

現在米沙說了：

「你和傑賽爾談話的經過在大會上報告吧。你的收穫夠多了：此刻我覺得傑賽爾也並不怎樣舒服。」

「好，你知道，米沙，什麼是最好的笑？傑賽爾根本是沒有快活的。富翁總是富翁，但是生活跟換了的火一樣。有一次他和我一起散步，他說……總之他也站在旋動機旁，做着苦工，確是一句老實話！」

「你的論斷是知識階級的論斷。我知道若是他們來打我們，你是決不會變心的，你也會毅然走到這面牆上去。而我們勝利了呢？那時我可不能替你保險了。你有一磅信心，十磅的憐憫。此地有一位姑娘，大學生。有時我覺得她的柔弱要比實際力量大。鬼知道是什麼？但她本人是結實的。還有什麼說的！」

他幻想地和害羞地笑了。彼益耳嘻笑起來：這樣說來，米沙也懂得這一套！而這時米沙已經在工廠裏跑起來，說話，勸告。

西爾文知道了傑賽爾的提案：這是管理處的情報員最關心的。西爾文也不失時機。「

妥協」這個字走遍了全院，全工場，攪動了長久無所事事而苦惱的，擔憂家庭的。爲鄰近人的流言所驚恐的人們。簽字算了，立刻結束這種狗畜生活吧！而西爾文輕輕地說：「瞞着我們……他們想幹什麼？政治！而我們要餓死了……」

晚上情形更糟了。彼益耳想說出傑賽爾的奸計，但是西爾文一批人趕逐着他說：「工程師！你有多少積儲呀？……」有人說西爾文所組織的會在晚上十點鐘開始；表決妥協。彼益耳沮喪了，覺得一切都失敗了；是的，不是一個彼益耳。米沙極力保持着鎮定；甚至還打趣說笑，但是這是需要他的很大努力。他對自己說，祇有奇蹟才能把這挽回過來。必需決定某件事；此刻在他的身上懸着同志的命運，也許是整個巴黎罷工的命運。

當天黑的時候他對立格勒說：

「聽着，我要離開一個小時。對誰也不要說！誰說，就剝誰皮。」

「上那兒去？委員會？」

米沙沒有回答。

克立門斯坐在積着塵土的窗口前，呆呆的，好像一顆死了的樹。米沙走進房去；他謹慎地握住了克立門斯的紅腫的手。他想說話，但是不能。他到這個老煙家中是來求教的。

，但是她的痛苦像熱霧似的圍住了他。他把一切準備好了的詞句都忘記了。他忘記了罷工、西爾文、妥協；在他的面前是一位同志的母親。他開始說到柴拿；他在臨死的幾分鐘前是怎樣開玩笑，他的活潑和英勇。他熱誠地和凌鳳鸞說着；他還從來沒有這樣悲傷地訴說過。

黃昏了。克立門斯沒有點燈；在這間黑暗屋子裏生存過柴拿——他在此地生長，在地上玩小木塊，準備功課，對母親說到同志，示威，和警察衝突的事情。克立門斯感到短促的，然而熱鬧的生命是怎樣地充實着一切；而且這種生命還在繼續着，那面，在工廠裏；死了的親生兒子柴拿和這個陌生人的連繫的感觸是這樣強烈，醜惡地想起來；這個也……

「打死了！他們都是絕望的……」
米沙哭臉不說了；他想起了工廠，立格勒，彼登耳……他站起來：

「幫一幫吧！」

那時克立門斯想都不會想，便跟着他走了。

工廠的院子裏彷彿和罷工第一天相似地，聚集着所有工人們。西爾文乘米沙不在的時候，他說廠方已經接受工人的要求了，而委員會藏起來不宣布。當米沙走到羣衆面前去時

，已經開始付表決了。各方面都喊叫大多數贊成妥協，很難點出到底有多少贊成的人；因爲手忽而舉起來，忽而又放下去；許多人都莫名其妙，他們在表決什麼；大家叫喊着，互罵着；興奮和茫然佔有了衆人。

米沙爬上卡車喊叫：

『同志們，等一會兒！……』

西爾文打斷了他的話：

『算了！已經付表決了！……』

米沙並不退讓：

『大家都能發表意見，都有表決權。而有一個人沒有說話，那就是柴拿。你們怎麼樣，忘記他了？柴拿現在在此地。跟我們在一起。他的母親替他說話。』

突然鴉雀無聲了。柴拿的死是鮮明的，母親的痛苦懸垂在每個人的頭上。卡車上站起來一位哭紅眼睛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她默默地舉起拳頭來；舉得跟柴拿和同志們到來開會的時候一樣……克立門斯想說話，顫抖着嘴唇，但是不能。而拳動在羣衆頭上發着抖，於是大家都舉起拳頭來回答他了。當米沙說：『誰贊成妥協，請放下手去』，沒有一隻手

放下的。甚至西爾文也變成罷工了。克立門斯的眼睛望着他。

傑賽克立門斯說了：

『我現在留在此地。代替黎拿……』

她親切地望着米沙，又說

『你別到大門裏去——也會把你打死的。』

這是第十五天的罷工。這天夜裏彼益耳快活得像孩子似的，在米沙四周來回跳着，一直在喊叫：『勝利了，勝利了！……』

過了三天傑賽爾打電話給凡爾說：

『我決定接受他們的條件，我們有緊急定貨。而且誰會後退，誰就能勝利，然而這不是跟惡說的：您，我的朋友，是善于後退的，像拿破侖一樣。』

傑賽爾想用粗魯的頑笑替自己開開胃。屈服使他憤怒：自尊心受打擊了。現在彼益耳大概在哈哈大笑罷……但是每天不至于損失五十萬法郎呀！……政治等于交易所的賭博。今天工人到海濱浴場去了。明天也許把他們送進集中營裏來。著名的鐘擺開始轉變方向了，他覺得太厲害。傑賽爾的心也跟它一樣：他感到不舒服，醫生們叫他不飲酒，不喝咖啡，

勿吸煙，但是他不聽；內心需要狂熱；倘是沒有愛情，那末代用品……

第十九天晚上七點鐘協同簽字了；工人們的第一次所提出的條件微微改動了一點。大家都知道這是勝利。

「斯恩」工廠開了火，其餘的都跟着他，所以他的勝利也就是大家勝利；一天之內傳出了其他企業家屈服的情報。朱里奧杆情地寫道：「和約是簽訂了。現在法國人呀，齊赴工作；必需醫治創傷！……」

晚上八點鐘「斯恩」工廠的工人排好了縱隊，他們拿着樂器，舉着旗子，在三星期的志願禁閉後離開了工廠。克立門斯和米沙走在前面。幾萬人愉快地迎接着勝利者；此地有罷工工人的家屬；附近的居民，各種團體的代表團。夏天的黃昏來臨了；在陽光還沒有極盡的天體上燃着了第一顆星星，青色的火點在太陽西沉的天空上顯得模糊。歡笑的人羣塞住了街道和咖啡館的露台。他們在歡迎工人們，送給他們鮮花，請他們喝啤酒。

米沙扶着克立門斯走。幾天來的事情使她精疲力竭了，她差不多累得站不住腳。她熟識了米沙，帶着慈愛的目光看他們立刻就要分別了。他要去他自己的事去，像柴拿一樣，跑去開會，叫喊，一直到被人殺害為止，而她卻要回到泥土地大木床的空寂的房間去。

克立門斯突然說：

「爲什麼不結婚？總要好一些。否則一個人跑着……凡一打死了，沒有人哭。不好！」

米沙含羞地笑了。樹木黑得好像白紙上畫出來的一樣。藍霧蓋住了塞納河。米沙夢幻似地見着了一個熟識的臉：這是傑尼絲在迎接他，她含着笑。暗暗地握住了他的手……

二十一

安得萊轉身離開畫架往壁角走去，出去了，自勸自解說畫室裏悶得怪難受的。近來工作異常不順利，安得萊對自己同學說，他對政治一點不懂，確不是違心之言。不過這是四個月以前的事了；從那時起許多事情都變了；政治並不請問一聲就直走進畫室來。現在他早就要抓起報紙來；傾聽路上的談論，而他們說的總覺關於罷工，黨派鬥爭，戰爭之類的。籠罩了全城的罷工運動使安得萊產生了一種新的觀感，他和人民的關係是太緊密了，他的目光祇限于感覺到的團結方 和希望的熱誠。是的，一切都是這樣的！不過他的辭物

怎麼辦呢？……

有一天安得萊讀了一篇關於蘇聯小麥改種的論文。他愛一切有關土地生命的事，這篇論文首先像引起一個有農民性格的人似的引起了他的興趣。後來他在逛馬路的時候，他沉思起他所讀的東西來，決定說：『繪畫——不好的！……有一羣八九十年開一次花的樹木。花匠割草的時候就知道吳子會看見他的兒子，也許孫子的。而此地在幾天之中，在一年植物的生命裏，他們把全世界的面貌都給變了……可見一切事件都隨着時代的。畫家應該休息了。他是呆板地生活着；他描寫些看熟了的世界，豐富的複雜形式，靜止的花朵。在黑暗和復興時代他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劉西英在文化之家說：『革命家沒有好的味覺是沒有用的。毫無道理！有時候『好的味覺』是不堪忍受的罪惡，是一八九三年斷頭的灰色鮮血。歷史的雪恥對於時代關係要比人們對於時代關係來得快。一個時代是屬於羅倍斯比（註六十二）的，另一個時代是特拉克洛（註六十三）了；然而羅倍斯比並不負達維特寫生的責任，特拉克洛也無關於路易飛利浦的節儉。劉西英想修正括到歷史事件中，彷彿插到舞台佈置上去一樣，然而他又不是導演，而是被變賣的屍體。怎麼，必得完成這幅靜物，現在有時間，畫畫，顏料！……安得萊叫自己工作，但是過了一個鐘頭，他又丟下了畫筆：不行了！……』

傍晚來了，他坐在收音機前，這是他所渴望地等待着的到來的時刻：桑尼脫依舊在「巴黎人」廣播台工作，令人興奮的深長的聲音配合着廣告的卑俗詞句使安得萊覺得苦惱。彷彿這正是他的思想。他想起了拉福爾格（註六十四）的詩，拍斯金的水彩畫：這是怎麼樣的像孩子似的和病態的諷刺呀！

他常常問自己，桑尼脫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愛情」這個字還不會進過他的腦海，他想：他不很知道她，也許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地方，這完全是種奇怪的慾望。它是爲深刻和沉長的感覺而造成的，愛情的糾纏在心裏緩慢地發展了，深藏着根苗，需要忍耐和愛護。從最近一次會見劉西英後，他整天像雲在水裏似的；他爲自己不得體的自白而感到慚愧。劉西英回答得很對：「關你什麼事？」安得萊對自己說，應該離開這種妄想了，但是——到晚上他還是走到收音機前了。

此地怎麼能工作呢？城郊街道的樹林間閃耀着罷工工匠的紅旗。桑尼脫忽而誇獎優美，忽而吹噓藥水。悶熱的七月天老不肯過去。每夜的雷雨清新不了空氣。安得萊困疲得沒有力氣。

七月初巴黎的富人區域死寂了。以前許多人怕路上車輛太擠或火車精雜，要担擱到月

底才往海水浴場或溫泉去。但是最近的事件提早了資產階級的避暑時間。他們怕信法國中都會擠滿了得到給資休假的工人，所以他們更遠的往南走了。海濱上跟火夫和石匠坐在一起的這景確是破壞了可敬仰的商人。報紙上寫道，避暑聖地「弄穢了」。幸運的人選擇了瑞士和意大利。誰也不願留在巴黎；規定在七月十四舉行的大示威嚇壞他們了。這一天，曾經被大家慶祝過的國慶節現在在資產階級看來却變成人民陣線的凱旋式了，坐在京城裏的勃立推爾的朋友們趕緊收去屋上的國旗，表示不參加共同的慶祝。

在居民區裏人們的情緒是熱烈的。惱怒了傑賽爾的給資休假立刻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成了關於什麼地方風景美，什麼小河裏魚多的沉長的議論節目了。傑賽爾衝進工人咖啡館說：「奇怪的國家呀！他們等待着革命，而到來的却是大規模捕魚！」暴風雨的六月過去後，七月好像是田園似的。共產黨確曾說過主人們的反攻，勃立推爾的陰謀。但是他們把這些愉快地在警導員之後，新的脚踏車和剛買到的游泳衣之前忘得干干淨淨了。大多數的給資休假的人要過了八月才回來，留在巴黎的工作的人們在預備七月十四號的慶祝。有些人認為這是軍事檢閱，另一種人認為是羣衆示威，第三種人認為是街上舞會。

已經是七月十三了，那天晚上熱烈地在舉行舞會。彷彿巴黎沒有留下一個失業的看辦

師。四周都是呼叫聲，吹打聲，喧嘩聲，哄笑聲。每個廣場上都搭着一個音樂臺；紅銅般的吹奏手，額上暴着青筋，在貪婪地喝着啤酒。街上伸延着拿着五花十色紙燈的戴着花冠的人羣。咖啡館除了原有的小桌子外，所有的桌子都找出來放在店裏了：餐桌，藥桌，打牌桌。天氣很熱，人們都裸着身體，好像在避暑地似的。男人們脫去了上衣在發狂地跳舞，褲子上的金飾物閃閃發光。母親手上的嬰兒哇哇在叫或沉沉睡着。魔術家吞了火，從帽子裏拖出小鴿來。流浪的小販在叫賣糖漿水果，鮮花，紙扇。到處都響着算命攤，輪盤賭攤，搖籃場；年青人彷彿很有勇氣似的射擊跳躍在噴水柱上的滾球，或迅速旋轉的泥管。懸垂着舊式木馬或新式飛機的旋轉木馬大聲在吼叫。

巴黎的鄉村風情顯得極為醒目，它彷彿分裂成幾個鄉鎮，每一個鄉鎮都有它自己的大街，自己電影院，自己的主人公和流言。平日忽忽的走着過路人的，也就是陌生的中央區是空蕩蕩的沒有人影了。兩工人區的廣場上沒有過路人；此地的人都是彼此相識的，所以舞場也好像是家庭性的了。

安得萊整晚在全城裏閒逛。他愛國慶節，愛他們的色澤，純潔的粗魯的愉快，他愛甜豬肉攤，猪肉上可以用糖漿上了愛人的名字；他愛提提琴的人，拉手風琴的人，和建羅震

耳聾的傳統憂鬱。但是現在他嘗到了孤子，單獨；尤其當他到了巴斯蒂廣場的時候，以前在此地，也是這樣炎熱的晚上，人們曾經圍着血舞跳舞。此刻幾千對人的在轉動，好像是一片遙遠的海潮。安得萊轉身向塞納河走去，後來走上了心愛的康脫立斯加蒲廣場，那面，在那荒唐的招牌和暗綠色的栗樹之間，郊外的窮人們正在找樂。這是已經夜半的時分了；他坐下來，喝着暖熱的啤酒，突然看見桑尼脫；她和男演員們一起來了。他快樂得叫起來。後來他坐在椅子上搖搖身子，罵了自己依然抱着這樣的「妄想」後，向桑尼脫那面走來：「願意跳舞嗎？」

她用驚愕的眼睛望着他，他們却默然地感到眩暈。他們對這種奇異的會見快樂得皺眉，發抖。情慾是純潔的，安得萊好像還沒有意識到他的手觸着桑尼脫的肉體，他聽見她的呼吸。人非常擠；他們擦過了雙雙的舞侶；然而他們覺得他們是在往遠方奔跑：往田野，往沙漠。後來安得萊建議，起往路上走一走。桑尼脫回答說：

「我跟同事們在一起：好，我叫他們等我。」

他們現在手拉手上，一條昏暗的小街；孩子們也愛在黑處走。桑尼脫談起了「斯恩」工廠的黃昏：

「我有很多東西不了解，我是連報都不看的；然而這是實在的：他們是如何聽着呀！他們是這樣使我感動，後來我走回家去，大嚷起來。我甚至不知道爲什麼。也許因爲覺得太快活了吧！」

「我這幾星期一直走着，聽着，看着。我不知道這樣會有什麼結果，但是非常美好的！他們一切都是率直的，深刻的。我探求到了原因：我和你是習慣着別的東西，別的人類；口味，也許有許多種類，但是他們是輕浮的，一吹就倒的。田面上有這樣一類植物：牠們從地面上鑽出來，就不知道往那方面倒好一切都是任意的，偶然的！」

桑尼脫站住了，憂悒地說：

「安得萊，這是我們。」

他們走上了明亮的意大利廣場：音樂，射擊，笑聲，桑尼脫說：

「脆弱使我吃驚！」

「什麼脆弱？」

「一切的脆弱。大概因爲我不是姑娘了，也許已經習慣了，但是不……」

安得萊震驚了，她在替他說話。

「爲什麼我們想着一件同樣事呢？」

「一定是因爲藝術：當我在工廠的時候，我感到它了。他們能把我們當作自己人，愛我們，喜歡我們，但是當時候一到，我們就站在一旁了。我不會解釋：你注意！人們是怎樣說『藝術了』這個字了麼？有時——好像是祈禱的開始，而常常——好像是疾病的名稱；瘟疫，亞洲的虎烈拉。大概很快他們想到接木的辦法來……安得萊，德愛騎旋轉木馬麼？」

謎樣的野獸，綠的和橘黃的，龍，獨角獸，半人半獸昇起來了，落下去了，飛速地旋轉着。大風琴叫起來：「你永遠不知道……」他們爬上藍色的象。沉悶突然變成了急風。

他們擁抱着走下來。却沒有說話。在這個時刻裏說話是可怕的，甚至向四面望一望或搖一搖手都是可怕的？好像這種幸福一碰就能四散崩落。

桑尼脫的神志首先清醒過來。她驚愕；倘使此刻不走，一定會有痛苦！這不是一分鐘的陶醉，這是一種沉重的，吸人的東西。他們不能在一起生活：他們患着一樣的病；他們是一樣的血統：他怎麼說了？是的，植物，龍鬚草：跟他一起？不，這是亂倫。

「安得萊，我得走了。他們等着我。」

在廣場暗角裏，樹葉縫間昏暗地閃爍着一盞好像有點模糊的小燈的栗樹下，她親切地和堅決地吻了他。好像不是在吻人，而是在吻一件禮物。他怯生生地抱住了她。她避開了：

「不要……」

他沒有問：為什麼？他們默默地向康脫立新加蒲廣場走回去；他們無言地分別了。

演員們取笑桑尼脫說：「神祕的崇拜者」：她沒有回答。口渴得她苦惱，她狂飲着酸酒，好像喝水一樣。酒使她更熱了；額角發脹。而拉手風琴的人依然用着同樣的聲調在哀訴着失戀，桑尼脫納悶地想起來：這樣看來大概象是理解愛情的。藍色的象：她惹起了什麼呢？……她想說話——許多，高聲，快速的活。

「多麼可笑！他們把她的整個生命埋在地下。在地下鐵道裏。不，還要深——在礦穴裏。還要深——在地獄裏。後來他們把她拉出來說：『跑罷，笑罷，呼吸罷！』而聽回答說『不』。為什麼？因為她不可以跑，不可以笑，不可以呼吸，不，絕對不！」

「你說什麼？誰回答了？」

「教科書裏的聖母。一個和譚的人。別怕，馬立沙爾，不是你，不是演員，呵！福靈靈人。或是我。誰不都是一樣麼？」

「你簡直醉了。」

「不知道。但是我想說話。然而說話也不行。你說，馬立沙爾，你曾經想到過幸福麼？」

「沒有，誰也沒有想到過幸福。」

「這不對的。我老時想它。我看見他們，就想。你瞧他們在怎樣保存着幸福？像玻璃罩下的奶油。或者是粗羅紗的衣服下。他們跳呀跳呀……今天他們還能夠跳。你要記住這首詩：『里斯本死了，而巴黎正在跳舞……』那時地球震撼了。也許會重新震撼……此地或者開了新的火山口。或者到來了鼠疫。或者天上開始落下炸彈來。我不知道……但是這是多麼……窮的幸福！小心呀，馬立沙爾，別嘆氣……」

預說着，眼淚從眼眶裏跑出來。天亮了。人們都四散回家去。旁邊有個人堅定地說：

「別煩惱，小貓兒，明來我們再來跳。」

陽光下的臉孔像幽靈似的。在空寂的廣場上還留着踏碎了的花朵，橘子皮，果核，瓶

寒，纏綿。

當安得萊回到自己畫室來的時候，玫瑰色的大太陽已經升起在屋海上，一切都是暖
和的，顫抖的。安得萊坐在窗前。心中的憂鬱慢慢地成熟了。他想起了一切：遙遠的，瘋
狂之夜的黑地裏，細紗布般的樹葉縫間透燃燭有紙燈……這好像是太陽……旋轉木馬轉得
太快了。是的一切快得沒有知覺，看不見了。風暴和樹木是生長在不同的日歷上。安得萊
想起西存的話來，他常常想到他的話：「必須長久觀察自然界。那時見到的東西才能不受
光線的影響，離開一切的偶然，思考會產生瞭解的」。住在靜悄悄的愛克斯城裏是多麼好
呀！是的時間不同了。桑尼脫說：「不要」。『不要』什麼？願望？希望？瞭解？

太陽已經很高了。疲乏的城市在瑰麗的陽光下死沈沈睡着了；陽光吞嚥了一切顏料；
安得萊像瞎子一樣望着他所不能瞭然的世界。他落在七月的金光裏坐着睡去。

二十二

騎着蒼黃馬的皮加爾將軍是莊嚴的；在塵洛哥刺擊手之間他顯得是老畫家的油畫上神
彩奕奕的將軍。

每年七月十四日都有一次軍隊大閱。在平時大閱固不但轟動了資產階級，偶然也驚動了一些崇拜制服的摩登人，和孩子們。但這一年牠却吸引了另一批的觀眾。愛麗采大道的常客們都遠走高飛了；他們往海濱或溫泉去；這時這個新的區域裏侵進了郊外的居民。到處可以看到工人的鴨舌帽。祇有幾條街角上站着優雅的，傲慢的，戴着便帽的年青人：這都是勃立推爾的門徒。他們大喊：『軍隊萬歲！』工人們卻回答着：『共和國軍隊萬歲！』雖然共和國已經過了六十年，這種叫聽却依然帶着挑撥性；常常因此而引起大規模的毆打。

近來報紙上常常提起戰爭的危機，提起鄰邦的加緊武裝。人民抱着希望看看那些士兵的鋼盔，砲兵，愉快的飛行員。軍樂不住地吹奏着；洛林的或孫勃爾的進行曲。人行道上的人們在合着拍子走路；身體是挺直的；臉孔是威武的。軍隊裏沒有能引起觀眾驚奇的地方；士兵們，高矮都有，大個子旁邊是個矮瘦人，走起來簡直跟行軍一樣，而觀眾也祇看着他們中間的自己罷了。

戴着便帽的年青人秋天喜也……大戰時受過二次傷的，具有赫赫威名的將軍顯得非常英武。但是乃加爾茂神地笑着。這一次他的虛聲假意

倒完全適合了他們的精神狀態：歡迎着檢閱隊伍的不尋常的到來，皮加爾氣憤。他是多麼想叫自己的摩洛哥兵向這些賤民擊衝去呀！他直目遠望，極力不去看這幕可恥的場面；凱旋門的景物，這種過去光榮的紀念碑，他覺得和這個黧黑物所侵佔了的城市是太不相稱了，這裏到處插着紅色的旗幟，在此地像他那樣善戰慣征的將軍還要道奉這批新貴們和秘密共濟社黨人的命令。

離凱旋門不遠的地方停候着工人羣衆。當皮加爾經過他們身旁的時候，傳出來米沙的洪亮喊聲：「萬歲！」這時候勃立推爾的蝦兵們立刻向工人們衝過去了……警察們亂吹警笛。皮加爾的馬響起耳朵來，但是他甚至連眼都沒有往二旁斜一斜，祇見他的薄嘴唇歪得更彎了，兩腦子卻旋轉着：惡黨呀！惡黨！……

近二年來愛麗采大道成了勃立推爾人們的禁地了。此地他們每天把一些賣左派報紙的攤販，有參加人民陣綫可疑的工人，猶太人打得頭破血流。咖啡館露台上的華服看客們看慣這些黃金青年的陰謀了。

這天愛麗采大道卻被外區來的看客們所佔有了，可是在凱旋門附近開始了真正的血戰。勃立推爾的手下帶着皮鞭子，鐵手套，小刀。有個工人倒在馬路上；他的臉上都是血，

米沙想從包圍裏衝出去。突然他感到一陣刺痛，好像有人用刀刺中了他的背脊。那時他把開門鎗，匙握在手裏，開始用它和攻擊者打起來。警察們熱心地在擁護着勃立推爾的手下。他們沒有想到勃魯姆，更沒有想起凡爾，他們照習慣是毆打衣襟寒酸的人，而保護愛麗木大道上的常客，同事們趕緊把米沙救出來，有一個漂亮人想打倒米沙，但是米沙轉過身來，大吼一聲把對方嚇退了。

士兵們走過旁邊的時候，都瞧着熱鬧。

離開了法西斯徒後，米沙嘆了一口氣；他的專備星期日穿的衣服好像被棍子打裂了。雖然他的背上有一條像火燙一樣的鮮紅傷口，但他並不覺得痛。他們把米沙送進藥房。那裏他還逗着別人說笑——站起來，喃喃地說「嘿！下流東西！這我是爲了示威才穿穿的呀！」

皮加爾在檢閱後趕急去吃早餐；一小時後他穿着一身官服坐車出城去了。汽車在每個鄉鎮上都要耽擱一會：因爲青年們跳舞跳得非常熱鬧；這種普遍的快樂使皮加爾覺得火星直冒，他閉上眼睛，他寧願拿出所有東西，不願聽那些洋琴和彈琴的聲音！

勃立推爾在菲爾狄附近一幢小房子裏等着他。地方是奇麗的，它的名字幽幽，要比宜

子陰謀更爲適當。這幢房子是矗立在瑪倫河的陡陡的岸上；從露台上可以望見河面，長着蘆葦的小島，和有斑白牛羣的草地，牠們在草地上彷彿把渴睡似地把自己嘴臉埋在翠綠的青草裏。露台四面盤繞着紫藤；牠的甜蜜的香氣逗人欲睡。露台上響着風扇的聲響。

勃立推爾跟平常一樣，乾瘦和陰沈，他用金屬的嗓音談着近幾年來的專變。

「狄沙得到了很多黨派的支持。但是我覺得事情倒不在國會。西班牙人不是今天，明天就會發動的。倘使他們能夠很快消滅人民陣線，那末到秋天我們也可以動手了。」

皮加爾想起了愛麗采大道上的羣衆：

「怨恨結得太深了，必得消滅幾十萬人。不過很難說，軍隊將怎樣。沒有士兵的軍

官是甚麼？夢想家呀……我不知道您在打算什麼？」

「關於這還設得太早。我所談過的武器是送到了。這，當然是冷菜……不過和您的上

校所修改的比較起來，這當然是不少了。現在我們說別的……您能不能拿到動員計劃？總長

之我對這些頑冥不靈的人要理掃一切……我不願他們在戰爭的時候突然攻擊我們。」

皮加爾背過身去。他無限耐心地從着勃立推爾。現在第一次生出了懷疑：他應該不應

該履行這些要求呢？皮加爾是來自軍人門第；凡與軍隊有關的一切他都認爲是神聖的。此

其他想起了戰鬥的回憶，社會的傳統，一切這些響亮的名字——山約管河和奧斯狄里滋到瑪倫和凡爾塞。這個性格冷酷和多疑的人，他突然像少年似的激昂地說了。

『我想，到戰爭的時候我們會忘記一切糾紛的……』

勃立推爾在露台上走動起來，後來走近艾加爾，回答道：

『我也這樣想……我希望您不會懷疑我的愛國心，我們倆上過戰場，在那裏結下了我們最好的友誼。相信我吧，現在沒有民族，而有操取政權的民族。我甚至會跟法蘭西敵人站在一起反對它的，我所擔上帶別發生這樣情形吧！這樣是很難說，而做起來更困難。這需要忍耐，差不多是非人的痛苦，然而這總是這樣的……他們的勝利不是法國的勝利，而是革命的勝利。』

『但是軍隊呢？軍隊怎麼辦？』

『軍隊能夠復興法國，倘使不能？那時法國就完了，百年之後……』

艾加爾不說了。他凝視着遙遠的田野；好像他看着什麼，但是他除了不能忍受的鮮明來自的陽光外什麼都看不見。混亂擊碎了他的心靈，他想靜起來，擦碎玻璃缸，走出去。紫藤花放着濃郁的香氣，田裡在四面咕咕叫着。後來艾加爾想起了愛麗采大道的驛衆。

惡黨！……不，這不是法蘭西！那時勃立推爾是對的。最後，以加爾說了。他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說出了氣絕的垂死聲音：

「倘使您的看法是對的，您就負起這個可怕的重任罷。倘使您錯了……不，我不這樣想！我是慣于服從的。我現在獻出了一切：不僅是生命而且是榮譽……」

勃立推爾建議遂皮加爾進城；他拒絕了：他想留下一個人。他在汽車裏又閉上了眼睛，沉陷在驚恐的昏迷裏：洋琴的叫聲和以前一樣地糾纏着他。到巴黎郊外車子被阻住了：示威者正從巴斯德廣場回來。工人們看見咖啡館露台上幾個士兵，便喜悅地喊起來：「共和國軍隊萬歲！」皮加爾半閉着眼睛，皺着眉，對車夫說：

「走別一條路。就您所知道的，祇要快！我沒有時間了……」

二十三

示威遊行繼續了整整一天；參加的巴黎人在一百萬以上。遊行的行列是無窮盡的。走過一隊又是一隊。他們經過了巴斯德廣場，共和國廣場，民族廣場，走過了彎曲的小街，也走過了寬廣的大道；每當觀衆說「完了，」的時候，新的縱隊又出現了。

勝利者的寬大絲承成遊行添上了一种意外的慷慨。去夏今日在這些街道上走的是熟慣戰鬪的隊伍。現在這種遊行等於謝肉節的行列了。很少有人想起以前的戰鬥。力量的感覺使大家安心：『過去八十萬了！一百萬！……一百五十萬！……』

一半城市沒有警察了；爲了避免衝突把他們撤走了，現在由工人們來維持秩序；這裏沒有什麼衝突，對罵，粗魯的話；紀念日的巴黎是唱着歌和善意地打趣笑樂。

各州各縣都有代表團到來。北方來的掘煤工人都穿著被黑灰塗污了的工作衣，提着煤油燈走。南方來的釀酒工人攜着釀有一串串硬板紙做的葡萄的長竿子。穿着古裝的亞爾諾斯女人唱着民歌；布勒塔尼人吹着古怪的笛子；色伏因的山民跳着舞。

走過去從前上過陣的列兵；大車上坐着沒有腳的廢兵；引路者引領着盲目的瞎子兵。幾十萬被戰爭毀了的人們都懷着希望在重復着說：『打倒戰爭！』

行列中也出現了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他們人數不多——只有二三十個彎下腰的老頭子。那時他們還是在孩子的時代，曾幫着在塞馬脫爾和皮爾維爾的拱起小街上建造最後的防禦。現在他們眼看着兒孫們的凱旋，褪了色的嘴唇也浮起了一絲笑容。

少年共黨團員誇耀着新做的旗子；絲綢在清風裏割得拍拍直響。還有許多高爾基的肖

像（他是離這不久之前死去的）；別的俄國臉孔也成了他們的旗幟。

一個縱隊之後又走着別個縱隊，工人之後走着鞋匠，他們的後面走着侍者，然後是大學生，然後是戴着制服帽的瓦斯公司的職工，然後是演員，消防隊，護士，又是金屬工人，又是製革匠。

巴黎是一隻大的平底船：船上站立着一些患着暈船病的各國人士們。長住在巴黎的僑民，他們也和法國人並肩走着。常常可以聽到外國語，在旗子和畫板上閃爍着外國文字。那坡刺和西西里來的建築工人，亞特都里的英雄們，奧大利的裁縫和糖果師，研磨匠，皮鞋匠和畫家，上海來的大學生，猶太人，恩拿米脫人，阿刺伯人，黑人——他們都唱着『國際歌』。

帽子匠拿着一頂很大鴨舌帽，法國工人的古裝；帽下寫着：『你的皇冠！』鍊鋼匠拿着鮮花；三色旗和櫻花。而後面卻跟着握着鎗斧頭的嘻嘻哈哈的年青賣花女們。

從巴斯德廣場到凡西爾，一路上的黑煙囪的灰房子都由窮人們修飾得煥然一新。窗口上可以看見紅窗簾，小油燈，盆子，浴台上站着穿着紅衣的女人們；好像法蘭西的一切紅

掛上像麻省一樣掛着愉快的和嘻笑的小伙子。這一天有多少快樂呀！他們焚燬了稻草做成的國賊陀里奧；在絞架上搖擺有一個胖青年；有個人在高蹠上表演着長子佛蘭亭。

人們熱烈地在歡迎「斯恩」工廠的工人。他們抬着巴斯蒂亞監獄的模型。上面寫着：「請記住被佔領的巴斯蒂亞！請記住被佔領的巴斯蒂亞！」這一縱隊面前走着米沙，立格勒和彼益耳。

在講台上交替站着開良們和聯盟的代表，作家和工人，共產黨員和急進社會黨人。矮個字達賴第嘴角上帶着一條頑強的皺紋，沒有放下拳頭來。凡爾悄悄地唱和着：「堅決的鬥爭……」

當「斯恩」工廠的縱隊走過講台的時候，有人喊叫起彼益耳來：

「留蒲，凡爾想認識你。」

有人曾經告訴過凡爾，有一個非常積極參加最近罷工的天才工程師是社會黨黨員，凡爾在國事之中沒有忘記自己的黨責。他親熱地向彼益耳握手：

「好小子！共產黨說我們的革命精神已經風化了；你是最好的答覆。」

彼益耳感到惶恐不安，愚拙地回答說：

「謝謝」

「我大概認識你父親的。你是彼爾比南人麼？」

凡爾能忘記前夜和他交談過的議員，但是他卻記得年青時代和他有關係的人：同學，城裏的學生，從前開會的代表。

「我和他一起準備過一次示威遊行反對槍斃西班牙人，菲立羅……這個名字在你看起來並不響亮，而那時候却全國都震動了。我們的不可思議的民族！國際團結的感情！同情心！好，祝你成功！」

回憶感動了凡爾。他覺得自己年青了和堅強了，好像這個工程師。現在他用另一種眼光看着大示威；他覺得他跟他們在一起步行，跟他們一起向敵人迎去。他愉快地向童子軍們揮揚帽子。

綠黨議員皮路的出現使他回到實際意識裏來。誰也不明白，為什麼皮路會來參加示威：都知道他是憎恨人民陣線的。也許他還叫這和那個議員們相信他是沒有成見的麼？他像木偶似站在講台上，也不回答。他和凡爾在一起談，決定談起實事來；他昨天才從東比利牛斯州回來，他是這一州的議員。

「警察總監對我說，有幾個地方鬧到強佔土地了；他們學西班牙人的樣。而且做頭的常常是外國來的份子；我們這裏有許多加泰隆工人。以前都知道外國人是沒有權參加政治活動的。現在共產黨組織了這批賤民羣。情形是怕人的……」

凡爾知道皮路是狄沙的朋友；他對他非常小心：

「我今天跟雷哥姆談過了。無論如何必需禁止外國人參加政治示威。我會叫您相信的，老同事，我們不會改變傳統。少許有一點信心——一切就行了……」

皮路道一聲對走開了。凡爾低頭跟一個共產黨員說：

「倘使我們不鎮壓住狄沙的惡黨，他們就要把我們消滅掉。」

凡爾覺得這是國家的良策，迂迴着走，他才能達到勝利。

魏台甫走過去隆城的代表團。代表中有：一個穿天鵝絨短衣，下唇貼着香烟頭的老頭子，四個穿着紀念日裝束的年青工人，他們拿着一面旗，上面寫着：「隆城不讓法西斯勝」。凡爾覺得隆城大概有三百個工人吧，再不會多了……他不是嘆氣，就是狂喊：

「他們！」

其後的，喜極而泣，他趕上了自己的縱隊。他沒有說到和凡爾的談話；他怕米沙用槍



皮話來打破他的迷惘。

米沙早已忘記早晨的毆打和撕裂的上衣了。雖然背脊還在發痛，但是他依然是很快樂；示威遊行竟成功地成功了。但當他們一走近關口的時候，他突然靜下來。天黑了，電燈，車站圍板，油燈，招牌，綠的，黃的，紅的，郊外所有花店都放起光來。

「米沙，你怎麼，不高興？」

「沒有，太熱。」

他用拳頭擦抹額角，突然說：

「最近我讀完了勃倫克的傳記，我很羨慕他，多麼好的生活呀，主要的是單純。幾天——囚禁，其餘時間——牢獄。他甚至寫到天文。那時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死。而現在需要的乃是生活。乃是勝利。無論如何需要這樣。然而這要困難多了，而且苦得多。但是必需的。」

彼登互驚奇地聽着他；他突然了解米沙的思想是很複雜的，在精密的公式下埋藏着複雜的天性，滲透着許多熱情的痛苦，好像獸毛或荒漠的青草。

「你成長了，米沙。以前我認你是個同志。而現在：現在你能領導了。」

米沙做出一個親切鬼臉，彷彿丑角似的吹起口哨來：他吹得平奇好，而示威者還是走着走着，沒有停止過歌唱：『這是我們最後的……』

二十四

第二天早晨彼益耳渡假日去了；他的面前將有安逸的一月；安逸在他看來是碧藍的和金黃的，彷彿旅行局裏的布幅。

安尼絲早一星期走的。她在靠近廉卡爾附近海岸上，租了一間漁屋。屋子是在崖石上：好像一個白色方形的盒子。下面有女人們在鋪灰色漁網，棕黃色的帆蓬被風吹得鼓起來。地方是開曠的：大風，急潮，海面日夜聒噪着，不會休息。

彼益耳看見了飾着石版粉畫的清潔的白室。此地一切都帶着魚鹽氣：被單，窗帘，甚至牆壁。彼益耳在此地還充滿着巴黎近事的觀念。他傲岸地把自己和凡爾的談話說給安尼絲聽；詳細地描寫了示威遊行；說到法西斯的陰謀。安尼絲不迴聲了。彼益耳急起來：難道他永不能使她相信自己事情的重要性，公正性麼？……

『祇有爲了這才值得生活！你不懂麼？』

「不。我不想懂。這是賭博，而且是孩子似的，骯髒的賭博。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假的。誰也不會做用什麼來。凡爾？…是的，他會背叛，跟別人一樣！難道你沒有看見，人都是一樣的麼？…」

「我們要用教育糾正他們。」

「不，你們正做着別的事：你們在粉刷他們。這是容易的，但是天呀，這是多少苦悶！而且也不清白的！…」

這樣他在彼益耳第一天到達的時候就爭吵起來了。後來他屈服于安逸了。三天裏他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想，洗澡，輪沙灘，爬崖壁和時時注視澎湃海浪。他到南方的海岸來不止一次了，他知道它的懶惰和溫柔。大海使彼益耳吃驚。起初他覺得一切都是不可忍受的嚇人，彷彿此地自然界生存在預料到大難的接近裏。但是他立刻明白了，這種騷音是回答他的精神狀況。他喜愛風力，它不讓你閉門，猛烈衝擊着人，壓下了堅實的矮樹。

這樣過了三天。彼益耳的臉黝黑起來了，全身都習慣了太風的吹刮；在巴黎認爲了不起的千百事物，在此地祇引起淺薄的微笑。因此此地展開着新的世界：接着老水路游去的沙丁魚的生活，海草的氣息，濃密的繁星。

報紙到得這樣晚，這幾天彼益耳一點也得不到什麼新的消息。有一次他帶着的小收音機取出來，只聽見：交易所的行情，中日事變。狄沙在宴會上的演說……彼益耳揮揮手，捉蟹去了。

安尼絲滿心歡喜：現在她的幸福是美滿了。在巴黎她替彼益耳担驚怕憂，如是他對份外事的熱心。從她的肩身上看起來，從她的皮爾維爾艱苦地和緊密地連繫在一起的生活上看起來，她應該能熱中于意外發生的事件的。但是她避開了一般抽象的事物，爭論，綱領，報紙新聞和開會；她混着地把這些都叫做「政治」。祇有每個人的命運使她興奮。這樣所以她對罷工的事情就看得非常冷淡；但是當彼益耳向她談到克利蒙梭的時候，她就背過臉去。想不讓他看出她的眼睛。彼益耳對人民降綫的陶醉，她認為是一種暈，一種口舌的暴風雨。她對自己說：他們別爲了這樣死去呀！……此外還滲雜一點無意識的個人主義進去：起動她祇知道不安，害怕——突然立刻一切都完了？……懷孕使她對這種感覺更強執，更堅強起來；安尼絲維着二個生命。所以彼益耳不聽無錢是給她一種得救的幻覺。

第四天晚上暴風雨開始了。它是突然開始的。彼益耳和安尼絲坐在海邊上；突然大風捲起沙柱來；安尼絲戴上眼鏡了。幾分鐘後四面都暴亂了。海洋把小船衝到海岸上來。房

屋呻吟起來了。彼益耳和安尼絲困難地攀登到了自己屋子裏，將那小掛窗從窗框上取下來。安尼絲坐在窗旁。天已經晚了。他們沒有點燈；狂怒的暗藍色的大海，美麗地在激怒的大自然裏他們好像住在蝸牛殼內；他們特別尖銳地感到愛情的溫暖，它的強健，壯健。

彼益耳懶洋洋地扭開收音機。開亮了綠色的眼睛，海上的狂嘯之外參入了別的，親近的，嗚嗚的低吟聲，爆發聲，無線電符號的嗚嗚聲。

發出了女人的聲音。這是說着英文……「交身所」般看漲勢。「羅亞爾，其磨」的股票令天掛牌高二格……

得而又旋轉了一下。

德國的情歌：「你是最香甜的淡髮女……」

「巴黎。『佛倫斯』廣播電台，曼波……莫理斯，希佛萊唱，『巴黎依舊是巴黎』。

「請買『劉克斯』股票。『劉克斯』公司特為聽衆播送獨幕劇『點塵不見』。自行

車比賽，卡卡加公路上比利士人克來尼到達終點……」

「請聽正午時間，請回下在放戲時間為十九點鐘。今天新聞……」

「死者二千名……」

安尼絲天下了線緞。彼益耳抓緊收音機的旋盤，彷彿想把它悶死似的。

而報告員却平靜地在報告：「塞羅納『哥倫布』大旅館一度開炮，馬德里政府軍和工人肅清了拉·索六尼軍營的叛軍；塞維爾雙方爭奪德里恩貧民區；亞倫特將軍業已佔領奧微多；不耳各斯開始混戰……」

並且報告員用同樣聲音宣佈說：「庫爾、拉、林的的玫瑰展覽會第一獎業已評定：」彼益耳衝出屋外去。整個天地都被暴風雨佔有了。燈塔的光綫沉陷在狂浪裏。海浪好像散兵綫上兵士似的往岸上衝來。下面顛波着紅色的燈光。海的咆哮好像是有力的驚報聲。彼益耳回轉房裏來；他的臉孔被浪沫打濕了。安尼絲站在門旁。她悄悄地說：

「我看過了，火車要在早晨六點鐘開。晚上你就可以到巴黎了。」
她在暗地裏吻他；他們默然地一直坐到黑夜，而暴風雨還沒有退去。

二十五

幾萬個人無法擠進會場裏去。比利牛斯山那面的槍聲驚醒了巴黎。激昂的人們都站在

路上傳來了「國際歌」的歌聲，忽而莊嚴得像在起誓，忽然迅速和吳怒。
講壇上站起來，周老年人，他的引光的瘦臉上的深紋是屬於西班牙人所特有的悲劇式

的特徵。這是滿尼斯，他是教師，也是馬德里工人們的一個領導人。大家都靜了：因為此刻從那面來的人就要說話了！而滿尼斯默然地沒有說話；他的嘴陰沉沉地微張着。講壇上有個人大聲說了：

「他有個兒子打死了……」

那時這個西班牙人喊起來：

「武器！」

金錫都大叫起：

「武器！」來。街道上也回答着：「武器！武器！」

後來有個急進社會黨黨員，教授，老怪物說話了，他一生之中以不斷的熱情保護那些爲把自己葡萄酒叫做「香檳酒」的權利而爭鬥的奧特葡萄酒人。特維虎斯（註六十五），英國女參政員和阿比西尼亞王。教授說到了「無畏無怨的大力士」和提議給西班牙人「道德上的支持」。

米沙最後一個演說人。

「他們有外國導炸機。我們祇有獵槍……我們應該叫人民陣綫政府：把飛機交給西班牙！」

會場裏又吼叫起來：「把飛機給西班牙！在凡克拉姆大道上，過去——在愛都爾廣場上，通常在這時候牠總是空虛的和精緻得像講堂似的，再過去——由愛都爾分出去的十二條大道上傳出了同樣的辭句：『把飛機給西班牙！』當人海中一分鐘的靜默裏，祇要有一個細小的聲音開始說：『飛機……』那末由巴黎心臟向四方傳出去的這幾個字會蓋住了城市的喧鬧，衝進了房子，地下電車，由這裏飛散開去，驚醒了朦朧的郊外人。

大會散了後，米沙叫彼益耳走過一邊來：

「滿尼斯是爲飛機來的……你以專家的地位可以給他幫助。」

滿尼斯派到巴黎來是爲了要買二十架轟炸機。他在各部會裏走了三天；他們都友誼地握他的手說：「這個問題必需考慮」。他到大工程師家梅實處去。梅實聽着他的話，遞給他香煙，親切地微笑着說：「法郎哥勝利越快越好」。

米沙對彼益耳說：

『你跟傑賽爾去談一談，反正他是做生意。也許會得手的。』

滿尼爾跟彼益耳一起出來。他訴說着：

『他們祇帶着手槍，假手槍，鉛筆小刀開上去。看起來又可笑又可怕！農民祇有太古時的代土槍。一切只能在二星期內決定；他們推進得很快。他們有『塞伏因』，『容克斯』。而我們祇有十來架郵機。開一個窟窿裝炸彈。是些老套鞋呀！』『什麼能打退他們。我可以在此地說：』『倘使我們毀了你們也完了。』但是他們不明白……』

四周還微響着：『把飛機給西班牙！』滿尼斯微笑着說：『也許已送給了……可惜飛機不是他們的。』

第二天早晨彼益耳到傑賽爾家去了；傑賽爾立刻接見了他。彼益耳決定爽快地直說：『罷工的時候，我們顯得是在二個陣營裏。現在事件不涉及你的工廠……西班牙政權不是共產黨的，而是海拉爾，（註六十六）亞色尼亞（註六十七）——你們同志的。他們需要轟炸機。他們用現金想問你買二十架『A——六人』飛機。』

傑賽爾笑了：

『我特別喜歡『現金』！您相信傑賽爾是錢破金錢所迷住的。巧得很，昨天梅實對我

說，西班牙人到他那裏去了。他高傲地對我說：『我把他們發走了——我不賣我的階級』。一個人的談論像您一樣——馬克式的，那裏什麼話也不屑說了』。

『我到的不是梅實家裏。梅實是法西斯，而……』

『首先我是愛國者。在我看來和平比西班牙更重要』。

『這與和平有什麼相干。誰能禁止您把飛機賣給鄰國？』

『別假裝天真了！倘使我給二十架A——六八，法郎哥在一星期之後就會得到四十架「塞伏因」。……當然我對亞色尼亞的印象比法郎哥將軍好。我給您十萬法郎捐給西班牙人，不過別說您是從我那兒拿到的。這在我看來不是錢。但是我不能賣飛機。我不願把法國的安寧來冒險。俗語證得好，自己的醜皮總要比別人襯衫值錢』。

『這樣說來，我們必得眼睜着他們滅亡了？這是多麼卑鄙！……然而我對梅實是瞭解的……但是您！記得那天夜裏您的談話？我怎樣把您的拒絕告訴滿尼斯呢？』

彼益耳在房間裏跑着，叫着，敲着門。傑賽雷用着嘲笑的、倦怠的眼睛望着他；他心中暗暗喜愛彼益耳。當彼益耳想走的時候，他把他攔住了：

『有十一架「A——六八」是阿根廷定購的。有個名叫馬努的人要接收牠們。您叫他

轉讓罷。他會讓給我的。瞧罷，我認爲這是無濟于事。倘使您以爲這能挽救他們，那就請便罷。馬努是一定會脫手的，我可以担保。這筆交易，出錢也不會有麻煩。我相信勃魯姆是一舉兩得也不肯放走的。」

「這不至于！真有這回事我到凡爾飛兒去。」

「此刻我真不願結綽他的老鼠胆的凡爾飛兒了。噫，您這個夢想家！把給馬努的允許證給您。您滿意了罷。」

彼益耳茫然若失地告別了。他到馬努家去。

憑着洪都拉斯的身份證，憑着羅馬尼亞的出身上看起來，馬努很早就久居巴黎而自認爲法國人了。他幹着各種黑貨生意。現在有一種希望鼓舞了他：西班牙事件把一切捐客們和投機家都打起精神來了。從馬德里，從巴塞隆納每天都有牽着收購軍火命令，帶着現款的代表團到來。到來的也有各部會的代表，軍人和記者，共和黨員，共產黨員，無政府黨員。代表們往往彼此不認識，都到同一個事業家裏去接洽，於是他們受欺騙了，被敲詐了。此地也活動着不其各新的護報員，這人也是來找武器的。投機家每天在抬價。馬努聽見開手「A——六九」的事，開口就要了三倍價錢。

「我們會得罪布諾斯文利斯（註六十八）。但是和我在一起您可以安心睡覺。他們會把貨放過去。我有允許證。」

「允許證我也有。」

馬努沉思起來；他的面前不是一個容易受騙的西班牙人，而是一位專家。「斯恩」工廠的工程師，又是傑靈爾的朋友。除了馬努之外他還可以在別的地方找飛機，但是他到此地來了……馬努回答說：

「明天我說句最後價錢吧。」

滿尼斯聽見「明天」就苦惱地嘆氣了：已經快一星期了！他覺得馬德里的命運，共和國的命運完全懸垂在這些飛機身上。他天總要買幾次同樣的報，想在這上面找出新鮮的電報；他沒有離開過收音機。他自熱情的詞句迎着彼益耳：

「雷翁……二輛戰車……在依倫擊退……主要危險是在愛斯脫立馬度拉；他們已經快
到美琴那了。而美琴那……美琴那……」

他對四周人們的喧鬧，吃飯、散步、看戲無法瞭解。巴黎對他的冷淡使他發怒，沒完沒了。彼益耳，他一定要恨死法國人了。但是彼益耳跟他一樣把精神貫注在由一份報感到另一份

第三天馬努答應了，加了二成的價錢脫手了。轟炸機是停在土羅斯飛機場。滿尼斯把飛機買到的消息用密碼電報報告馬德里。他必須和彼益耳晚上趕到土羅斯。在最後一分鐘內由大使館轉來一封電報：說購到的轟炸機不夠，必需再購二十架，并購「傑伐青」式驅逐機三十架。沒有政府的幫助要買這樣多的飛機是不可能的：飛機工廠不是屬於傑賽爾的，就是屬於擁護勃立推爾的人們的。彼益耳想留下跟凡爾談談。但滿尼斯焦急起來：他怕連十一架「A——六人」也靠不住。決定叫彼益耳到土羅斯去，而滿尼斯單獨去見凡爾。

「我跟他相識的。我們在國際會議裏碰過頭。」

彼益耳由車站發一張明信片給安尼絲：「離此一星期。」他坐進了悶熱的擁擠不堪的車廂。八月的炎熱把不安的巴黎人趕到海濱上或山裏去了。四周都談些洗澡、散步、划船、連彼益耳都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他攤開報紙，跟滿尼斯一樣並沒有去看它，卻暴躁地重復着：「美琴那，美琴那！」快一點到吧！他想跳出來，推着車子走，每站的停留使他特別苦惱。彼益耳忽然想起凡爾的光彩的善臉，他的口結的話；彼益耳在半睡半醒中搖擺着身子，在煙灰，惡臭之間，在說着游泳衣，登比利牛斯山頂的談話中迷茫地在想：「凡

爾會給你一切東西的，不會拋掉西班牙人的。」他睜着了。

二十六

滿尼斯看見凡爾的時候，他的腦海裏起了遙遠的回憶。他想起了勃才爾會議，老頭兒倍倍爾在大會裏的演說，坐着女孩的雙輪車，寓言，咒詛，眼淚。後來他在伯爾尼會見了凡爾；這是大戰發生後不久。他們想像造瓷碗似的製出一個第二國際來；爭鬧着戰爭責任問題，賠償問題，殖民地問題。過了十六年了……那時凡爾是烏黑的頭髮，響亮的嗓子。現在他老了，和滿尼斯一樣……

凡爾也落在回憶中了。老同志們在半睡眠的狀態裏喚起了他們的青年時代：柏立哈諾夫，佐查斯，依克立西亞斯，凡爾說：

「當一個人到了句命之年的時候，所有的道路都導向着墳墓走去。那裏沒有黃土，墳墓。」

「墳墓」這個字把他驚醒了。他想起了什麼滿尼斯到他那兒來。一早他就準備這個會見。他不能像接待政府或黨的正式代表那樣接待滿尼斯。滿尼斯是位老同志，這是不用

特別說明的……如何忘記正在他上震撼着的災難呢？

『我的苦痛有人告訴了我。』

滿尼斯背過臉去。他不願讓別人看出自己的悲傷。在生眠的夜晚他看見了自己的愛子，蒼白的嘴唇。這是中年的時分。白色鬍鬚，白色的塵土。人們逍遙于酷暑和疲乏之外。他們却在甲板下艙找着了他們。把他拉出來。槍決了。

滿尼斯覺得有人剝了他的皮。看見了他的內臟；這樣一來他更見陰沉了。他沒有開口。凡爾說：

『我的朋友，我瞭解你。三年前你死了妻子。這是可怕的——親人是多麼難受！太可怕了！有時你會問自己：怎麼辦好呢？』

滿尼斯不明白。凡爾的談話裏是什麼使他憤怒了；但是他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走着，突然地大聲說話。『像在會場上的。』

『我是爲飛機來的……你知道我們的情形。倘使你們不幫助我們，我們會被毀潰的。人民陣綫是社會主義最後的陣營。難道你們把我們的腦袋都想賣麼？我此刻是以一個社會黨員對一個社會黨員的立場來說話。從前我們就有這個關係的！是的。我的兒子，死了

。我不想談它。但是他們每天在殺害……今天有人告訴我，在科爾夫有大片的槍。這是殺害的畜生，狂人！他們送來那落哥人，最愛仇的人和妖道，他們燒，老淫，凡同忘！

『當然，我們的心是跟你們在一起的。我本人在發生叛變之時沒有安坐穩穩的睡過一夜。我所忍受的痛苦並不遜你所忍受的。但是你要明白！現在我們負着國家生存的責任。法蘭西想和平。這是一幕如此的悲劇！別國的政治組織關一般法國人什麼事呢？』

『我們不需要人，而是飛機。而是按照從前的條約你何供給我們軍火！』

『倘是這是跟第三國交戰的戰爭，那我無疑地……但是這具內戰呀。』

『這樣說來你們沒有權來支持一個鐵腕叛變的合法政府了！』

『並不盡然！此處一切都因國際局勢而複雜起來。倘使我們把飛機賣給你們，事情會演變到世界大戰的局面。』

『那末您就寧可把我們出賣了？』

『怎麼扯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您自己明白的，我們希望着共和國的勝利。然而我們的辦法是轉手束腳的。我們不能出賣飛機。爲什麼，您不直接跟工業家去接頭呢？您知道我是

會冒任何危險的。祇是必須遵守謹慎的原則。我們說我們什麼都不出賣，但您可以購買，可以運出去。我們可以閉上眼睛，假裝沒有看見。」

「還是您不知道真正情形，還是您不想知道。我到此地已經有一星期了。結果呢？十架『A—六八』那是多麼的困難呀！好的還是柯蒲替我們講妥的。我們的同志……」

「工程師？您瞧！而您倒攻擊我們。我知道他，優秀的同志！……『A—六八』是非常好的轟炸機。那麼還有什麼來阻礙您呢？」

「他們不賣給我們。並不是光爲了金錢問題。」

「這我們能有什麼法子？總而言之這是他們的權利。」

「您可以轉賣軍用機呀。」

「這樣不是削弱了我們的空軍麼？不，親愛的同志，這是不可能的。急進社會黨會說什麼話？爲了十架飛機叫內閣倒台的。那時就是你們也不好呀。我再重複說一次：我們穿過指縫看戲。我們能組織難民救濟會，衛生隊，捐贈麵包，給難童們送牛奶。但是作戰爭冒險麼？不！」凡響大叫了幾聲「不」，安靜下來了；他用手拍擦前額，打電話說：「請您吃什麼？茶？檸檬？」

滿尼斯站起來：

「您知道他們已經佔領美塞那了麼？現在他們和莫爾（註六十九）的軍隊取得聯絡了，我們不是外交家。而且我有六十個歲了：凡爾同志，我還是走好：我怕我把一切都告訴您了，而我們並沒有權負這個責任：我是派來買飛機的。」

他走了。凡爾因慚愧顫動看下唇。談話是顯得比他所想像的更沉重。西班牙的事情是要失敗；這是每個嬰孩都懂得。二十架飛機也不會有什麼變動。必須挽救法國的人民陣線呀。一個不小心的行動——！一切都會飛去的：那時法郎哥在此地可以找到後繼人了。而誰來挽救呢？隆域的三百工人麼？……發瘋了！他們會推進深淵裏去的。不是共產黨，是自己人！當然，滿尼斯是很明白：丟了兒子是好玩的麼？但是別的人也……「飛機！」他們會咒罵凡爾……而他的過錯在那裏呢？不可以保守一切的原則和管理國家嗎？他懷着這個思想停止前進了……但是什麼凡爾要跟這些事混在一起呢？做個老百姓多好：投過了票，走過了險途，坐在亭子裏聽聽：鳥的唱歌：是的，但是總得有人管理。醜劣的職業少麼……「塔西，禁止老頭：凡爾你個起自己來，當秘書總的時候，他何沒有身子坐着，他……」

「狄沙有事請您到電話間去。」

狄沙堅持着要凡爾立刻接見他；他不得不同意。厭惡的日子是繼續着。

狄沙以天生的虛偽抱住了凡爾，立刻嗚叫起來：

「驚心呀！西班牙是個黃蜂窩，拿破侖就在這面折了頸子。而在十八七〇年……西班牙的繼承呀！」

「我看不出其中關係來！」

「看不出？那是徒然的！倘使你把飛艇給赤黨，戰爭就不可避免了。」

「首先我要問你，為什麼你把亞色尼亞和海拉叫做『赤黨』呢？他們那裏比你紅一些了？」

「事情不在亞色尼亞。誰有豫？工人！說到我的判斷是根據什麼？在歐洲說起來這是紅色的。我重說一遍：戰火正在瀾臺。」

「這樣說來，我們就不能和合法政府維持貿易關係了？」

（凡爾自己並沒想到自己重復了滿尼斯的結論。）

「這是巧辯！爲了政治上的同情您要把人送上海綿麼。好一個政府官吏！此刻法蘭

西需要的是外交官，而不是政黨的崇拜者。對西班牙問題我們要高分小心。羅馬和柏林並不陰瞞自己的立場。阿爾勃公爵在倫敦活動。英國人贊成復興。阿爾風斯或法郎哥藉這機會是部份的。總之西幾（註七十）對將軍要比巴塞隆納無政府主義印象好。結果法國是孤單的：你要知道我是保護人民陸續的呀！」

「不見得吧！關於罷工你的演說！」

「我救出了內閣，還有什麼！當然我批評了你的政策，我不能別的，因為大家都憤怒了。但是對表，信任政府。而你要知道那時在急進社會黨小派在幹什麼呀？馬爾維，馬爾維，米爾——一致說：『辭職』！罷工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局勢更危險了。馬爾維呀，嘲罵：反正他是西班牙一切貴族們的朋友，聽着，奧仇斯脫，我也認為亞色尼亞要比法郎哥將軍好。總之我是見識得多的文官，外交家。然而誰也不來問我。是的，他們也不會來問你。他們惟一希望我們的：請您靜靜坐着，別插手進去。」

「但是他們倒着進去了。」

「在這樣情形下我的回答是：雷神不能做黃牛做的事。他們正在幹着玩命的勾當。我們不願作戰，我們只有一個辦法，不開口。尚使您給馬德里一百架飛機，法郎哥便會收到

五百架，那還不是一樣。玩火是愚笨的！」

「我們不能禁止工業家私下賣飛。給西班牙呀。」

「又是詭辯？奧伊斯脫。這不是議會裏的把戲，小心呀，這是血腥氣！我有絕對信心講這話。聽着。絕對的。他們會賣注一擲的。狡計是沒有用的了。倘使你放過即使一架飛機。戰爭就會爆發的。我知道你是真不憎恨戰爭的人，所以我到你這兒來。這是我的呼聲。這是全法國母親的呼聲，這是法蘭西的呼聲！」

「當然，我要盡力保持和平的。」

「這我知道，但是你的敵人正在大肆活動。急進社會黨完全混亂了。馬爾維在叫大喊，說你不顧民族利益。他們都聽他的話。在派更不必說了。當然，勃立推爾是笨蛋，精神錯亂的狂人。我們不是西班牙，我們是前進的民族。我們要實行這種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勃立推爾正利用着很大的勢力。昨天他說要把你放在被告席上，作爲一個戰爭煽動者來審問你。我相信你會擊倒他們的把戲的。我這樣回答：凡爾是不干涉的保證人。你一定要叫我放心：我想聽見你的堅定的『是的。』回答。」

狄沙揮揮手 跑到遠遠風角裏去了，從那面他像念咒語似的重復着自己的議論，後來

跑到凡爾跟前，唾沫飛濺到他的身上。凡爾保持靜默，甚至笑了。他的心中突然堅定起來。滿尼斯的黑影好像走進書房裏了。在那個狄沙大吹播的地方，一小時之前站着受命運毒害的，然而驕傲的滿尼斯。跟自己老同志談話後的凡爾好像失了靈魂的外交家，現在在狄沙威脅下很想保持自己的尊嚴。他甚至忘記了戰略。當狄沙要求明白答復的時候，他說：「我會履行我的責任的。」此外狄沙再也不能在他那裏得到什麼了。

狄沙走了後凡爾萬分疲倦地靠在短椅椅上，曲看腿，開始發怔地思索起來：怎麼辦？猛烈的頭痛和胸中作惡攪擾着他。狄沙是多麼討厭！尖叫，噴唾沫……難道女人們能愛他這樣人麼？是的，狄沙是無來的。一定是急進社會黨右派派來的。也許是勃立推爾。也許是意大利人。複雜的把戲……他們正在幹着玩命的勾當，那倒是真的。這樣說來，戰爭麼？……但是老百姓會說什麼呢？他，凡爾，四十歲就指摘戰爭的人，要叫幾百萬人去送死。而那面他們正在殺害……

凡爾閉上眼睛，看見石塊上停滿着一大灘的蒼蠅的幾具屍首，破碎的肢體，倒頷的屍字，怎麼辦？狄沙說：一架飛機也不行！是的，急進社會黨會退出內閣的。凡爾忘記了戰爭的災禍，而沉迷在他所習慣的算術裏了：他計算政府在西班牙問題上可以得到多少票子

。當然，是少數。那時

這社會黨會跟

從秋到到立推。這是終結的開始：

在物立推則看起來這則內閣是一種新的行程。他如想看看。現在要比七月六日更可怕了。小商人、農夫、受了工黨的驚嚇，都跑到物立推那方面去了。社會黨正在分裂着。最高法院；要來問凡。他思引起戰爭。祇要一架飛機他們打下來就夠了，一切暴露了……檢事說：『在凡的協助下，A——六八……』不，這樣事情不是好玩的。

凡一直苦惱到晚上十點鐘，還不知道怎樣決定好。最後頭痛和發愁使他皺起眉來，他叫祕密警察進來。

『有人通知說，工程師彼益耳，留帶企圖偷運十一架A——六八式轟炸機到凡塞隆納去。那會引起嚴重糾紛的，必需扣住飛機。您能辦到麼？』

『一定辦得到。他們一定在「斯恩」工廠的飛機場上，此地或是士羅斯。我立刻下令。』警察長走了後，凡又躺在椅子上了。他服了二片頭痛丸。因為藥性把他整個麻痺了，他艱難地微動着手，心口發痛，腳發冷。他極力不去思想；現在一切都辦了，必需等待。『政府』這個字又來了，而且一來了，就不願離開，他對自己說：『無聊，我誰也沒有出賣。西班牙事情一樣要輸的。十一架飛機對二百……孩子們！好像隆城的工人……我這

樣可以救出人民陣綫。我們的黨。和平。我履行我的責任。祇此罷了。」他勸慰着自己，彷彿母親勸慰着受驚的孩子。但是從濃重的暗藍中（他滅了燈）又浮過來這個彷彿像條滑溜黑魚似的沉長的字。

忽然他想起了邊境小村塞爾倍爾：從前他常常在那面小住。有一次跟從益耳的父親……山凹裏的玫瑰色房子，小汽船，葡萄園，熱鬧的火車站。甜酒彷彿是葡萄肉……塞爾倍爾的人們會頌讚他的。他們的旁邊就是戰爭；祇需爬上小山或走過短函洞，就到了，旁邊就是些墜了的房子，流淚的女人。而塞爾倍爾的母親會說：凡爾拯救和平。凡爾拯救了我們的孩子，凡爾……他重複說着自己的名字，睡着了。

二十七

被益耳叫起來：

「這是不可能的！我打電話給凡爾……」

他們站在大雨如注的電燈下，好像無休止的狂流要把一切都淹沒似的。木板滑動起來。警察署長的雨衣流下幾條的細流。

「巴黎來的命令。他們一定得到部長……同意的。」

而馬德里的人們正在等待，……那天……法郎哥新的進展。彼益耳想和巴黎取得聯絡。他很久的站在電話旁。沙發上睡着一隻肥胖的大貓。而雨下得非常熱鬧。最後他們替彼益耳和凡爾的祕書的電話接通了。祕書異常客氣，但是冷淡地說：『我會傳達給部長先生凡爾的……部長先生正忙着……我想部長先生不願干涉警察的事……』彼益耳知道這種談話不會有結果，就放下了話筒。他困惑地想：祕書也是社會黨黨員呀！……

『我坐第一班車到巴黎去。』

警察署長沒有回答。彼益耳走進了車站旁的小咖啡館。人們進去的時候，精神便會陡然一振；屋內非常舒適，這是下雨天任何屋子裏都有的。

彼益耳腦海裏忙亂着自己的思想，當女主人問他要什麼的時候，他還不能立刻明白。起初一切思想旋繞在馬德里的四周。他看見牆上畫着有四支箭頭向着他的小圓圈。滿尼斯已經發出了通知，有「A. 168」式十一架明天要到巴塞羅納了。那面他們會精神陡長，等候着……現在一切都破坏了！難道是凡爾？……懷疑唬住了彼益耳；他懷疑自己的低卑。居然懷疑凡爾了！他喝了一杯可尼約克；不住地抽煙；竭力傾聽鄰桌的談話，他們談論着一個毒死了鄰家的家兔的瑪麗姑娘。他聽着同聲；忽而想起了安尼絲的眼睛。忽而看看水

流之間的模稜的燈。然而，他也有沒幫助；思潮又轉往兀爾那面去。據疑是苦惱的和淒涼的，好像重病的開始。他想起了米沙的辛辣的語調，滿尼所說的社會黨人如何接待他的故事。不，這一切都是想像！也許他病了。在潮濕的暖房裏他覺得發冷。閉車還有二個鐘頭。他想瞌睡，念着報上的出賣驢馬和小牛的廣告，想起斷片的詩句。而又重現了凡爾的臉孔——他在講台上，紅旗下笑着……怎麼樣了？是的，祕書簡直是無聊貨，下等人。而警察是在怠工。為什麼凡爾不把警察趕走呢？這些些貨真價實的法西斯。警察署長說西班牙政府是『赤黨』。還蔑厭地笑笑。都是勃立推爾惡黨裏出來的。……他們大概會叫警察署長滾蛋。可是担擱一天是可恥的。時人正在前進。前進！……多麼愁人！……

現在咖啡館安靜起來了；有的走了，有的打盹。驢駝候車。肥胖的女主人也睡着了，他擱着綠色絨線板放在肚子上。牆角上有個工人把麵包浸醱着紅酒在向同志懇苦着什麼。彼益耳傾聽起來：

『現在一切都看西班牙了。我過去。瞧着吧，我要去的。必需去幫助。要不然我們也完了……』

彼益耳想走過去，握手或喊聲『鬆鬆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他祇笑了一笑；工人

彷彿會意似的，狡猾地眯眼回答他。

彼益耳到了巴黎，立刻就上都裏去。有人告訴他說：部長正忙着有事。彼益耳在接待室裏來客們之間坐了二個小時；這些來客大多數是社會黨員，他們有事請求凡爾登的。爲了光榮立功勳章。有的是爲了空曠。有位太太興奮地嘖嘖喧嚷在說：『我在他做宣傳員的時候，就認識他了。我，他是不會拒絕的。』凡爾登接見了她，也接見了其他的來客，而彼益耳依舊等着。後來有人告訴他說：部長用早膳去了。三點鐘才能回來。彼益耳咬著夾着巧克力糖的麵包。太太們埋頭在店舖旁邊的絲織品堆裏亂攪。出租汽車的車夫互相在叫罵。老頭兒餵養着雀子。嚮導們指點着名勝古蹟給冷淡的英國人看。經紀人互相觀看最近的行市。誰也無關於馬德里；而彼益耳疲倦地在想：恐怕泰拉凡爾會丟鐘的時候針好像睡着了。彼益耳覺得他已經在此地坐了一天了，但是還不到三點鐘。早晨後凡爾回部了。彼益耳照舊在接待室裏坐着。現在他是一個人；接待完了。最後秘書走出來。

『部長先生向你道歉：他正忙着要公。他派我跟你談談。』彼益耳開始訴說警察署長

的專橫。秘書打斷他的話：「部長先生很瞭解事情的底細。

我們都是社會黨員，可似公說說？！局勢是很嚴重。必需選擇一下。倘使我們去幫助西班牙，那末我們會喪失一切的。這就是戰爭，而內部是法西斯的勝利。」

「但是馬德里的法郎哥，正是此地的勃立推爾呀。」

「我不這樣想。西班牙是一個落後的，半封建的國家，歐洲的僻地。你說什麼是比较重要些？延續這個人工製造出來的，沒有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呢？還是拯救前進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呢？而且這是我們的國家。部長先生決定維持嚴格的干涉政策。」那時彼益耳失去了知覺。最近幾星期的憂傷——由布勒塔尼小村的暴風雨到人行道上的憂椅，冷心人們的笑聲，失眠的夜，對凡爾的公正的苦惱希望，對馬德里的担驚怕憂——一齊交溶在一個叫聲裏了。

「部長先生？猶大！」（註七十一）

這還是來得多麼意外，秘書問道：

「對不起，我不明白您？」

但是彼益耳已經跑下了鋪着紅毯子的樓梯，僕人們用着嘲笑眼睛送着他：沒有得到美

！

彼益耳悵惘地在街上亂走，渴望着清醒過來。疼痛得太難受了；簡直無從使牠緩和。他再也想不到他的偶像怎麼能這樣卑鄙。他祇感到喪失的可怕和帶着嘆息的空虛。這樣說來，安尼絲是對的。他賴以生活的，一切是幻想，是專為爽直人所設的奸詐的羅網，是偽裝的連環保。他被掠奪了。一小時之前他還相信人們的慈善，友誼的感覺，賴以生活的事務。他怎樣去見滿尼斯？泰拉凡爾……

他一想到西班牙，就清醒過來；不過這一可咒咒的小時裏並不是世上一切都變了。馬德里青年和以前一樣依舊在鬥爭。他們沒有「A——六八」，祇有獵槍……；彼益耳將到那面去，死在那面。死的觀念好像是條出路。他趕上了公共汽車；趕快到米沙那面去。米沙會告訴他怎樣走到馬德里。

米沙立刻明白了一切。

「扣住了？」

「是的。都扣了。」

米沙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知道是誰？凡爾。你懂麼？我要瘋了……我要到那面去。你幫幫我。我說都不想說他了。爲什麼要說？……」

米沙體味到彼益耳的難受；他默默地握住他的手。他們站在窗前。下面孩子們在玩着跳越遊戲。

後來米沙說：『……』

「有人賣給滿尼斯三架『鮑狄刑』。他完全是個外行。你是我們惟一的專家。我明白你受了屈辱了……現在我們在招梟……也許我也去。可是你不行。沒有你這裏一切都壞了……」

彼益耳沒有表示反對。好的。明天他到飛機場去。好的，他留下來。連最後一個出口都關閉了！……

彼益耳走到街上，茫然地望望二面。到那裏去？……後來他自己都不能明白爲什麼他要遊街，地穿過全城，往安得萊住處走去。在雪爾世米奇街上的不適舒的空虛畫室裏能找出什麼呢？

從他們最後一次會面後已經有半年多了；彼益耳覺得好像已經隔了幾十年。那時他還

是個黃口小孩……

「好麼，安得萊？」

安得萊能回答什麼呢？談些夏天的恐怖事變如何驚嚇着他，他又如何失去了桑尼麼？

「靜物才動手，而又畫不成了。」

彼益耳驚愕地看着他的朋友：

「你還是這個樣，安得萊，你記得嗎？我怎樣把你拉進文化之家的？」

安得萊吹着口嘯問道：

「你知道劉西英在西班牙麼？」

「報紙上有的。他做了領事了。」

「你說什麼，我以為他正在打仗呢……」

彼益耳笑起來：孩子似的，好像以前的彼益耳！他開始說到凡爾賽，跟平常一樣他說着
得很響亮。他甚至想讓壁上的油畫也痛恨奸賊。但是安得萊沒有出聲。彼益耳急性地問道

「你的意思認爲這能瞭解的麼？」

「能的。」

「你能瞭解這樣『虛偽』他告訴我他想和我父親一起營救一個西班牙人。而現在他卻把他們統統出賣了。這也懂得麼？你懂得叛逆麼？」

「你想想高揚的幾幅畫像吧……」

彼益耳生氣地嚷叫道：

「這是你的藝術！難道你們是人麼？你們就會嘗到一切的：鮮血，痛苦，腐肉，都像糞虫一樣！」

他跑出樓梯的過道，由那面叫道：

「對不起。我下次來……」

當他一出去的時候安得萊非常生氣。等他走到樓梯上，彼益耳已經不在了。安得萊悶悶地呼呼抽幾口煙。爲什麼？

他？他說「能瞭解麼？」。當然……他看透這個凡爾登。狗住在一起還要好一些！當然，他們會打架，拔毛，

了。……
……女傭官書在呀，謝謝！可是彼益耳枉然侮辱他：他是不愛叛逆的……

機會往法蘭西。

恨在工廠工作；什麼要擊毀自己的頭顱！這些發動三架「鮑狄則」過去了；一個月後又得到了二架驅逐

機；這都等於大洋裏一滴水。

德里發來了絕望的電報。法國警察從不把眼睛從飛機上移

開去。報紙上可以看到凡爾的高尚的容貌。他說到不干涉、好像談到了紙上的功績：「我

們拯救了和平！」他捐出了五子法郎牛奶費給西班牙孩子，說是「給所有孩子們的。」這

一天彼益耳對安尼絲說：「我無論怎樣喜愛孩子，倘使凡爾有孩子，我要勒死他……」

炸彈不分晝夜地轟炸着馬德里的房子。巴黎頭上出現了長幅的炸碎的，炸得不成形

的孩子的照片。安尼絲說：「我不能看！這是死刑……」彼益耳沒有說話；他早受到苦刑

了。法郎哥站領了多勒多，他向馬德里推進着。有的報紙頌揚叛軍，阿爾加色爾的保護者

；有的說慶洛哥人在多勒多殺害了幾百個傷兵。朱里奧寫說：「我們老法蘭西的智慧把我

們從這樣災難裏救護出來了。」勃立推爾的女朋友們準備了慶祝馬德里佔領的晚會。然而

西班牙人沒有屈服。

彼益耳感覺到凡爾的背叛，也覺得一切都在背叛：自己，安尼絲，法蘭西都在背叛。

背叛成了咄咄迫人的氣息，不能消除的餘味。彼益耳憎恨巴黎，因為巴黎並沒有變斷一個

習慣過着原有的生活：在健胃的時候咖啡館照舊的坐滿了人，照舊的政治辯論和賭博——過橋或撲克；照舊的裸體演員的獻藝館；沒有警報；沒有炸彈；甚至沒有吝嗇的眼淚，什麼都沒有……

開學了。孩子們帶着新書包和筆筒叫嚷着。彼益耳知道這種漠不關心的笑客是用着什麼代價得來的。戰爭延到馬德里的四郊了。巴黎人行道上——栗樹的金色花瓣來晚。這是打獵的季節了；在桑姆勃倫侯爵的田莊上他們邀請了狄沙；他打到了一隻野鴿，後來和年青的女傭一齊消失了。關於這件事，國會的休憩室裏都在傳說着。凡爾卻不愛打獵；他不能看見血；因為他是和平主義者。而彼益耳恨恨地說：「爲什麼不吃素呢？」

祇有米沙並不悲觀。第一批志願隊很快到西班牙去了。彼益耳又喜又妒看着米沙：這才是人！他不是說了麼？「勝利是困難的」……彷彿彼益耳開始瞭解這句話的意義了。從前把勝利想成帶着翅膀的，而現在它却有着沉重的磨破的腳，帶着混身的鮮血和污泥。

二十八

外交官的職務並不適合劉西英的脾胃。辦公的時間確是很少，但是他不知道利用多餘

時間幹什麼好。他冷淡地不看復活節的精美的前幕，大學生和驃馬。沒有咖啡館和漫無目的的爭論，沒有流言和悲劇，沒有好像是自己壓斗似的，又像自己床鋪似的熟人，他就不能生活下去。立堂爾瑪于事件突然引起他的興趣的時候，劉西英已經打算覓一個這個合乎情理的新伴了。這彷彿一個人由于汽車燈光依然照亮了路牌，而重新決定找尋一個似的。

叛變首先引起劉西英注視的是一些表面上的現象；劉西英常常覺得他參加在古舊的神祕的舞台上。人們拉着憤怒的長臉孔，害了和燒死了背影着；有些人彈着十字架，却和死神結了婚；在西班牙不作驚奇的殘廢者，駝背，瞎子，癡子，倒處爬行着；穿着短外套的女人擁抱着機關槍手，在手榴彈下他們搖展着花邊的扇子；法蘭求（註七十二）向「缺席者」宣誓——他們叫自己隊長為「缺席者」。這一切劉西英看起來是覺得奇怪的。他們的五花十色，無味，高調惹起了他的注意。

他認識一個法蘭求的領導人，他是一個瘦削的陰沉的少校，名叫霍斯·怪爾諾斯。他為人狂熱，同時又非常冷淡。白天他拾殺人，晚上大上傳其道。劉西英驚慌地看見了西班牙軍官是在重復地說着他所隱匿的思想。霍斯說着僧侶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偉大的不平等，羣象對智慧，天賦意志的服從。劉西英想起了自己在巴黎的委屈，「人道報」的

混蛋。彼益耳的直爽，彼益耳式的「類人」選舉數字，為人忽視的優越感。法蘭求們用砲火來得到自由。羅斯不顧成衣匠或制地人的意見，來寫小冊子。劉西英常說，老世界祇能用個人勇敢和陰謀來推翻。共產黨付之一笑；他們講解着民衆教育，羣衆的積極性。他們度着過去的苦痛；馬克思、巴黎公社、民主、進步……他們怎麼會看不出馬克斯主義和公權宣言，百科全書家，科學信心，人類積極開始的可厭理論之間的關係呢？社會不是像這座屋子一樣有四隻角的建築物，而是金字塔呀！新的標準勝利了；力量前的狂喜，代替書本的——運動記錄，代替報告和辯論的——政府官舍的武裝佔領，代替選舉的——起初是自動步槍，然後是祝祭的二輪車。

在西班牙人的言語中還有使劉西英興奮的就是死的崇拜了。安利死後，劉西英早已瞭解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它對年青的和活潑的心的一切反應的控制力了。關於這，他寫了一篇小小說。他對共產主義的熱望是一種筆誤寫成的；因為他在喧鬧之間傳染上別人的愉快，孩子似的混亂，對年青時代的卑屈了。死對羅斯，跟對劉西英一樣，不僅是個值得再三躊躇的東西，而且也是絕對高貴的事物，也是偶然而起的不安定生活的一種矯頑方法。

劉西英屈服于新的熱望下了；當少校勸他到巴黎去替西班牙和勃立推利取得聯絡的時

候，他立刻同意了。

他甚至不問巴黎或大使館：他不願做事，因為這是屈辱了他。他走過了赫加。汽車在棕紅色的炎熱兩山叢裏盤旋的公路上走着。沒有一株樹，沒有一個人！風景正吻合着劉西英的感情；他覺得死是他的親姊妹——亞麻色的和熱烈的。

走過了西班牙的仙境，在他面前的法蘭西田野，它的和平事端，這些休假工資照發和租稅是多麼無聊！一切都繁榮着，第一天他就聽見了可咀咒的寓言開場白：『一切都好

父親伸開二臂擁抱着迎接他。現在劉西英不是蕩子，而是外交家了（劉西英很加考慮的不告訴父親，他為什麼和怎樣回來的。）狄沙沒有問兒子關於西班牙的情況：他認為法郎哥的胜利是注定的，此外就無需研究了。所以對劉西英大談其自己的計劃。他們把他選為外交委員會主席了，狄沙研究外交官的祕密報告：必要時他能發表洋洋灑灑的演說而一推倒內閣。

劉西英打個呵欠：又是議會的烹飪！……

X

X

X

X

勃立推爾很知道怎樣去和各色的人物談話：他對待克里內式的『忠實者』是非常粗暴的，而對議員卻很會利誘，甚至不惜向他們獻媚；他跟劉西英所取的態度跟平輩一樣；於是劉西英眉飛色喜了——他們總于了解他了！起初他們談到宣傳：法郎哥必叛變一定要做作榜樣。勃立推爾集資鑄了一把金劍，他想莊嚴地交結阿爾克色海的保衛人，莫斯加爾獨立校。後來勃立推爾說到黑工作：關於武器運送，關於派往巴達和斯的飛行員，關於巴塞羅納的諜報資料由巴黎經轉的聯絡，勃立推爾問道：

『您什麼時候走？』

『不知道。』

勃立推爾把自己乾枯的，彷彿羊皮紙似的手放在劉西英的手上。

『我年紀比您大，不過生活不能用年齡來衡量的，你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憎恨。爲什麼您要回到西班牙去？一切都決定在此地呀……』

『陰謀？』

『是的。』

勃立推爾說出了『忠實者』的隊伍。

「您是居着很重要的地位。您的父親……」

劉西英冒火了：

「我和父親沒有一點關係！」

「我瞭解您。但是現在您的父親是國會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他們有許多事情瞞着我……我繼續您，我們知道了敵人的牌才能賭博。當然這要比馬德里戰場乏味得多。但是一個都要及時……」

劉西英點點頭。告別的時候他對勃立推爾說：

「您知道爲什麼我要答應幹一切事情麼？甚至像這樣的……因爲它維繫着每個後人的命運。倘使您願這樣，歷史的宿命論……我們接受死亡，不是因爲細胞分裂，不是因爲漫無目的的物質變化，不是因爲走入來世，而是爲了崇高的個人創作……」

勃立推爾看着紅髮的勇男子，陰沉地回答說：

「也許，您是對的。但是我不能放棄個人不死的信心。我兒子死了……」

x

x

x

x

劉西英差不多跟父親鬧翻了：狄沙知道兒子丟了外交官的職位，叫着脚，尖叫起來。

他說出理由；而且還不得不問父親要幾千法郎……

「片漸漸暗了。劉西英覺得陰謀好像是賭博；沒有計劃，也沒有正確的日子。」

「答說：『必需等待』。而霍斯的朋友們已經接近馬德里了……劉西英糊心多時間，寂寞的氣氛在家裏，在勃立推爾的前廳裏，在人多的黃昏街頭上都在伺覷着劉西英。」

劉西英極力想法消磨時間，從不拒絕一次邀請，跳舞、吹牛、追逐女人。後來有位大工業家蒙啓尼的女兒愛上他了。姚才芬娜是個肥胖的愛笑的姑娘！她陶醉着劉西英的浪漫的姿態，西班牙人盲目崇拜的故事，和他在上流談話之間突然不語，凝視着一點，茫然好笑起來的怪僻，嘗有人告訴狄沙關於他的兒子的狂蕩的時候，他笑起來說：要是把副領事的位置換了富翁快婿，劉西英倒也不怎樣笨。

姚才芬娜等着他表明態度，她擇定在沒有人的糖果店或蒲隆森林裏相會。但是劉西英好像並不注意她的感覺，有一次她忍不住了，拉住了劉西英的手。這是在明亮的秋天，赤銅色的小路上。遠處有個騎馬女子輕揮着鞭子。姚才芬娜滿臉統紅，背過臉去，劉西英小

心地拉出手來。

「讓我說句老實話。我喜歡您。而且您是有錢的。而我昨天卻押去了一隻錶……但是究竟我不會用手指來碰您的。您二十三歲。您老是嘻笑着。我呢？我跟霍斯一樣：已靈和死神給了婚。」

二十九

狄沙知道劉西英和姚才芬娜撒手之後非常憂悶：這塊懶骨頭再也沒有出息了！但是新的打擊在尋着他。當傑尼絲走進他的書房裏來的時候，他正伏在羅馬大使的報告上打瞌睡。他愉快起來：這一向他差不多沒有看見自己的愛女。亞美蘭說傑尼絲病了，不舒服。狄沙知道從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在國會裏的成功情形告訴給她聽的時候起，傑尼絲很生他的氣。嗚，這種政治……它把他的經過夏天給葬送了。亞美蘭沒有到溫泉去，她說不願在自已可愛的維狄爾跟賤民們在一起。劉西英突然從西班牙回來。而傑尼絲……也許她真的病了：蒼白的臉，眼睛下面是個黑圈。他想問她的身體怎麼樣，然而沒有來得及。

「我要走了：我想獨個兒居住。」

狄沙立刻生氣得尖叫起來。

『原來這樣……跟情人一起？』

『沒有，一個人』

狄沙吃驚地看看女兒。大概病了！他極力壓制自己，開始溫和起來，用俏皮話來壓制自己的感情。

『也許，你會恩許向我說明原因吧』

『我想你自己明白的——從那次談話之後……我不能別的，我不願靠你的錢過活！』
狄沙發火了。

『你寧願做個寄生蟲來養活，像你哥哥一樣？』

『我知道你不會明白……也許這正是你的理由。劉西英的過錯完全因為他用另外方式生活着。而你一切都做得很自然的：拿錢，保護惡黨，毒害西班牙人。現在自然拿這來侮辱我，我們最好別談了。』

『等一下；你往那兒去；』

『到自已宿處去。我租下房子了。』

「用你媽媽錢？那就是我的錢呀？」

「不，我在寫字間工作。」

「給你多少報酬呢？」

「每月八百法郎。」

狄沙故意笑起來：

「很好，值得教育你的！等一下！」他央神地彷彿抓住了孩子的手似地抓住了他的手。憐憫代替了憤怒。不幸的人兒呀！這都是神經關係。女孩子是嫁人的時候了。他早已跟亞美麗說過……「傑尼絲，別蠢了！你得休息休息，療養一下。這是通常的神經衰弱。我在年青的時候也有過這樣的病症……等一下！」但是傑尼絲出去了。他一直趕她到前廳上，拿錢塞在她的手裏：「拿着吧，瘋子！我求你，拿吧！看我份上……！」

傑尼絲沒有拿錢走了。狄沙回到自己書房裏，躺在長椅上，突然哭了。眼淚使他自己大吃一驚；他什麼時候哭了？……愚蠢的女孩！她一定會死的。八百法郎難道能生活嗎？不出一月，她爲了一雙袜子就會和誰同居的，手挽着手走。而都是因爲這種可咀咒的政治呀！爲什麼他祇幹着這種事呢？……

傑尼絲一走出討厭的家，立刻感到輕鬆起來。以不善交際，「土撥鼠」聞名的她不住地微笑着。她必得結綫的真正貧苦並沒有打消了她的愉快。愛發牢騷的會計員開着玩笑替他取個「我們的自己」的綽號。一早她得帶上燈籠，黑暗寫字間裏傑尼絲伏在關於英屬錫烟煤噸數的借帳上微睡著。她在寢舍也會着笑容；她在小旅館裏租下了一個閣樓間。在昏暗螺旋梯上散發着潮氣和便宜的髮粉香。糊着污穢壁紙的小室裏祇夠放下一張床鋪。而傑尼絲覺得這間斗室非常美麗，掛在壁上的模糊鏡子裏第一次反映出來一個充滿喜悅的小臉。

傑尼絲的決心慢慢成熟了。在一個初春的晚上，她認識米沙之後就迷茫地感到了自己自由的開始。而現在秋雨通響敲着屋頂的天窗。這次夏天的一切事端，和米沙的談話，長時間的思索是必需的。傑尼絲總于找到自由了。祇就她的有趣的多皺的額角和微笑上是難以說明她的決心是不能挽回的了。有一天和米沙久別重逢的晚上，她率直地說：

「現在我要『行動』了……我想替西班牙人做點事。我每晚都有空的。」

他們在塞伏斯托爾小街上走。那天是個重霧天，這是巴黎秋季的第一次大霧。電燈彷彿在黃色的雲塊裏浮動着。什麼東西都分辨不出來，連走路人都會互相撞個滿懷的。海水

的潮汽裏隔離着糖砂栗子，香水，燒焦的氣息。「海馬」「菩提樹」「鮮花」那些紅色字母在煙圈裏忽隱忽現。

『我想打電談給您。』

『現在我沒有電話了。我撥了。』

他立刻都明白了，握住了她的手。她笑了；喜悅的眼睛彷彿招牌上的字母似的射過了重霧。

他們走進了委員會。那面可以聽到一個字：『馬德里』。誰個不把它重複着說呀；幻想戰爭的少年們，抱着乳孩，拿來可憐的積蓄，交給馬德里母親們的女人，工人們，藝術家，茶房；大學生。外國人。在這二間掛着馬德里地圖和掛着西班牙共和國的紙旗的狹窄房間裏，進茶被毒害的，但是活潑的巴黎的良心。他們恐怖地在說：『接近馬德里了』；他們攪着希望，在安慰自己：『打出去呀！』他們交出了錢，手，生命。

傑尼絲說好了；她每晚到此地來。米沙聽見他是這樣率直地對一切都叫『同志』，他笑了，好像她能發生這樣叫着的。

他送她回去。他買了栗子；她翹栗子暖 and 凍僵了的手，談着自己生活；

「會計員真是一個可怕的說客：『爲了您，我又染了一個黑痔了！』而經理那是個下流東西，他叫別人相信。他們已經佔領馬德里了。他叫我：『一起看電影去』。他暗示加薪和開除都在他的手上。我回答他說，我有個忌心很重的愛人，他是殺人不眨眼的。於是，他立刻後退了。」

他們都笑起來：他們是愉快的——在這樣的濃霧裏，當你不知道往那面走的時候，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後來米沙說：

「後天走」

「那兒？」

他點點頭。

「米沙，您回來嗎？」

他不說了。

「我知道您會回來的。」

他沒有回答：他突然沉起來。爲什麼一切來得這樣不湊巧？……他們遇見了，談話

了，而却沒有談到一件事……現在他要走了……

「米沙，我希望你回來。」

米沙又快活了，他說：

「當然，我會回來的。我們勝利——就回來。而那時……」

就是這個旅館；紅色的小蟲幾乎看不出來；他們差一點走過頭了。他們跟尋常一樣，直率地告別。但是傑尼絲突然向四面看看，撲倒米沙身上，生硬地吻了一下他的臉頰。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了。他一個人站了很久，笑了。被光綫割破了的霧氣在浮動着。

三十

當「斯恩」工廠的工人們集體歡送自己同志出發到西班牙去的那天晚上，報紙上正刊登了蘇聯代表在倫敦會議上所發表的一篇宣言。幾項乏味的電文鼓舞了巴黎工人。街頭上，地下道裏，咖啡館內的人們都在說：「現在西班牙人不孤獨了！」

米沙認為自己是命名節的人；出發的音樂上增添了別東西——他畢生所獻身的理論得到勝利了，他興奮地開始了自己的演說：

「這是多麼久的一個幻想呀！被迫害的巴皮夫（註七十三）在鼓舞有聖，安東的過激革命份子們的時候，曾說：『什麼呀。就刑之前他對法官們說：『我們革命——祇是別一次，更偉大和更美麗的革命的先驅者！』在一八四八年穿工作衣的人們都在死衛近軍的槍頭下了；『不工作就是死！』共產主義是他們模糊的幻想，妖異的麵包，神奇的畫家；父親們臨死的時候對孩子們說：『社會的就來了！……』他們迷信地沒有叫出牠的名字。而孩子們卻舉起了馬黎公社旗幟。巴黎堡壘被保護住了，像現在馬德里一樣。凡爾塞份子殺了幾萬的好人；囚犯們在凡爾塞的溫室裏等待着子彈，他們喊叫着：『它就會來的。』這是幻想。因為它，死了調解來的罷工者。因為它，死了佐立斯。在凡爾塞的地方，這裏，在香丹居的灣境裏士兵們在幻想着它。這種幻想成了生命，國家，偉大的圖畫。這誰也不會隱瞞，不會抹殺的。我們去參戰不是爲了它的也許可能，而是爲了它的存在。」

根據凡爾塞的命令邊境是封鎖了。然而每天總有幾百個志願兵經過比利牛斯走過去。有的坐車執着商務代表或新聞記者的出境證，有的步行走山路。

和米沙一起走的還有八個工人，他們都拿着相當的文件。米沙以「新生活報」特派記者之名義出境的——證書由被盜匪費法魯來。九千個志願兵帶到彼爾斯而去了。他們

聖徒羅夏入加泰隆納。

車子在晚上八點鐘開。奧良地下車站上堆着許多送行人。一二等的車廂旁站着幾個人；新婚夫妻在笑着；老頭子在購買封面上有裸體女人的雜誌；有位太太在窗口上神經地在拔着花束。力俄們裹過來貼着全世界花花綠綠旅館商標的事務箱。坐車的有決定避秋霧南下休息的商人，巴黎人，有往阿爾及爾去的官吏。有人談着西班牙事件：「馬德里明天就會佔領的。那時一切都太平了……」

三等車廂前站着不尋常的人羣。此地也有紅玫瑰和撫子花；在烟霧和忙亂之間他們招展着小旗。志願兵的朋友，同志，母親和妻子都來了。愛情和忠誠的低談裏隔着歡樂的喊叫：「現在他們沒有拿到馬德里」，混雜着喧鬧和歌唱。傑尼絲消失在羣衆裏了，當站長大喊「坐下」的時候，她才向前跑過去，拉住米沙的手，輕聲說：

「我等着你。」

叫子響了。口台上的人們舉起拳頭來，四節車廂的窗口裏也可以看見阿禮的拳頭，頭等車廂前面有個太太在大叫：「多麼無恥呀！」傑尼絲揮搖着帕子。她在霧中望着米沙；他大聲喊道：「還有什麼說的！」老婦人，一個志願兵的母親，噙泣着；而兩洞的黑暗裏

閃爍着紅色的燈火，從那面飄過來新戰爭的歌唱。

米沙近幾天來是這樣的疲乏，他立刻睡着了。他在睡夢裏聽見隆隆車輪聲，爭吵，車站的名稱。天明時，過了車站之後他才醒轉來。車子走過了灰色的湖沿，岸上長着柳林，一無人跡。在凝固的水面上低低地盤旋着飛鳥。後來水面因陽光泛射轉成玫瑰色了。米沙什麼都不想，這時候他的心坎裏只活躍着傑尼赫，她的玉手的溫暖，她的臨別贈言。這不是憂悵而是肅然靜寂。

這就是海呀！它是多麼平靜！此地一切都為幸福而建造的，葡萄園，南方的陽光，輕盈的漁網。但是戰爭就在眼前，山的那面。車廂裏的人們都醒來了。他們貪婪地望着忽而淡紫，忽而暗紅的山叢：山的那面就是命運呀。

西班牙的邊境兵舉起拳頭歡迎着空車（其餘的乘客祇是些志願兵）。在第一堆廢墟旁，伙伴們在吹噓着淡漠的和憂悵的『雷加進行曲』。

六星期後『巴黎公社』營的米沙中尉帶着百來個法國人去防守馬德軍附近的一個半毀的小村。他們是在天明前一點鐘到的。四面石海似的卡斯基爾山脈。這些天和他們四周的風景是多麼不相稱！一切在他們心目都是異樣的：這樣活潑的生動的臉孔，他們開玩笑

和羅蘭重舌書的談話。他們無法和殘廢而美麗的土塊，它的充滿着嚴重，嚴峻，鬱鬱而狂熱的居民們融合在一起。愛取笑和帶着稚氣的巴黎孩子們，他們感到了自己是外國人了；祇有西班牙人的共同事業的信仰和熱情軟化了他們的這種苦惱。

早晨七時許敵人在短促的砲兵射擊後開始進攻了。四個機關槍手在砲彈下炸死了。米沙和他的同志們伏在山坡上急促挖成的很淺的壕溝裏。他們看見摩洛哥人怎樣順着石圍爬上來。機關槍射擊擋住了敵人，但是第二浪接着第一浪跟上來。米沙下令了：

「拋手榴彈！」

這樣繼續了幾分鐘；他覺得好像是整整一天。進攻擊退了。米沙的同志，鉄匠桑狄，中午死了；他苦痛地說：「給我……」但是米沙辨不出他的字句了。

晚上西班牙營接替了法國人。百來個人只留下四十二個是活的，十七個送進了軍醫院

法國人生起火來，烤一烤腫脹的腳，煮着菜湯。有人嘆氣了：菜湯太稀啦……通常他們在休息的時候總要開玩笑，唱歌。今天雖說得到了戰果，但是大家都感到沉重；他們有多少朋友是葬在山坡上石塊和刺鐵之間了！晚上是寒冷的，吹過來冰人的風。戰士們穿

得不好，他們冷得躬起腰來了。有個人一直在叫罵：看起來好像他的黑話能使他安靜。他罵了：榮湯，寒風，摩洛哥人，戰爭麼？……

村子是空虛的：居民們都逃光了。祇有二三間小屋裏還閃爍着微弱的燈光。從黑暗裏向火堆旁走來了一個像幽靈似的老婦。這是普通的農婦，穿着黑衣，頭上披着黑布。聽向米沙說話；他不懂——他艱難地只學會了幾個西班牙字。那時老婦拿出了一塊腿肉，做着手勢：吃呀！……米沙想起了柴拿的母親：這像克立門斯……聽嘆氣。大概她說：「他們會打死你的」……多麼渺小的光呀，可是一切都很瞭然的！

米沙對坐在旁邊的一個同志說：

「他們說：『你們是爲我們而打仗。』不，我們是爲了巴黎而搏鬥，爲了法蘭西。桑狄今天爲了巴黎而死的。我從前到過他的家。他住在羅路世。小廣場，而下面是咖啡館

有位同志用低歌聲來回答他：「呀，巴黎，我的故鄉！……」

巴黎依然過着尋常的生活：戲院的名角，議會的秋季大會，新的時髦東西，銀行的順序倒閉，美國富太太的管人總開的被劫，事件浪漫新聞，幾章自殺事情。狄沙依舊想推翻凡爾；但是在休息室裏人們都在說，政府很穩固，不干涉政務使急進社會黨安心。紅旗和三角旗都不見了。傑賽爾得意洋洋說：他正確地估計到人民的老練的常識了。在別的國家裏他們在互相廝殺，收緊褲帶在武裝，建造砲壘和監獄。歡迎演說家和將軍，而巴黎依舊向莫里斯，香佛萊拍手叫好，他也毫不惶恐地，把「巴黎依舊是巴黎……」唱到一千遍。

然而在和平生活的屋頂下進行着鬥爭；彷彿旋渦似的，沸騰着淒涼的苦痛。家庭破裂了；這一向不祇是狄沙失去了家庭的安寧。咖啡店裏的爭論有時在槍聲下結果，常常鬧得不歡而散。一幫都決定于別國地理名字上，鄰近的，然而不是遙遠的國家的戰爭上：西班牙把巴黎分成了二個陣營。凡是憤恨夏拿罷工，爲自己財產而發抖。當示威者走過他們的住宅前而鬧起百葉窗來的人們都希望在地圖上插上黃紅色的小旗。而在工人區域裏一看見

這種地圖就說：「馬德里決不會丟！」

十一月中旬甚至勃立推爾的報紙也不得不承認了。法那哥將軍的軍隊在馬德里大門前停止了。巴黎郊外的人們在重復地說着從滿刺那勒斯（註七十四）河畔傳過來的奇異的神話：「他們不能通過！」流傳着馬德里工人的光榮事蹟的傳說。彷彿像說羅倫特（註七十五）偉業似的，在說着國際旅團；金屬工人或紡織工人常常驕傲地添了一句：「那面也有我們的人！……仇凡爾……柴克……安利……」

凡爾看完了農翠笑了；馬德里還沒有丟——葡萄是綠的呀！……從凡爾做團員那天起，他就再也不去想理論鬥爭，階級衝突，和平生活了。他的政策變成了步步後退，變成了天天計算，有時甚至每點鐘都要盤算政府的多數，變成了任命，獎賞，調任。和平狹窄得彷彿安置着名貴的和容易打破小物件的小房間似的；不能轉過身，也不能動動手。而此刻凡爾對自己說了馬德里沒有丟後，頃刻之間好像衝出了這間狹窄的小房間；他歡暢地嘆口氣；究竟是好小子！他甚至想說：那面也有我們的人！他們之中有着社會黨的工人：

「他們並不像他的『忠實者』一樣，

動不動就跑得比兔子還快。」

凡爾很快又屈服在寂寞的繁瑣工作下了。他開始接見來客。他不得不調皮地回答，浮
升愉快的笑客，答應些不可能的事。議員皮路來了，他在七月示威的時候討厭凡爾。皮路
當然大生其氣說

「每天總有幾十個人祕密越過國境。我們在敵對着法郎哥。而明天他會變成全西班
牙主人的。我的一州的人民特別關心着西班牙的親善關係，誰來統治它，那倒沒有關係。」

凡爾親功地笑了：

「好同事，還不知道誰勝哪。您看了最近的報紙嗎？然而我不願辯論。我們一定不重
志願兵入西班牙，我們要履行它。」當皮路出去後，凡爾對秘書說：「必需通告比爾牛斯
各顯市長：加強邊境防軍。」

幸虧沒有官場的邀請；用過了精美的，隔得凡爾胃口懶洋洋的早餐後，他愉快地吃了
一個半生雞蛋和一點兒蔬菜。這是一個大好天：代替議院開會的是崇高的唯美情緒。凡爾

早推算着安得萊，果爾納這個青年畫家的作品了，他在最近一次沙龍展覽覽着一幅非常精彩的風景畫：蒼鬱的栗樹，左面是旋轉木馬，右面牆旁有個短小姿影。一定別的作品也很有趣……許多人談過果爾納了……凡爾要買這幅畫。凡爾並不是吝嗇人，然而也不愛浪費金錢。他得意地說：在沙龍裏要三千，這就是說二千也賣了。

安得萊知道了當前的拜訪，便想起彼益耳的故事，而皺起眉來。鬼叫他來了！……怎麼，要收拾收拾這個畫室麼？不，不值得……

凡爾很久的欣賞每幅油畫，而且一一下了評語：「色調多麼淡呀！在這隻椅子下感到空虛些。紫苑少許枯一些了。這幅風景會想起最好時代的滑鐵盧。」安得萊沒有去理他。起初他注意地瞧着凡爾想：「畫他是沒有趣味的，滿臉孔的陰霾氣，都要塗抹……」後來凡爾吸起烟來，審慎地把畫換了一個位置，拍了一拍厚重的灰土。「大概，他想買……」這個想法並不使安得萊愉快，也不使他苦惱。他對金錢是冷談的：跑了來——化出去，沒有錢的時候用香腸麵包代替午餐。以前他非常關心自己作品的命運，想念着牠們會落到什麼樣人的手裏去。但是油畫差不多常常被中間人收買去的，安得萊也習慣了這種意識，牠們出畫室就等於失蹤了。

凡爾說：

「我很喜歡你一幅在沙龍展覽的風景畫，你知道，那幅，有樹……」

安得萊默默地把還有一幅畫放在書架上。這是他的心愛作品。他那晚遇見桑尼脫之後走到意大利廣場上畫出來的……這是一個陰沉天；一位姑娘在轉角上等候着一個人；而旋轉木馬休息着。

「我正想買這幅畫。」

安得萊臉色沉下來了，用烟斗敲敲桌子；後來拿起畫來，把它放在對面的牆上。凡爾驚訝地問道：

「這幅畫已經賣出去了！」

安得萊帶着孩子似的粗暴，不加思索，便信口回答說：

「我不願把這幅畫掛在您的家裏。您不懂畫！一切事總有界限的。您要看聽幹什麼？

不！」

當凡爾感到受辱的時候，他滿臉都抽搐起來：鼻鏡，鬚尖，下唇，下顎。他懇切地說：「隨你便」，謝了謝安得萊給他的滿意參觀後，很有禮貌地走出畫室去了。安得萊看

他的背影，罵起來。沒良心的！彼益互相信這張醜臉，會信得像老婆婆信佛似的！不，人們是多麼盲目呀，像彼益耳，這樣好人也一樣。安得萊揮揮手，坐下來繼續做那數凡爾到來而打斷的工作。工作做不下去了，但是他不肯放下這幅畫布：因為他害怕思想，厭惡，憂悶。

天黑了，他沒有扭亮燈就躺在睡椅上，開始在這死寂畫室裏等着傳出桑尼脫的聲音來。這好像是他所溺愛的麻醉劑。這時候什麼東西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祇用眼睛看住收音機。而今天栗樹和旋轉木馬帶着一種新的力量驚動了他的回憶。鐘頭走得很慢。最後綠眼睛倏然亮了，有誰讀完歌，尖聲便接着響起來。這就是桑尼脫了。起初她談到海底，貝殼，牠們的永久鬧聲：這是人造珍珠的廣告。後來桑尼脫念了誰的詩（他沒有聽到作者的名字：）

欺騙我去死，

好像沙粒一樣，野戰的銅……

又是尖叫聲和唱歌聲。安得萊機械地撥動了指針。細小女人聲在說着法國話：「馬德里廣播。今天由拉門總和國際旅團戰士所編成的混合部隊在大學區擊退敵人進攻。我們用

反攻驅逐出醫學院叛軍。敵人空軍在本城北區空襲二次。居民有死傷……」

安得萊向窗口望出去。雪爾世米奇老街睡着了。骨董商，愉快的皮鞋匠。賣花婆也都睡着了。「吸煙狗」睡着了。貓兒也睡着了。晚歸的行路人很少過路。卡車隆隆地響起來。然後又開始靜下去。灰色的屋子好像被人們拋棄了。沉重的憂鬱侵佔了安得萊的心頭：他想起了馬德里。他從沒有見過這個城市，他老是在心中想像，它是怎麼樣的——白的，黑的，熱鬧的，冷靜的——不知道。晚上整個天空都燃紅了，下面女人們在叫號。每夜都是這樣：但是這比死還可怕呀！這樣會使人發瘋的。不是因為炸彈，而是因為一式的叫聲。而幫助又不允許。他們關起百葉窗，倒在墊被上，安睡着。他們之所以舒適，因為院子裏是陰濕和寒冷的，因為在遙遠的馬德里燃燒着房子。舒適呀！……然後突然這塊天空也充滿了轟轟聲；夜是黑暗的，他含着敵意地存在着。探照燈的眼睛無助地在天空中號泣：不，不是搜索！轟炸聲起來了。一個，二個，三個……無綫電裏有人會宣布：「死傷……。」夜裏有女人哀叫着。也許是桑尼脫。為什麼他們用這種靜寂去欺騙她呢？為什麼他們不叫醒她，不對她說：快跑到田野去吧，海邊去吧，什麼地方都行！他們都把他們欺騙了：鞋匠，貓，——一切人。桑尼脫說「欺騙我去死……」簡單呀。而且可拍的。

註一 朋世是一種酒，香料，砂糖混合成的飲料。

註二 史泰維斯基是法國大舞臺主角，索翼團員，議員甚多，案發，史泰維斯基于瑞士自教。

註三 指二月六日「康可爾」廣場火十字團暴亂事件。

註四 七月十四為法國國慶日。

註五 出自千一夜寓言，開門咒語。

註六 法屬破盧。

註七 德地名。

註八 路易十五時代最華麗的裝飾式樣。

註九 各種混合酒。

註十 作立斯（1859—1914）法社會主義者，法國社會黨倡辦人，並非馬克斯主義者。

註十一 巴黎貧民區街名。

註十二 法南部城市

註十三 雅各賓為十八世紀末巴黎的政治俱樂部名稱，會員皆革命份子。

註十四 法小說家。

註十五 拿破侖一世時代的裝飾物式樣。

註十六 丹東（1759—1749）法革命家。雅各賓黨領袖，為羅倍斯比所殺。

註十七 康倍脫（1838—1882）法政治家，一八八一年組織內閣兼外交部長。

註十八 英劍橋所屬之小城。

註十九 德西部城市名。

註二十 河北西尼亞王。

註二十一 南美小國。

註二十二 西印度羣島之法屬島名。

註二十三 一九二六年法內閣總理，屬右派。

註二十四 一九三四年法內閣總理。

註二十五 法國和西班牙交界處的小國。

註二十六 法國地中海沿岸的小國。

註二十七 非洲古國。

註二十八 電影名星，專演愛情片子。

註二十九 總反戰作家。

註三十 指俄國十月革命。「晴神」為當時活躍于波羅的海的巡洋艦。

註三十一 法城市名以古代建築聞名。

註三十二 法西岸城市。

註三十三 奧大利精精病學家，提倡性愛說，他差不多在一切社會文化上均應用此性愛說。

註三十四 十七世紀法國宗教思想家，著有塞伐拉莫蒲故事，三卷，描寫他的夢想共產國內的人類共同生活。

註三十五 南極地名。

註三十六 羅脫勒蒙，法思想家。

註三十七 巴黎公敵的反對派。

註三十八 法國大革命時代布勒塔尼農民的王黨。

註三十九 馬拉（1743—1793）法國革命家，大革命時被舉為保安委員。

註四十一 勃倫克，法國社會主義者。國會議員。社會黨左派指導人。

註四十二 特萊克柳士，法革命家，參加巴黎公社被殺。

註四十三 特來虎斯為猶太血統的法蘭西人，一八九三年因出賣國防機密文書，于德國被捕。

倍倍爾（1840—1913）德社會主義者，為馬克斯後最大的科學社會主義指導者。

註四十四 蒲立哈納夫（1857—1918），俄國社會主義者，著作頗多。

註四十五 幾里伏爾特會議為一九一五年各國社會主義者在瑞典所開的反戰會議。

註四十六 洛克是火十字團的領導人物。

註四十七 西班牙地名。

註四十八 共產黨領導人。

註四十九 皮加索，西班牙畫家，久居巴黎，為立體派之始創者。

註五十 烏脫里羅，（1883）法畫家，擅長都市風景畫。

註五十一 馬幾色，法近代畫家，後期印象派領袖，著有畫論。

駐五十二 勃拉克 (1757-1927) 英詩人兼畫家，善繪水彩畫。

駐五十三 愛文丁山，為羅馬七山之一，古時作避難所。

駐五十四 美殖民地歐洲種土人。

駐五十五 西班牙西部城市

駐五十六 法國東部城市，普法戰爭時被圍。

駐五十七 法國東北部城市。

駐五十八 羅脫雷爾脫為法國六大銀行之一的董事，在法國金融界有極大勢力。對於

法國政治，具有相當的控制力。

駐五十九 米拉保 (1749-1791) 法政治家，一七八九年當選為國民會議議員，主張

英國式有限制王權，而倡秩序的嚴禁。

駐六十 拉伐托，法政治家。

駐六十一 甘姆倍脫 (1738-1836) 法社會主義者，鼓吹穩健共產主義。

駐六十二 羅倍斯比 (1758-1794) 法革命家，雅各賓黨領袖，一七九三為保安委員

，一七九四年為反對派所殺。

註六十三 特拉克洛 (1798—1863) 法畫家，為後來印象派之先導。

註六十四 拉福爾格 (1822—1911) 法社會主義者，巴黎公社失敗，逃往國外。

註六十五 特來克斯——同註四十二

註六十六 海拉爾，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領導人之一。

註六十七 亞色尼亞，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總統，代表幾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集團

註六十八 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

註六十九 莫爾為西班牙叛軍將領。

註七十 西幾為倫敦商業區。

註七十一 背叛耶穌的門徒。

註七十二 法蘭求是由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傅利葉 (1772—1837) 所創導的共產

團體。西班牙之法蘭求擁護叛軍。

註七十三 巴皮夫，(1760—1797) 法社會主義者，組織秘密團體，一七九六年舉行

暴動，被政府所捕，死于斷頭台上。

註七十四 西班牙河流名。

註七十五

羅倫特、(1754—1793) 法人普拉退爾之妻，富有共和思想，革命失敗被執，上斷頭台時大呼曰：『自由乎，幾多罪惡，假汝名而行』。